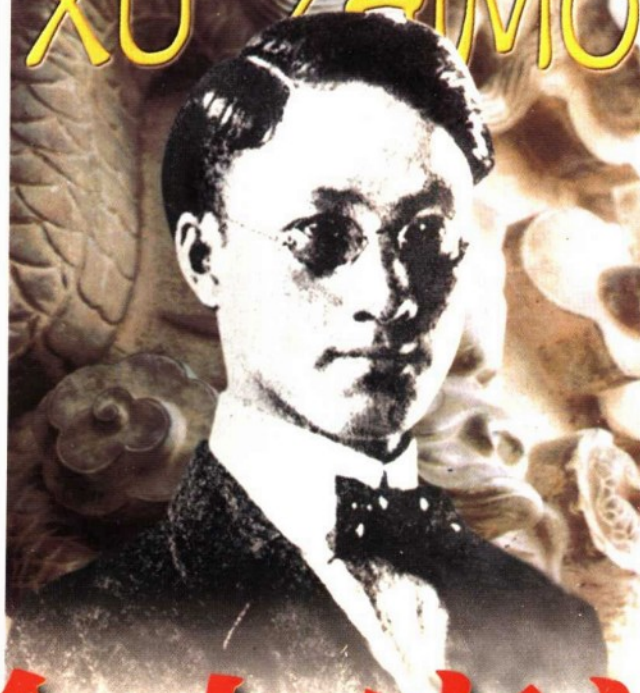


XU ZHIMO



徐志摩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PLG

徐志摩诗



ISBN 7-5339-0237-8



9 787533 902377 >

ISBN 7-5339-0237-8

I · 227 定价: 20.80 元

徐志摩诗

强弓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德强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诗/徐志摩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2
(世纪文存丛书)(2000.8重印)

ISBN 7-5339-0237-8

I. 徐… II. 徐…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314 号

徐 志 摩 诗

强弓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320 千字 印张 13.875

2000 年 1 月新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5339—0237—8/I·227 定价:20.80 元

《世纪文存》总书目

在作别二十世纪、跨入新一轮千年的非常时刻，选编出版一套经过历史淘洗留存下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经典作品丛书，不仅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而且为我们回眸世纪、重温大师提供了典型而精致的版本。

- | | |
|----------|-----------|
| 1. 鲁迅小说 | 16. 郁达夫小说 |
| 2. 鲁迅散文 | 17. 郁达夫散文 |
| 3. 鲁迅杂文 | 18. 朱自清散文 |
| 4. 茅盾小说 | 19. 俞平伯散文 |
| 5. 茅盾散文 | 20. 沈从文散文 |
| 6. 郭沫若诗 | 21. 周作人散文 |
| 7. 巴金小说 | 22. 徐志摩散文 |
| 8. 巴金散文 | 23. 徐志摩诗 |
| 9. 老舍小说 | 24. 丰子恺散文 |
| 10. 老舍散文 | 25. 梁实秋散文 |
| 11. 冰心小说 | 26. 林语堂散文 |
| 12. 冰心散文 | 27. 张爱玲散文 |
| 13. 夏衍散文 | 28. 萧乾散文 |
| 14. 闻一多诗 | 29. 柯灵散文 |
| 15. 萧红小说 | 30. 叶圣陶散文 |

目 录

• 志 摩 的 诗 •

雪花的快乐.....	3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5
落叶小唱.....	6
为 谁.....	8
问 谁	10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13
去 吧	15
一星弱火	16
为要寻一个明星	17
不再是我的乖乖	18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20
我有一个恋爱	22
无 题	24
消 息	26
夜半松风	27
月下雷峰影片	28
沪杭车中	29
难 得	30

古怪的世界	31
天国的消息	33
乡村里的音籁	34
她是睡着了	36
五老峰	39
朝雾里的小草花	41
在那山道旁	42
石虎胡同七号	44
先生！先生！	46
叫化活该	48
谁知道	49
残 诗	52
盖上几张油纸	53
太平景象	56
卡尔佛里	58
一条金色的光痕	62
灰色的人生	66
破 庙	68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70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72
毒 药	74
白 旗	76
婴 儿	78

• 翡冷翠的一夜 •

给小曼的公开信(序)	83
翡冷翠的一夜	85

呻吟语	89
“我要你”	90
她怕他说出口	91
偶 然	93
珊 瑚	94
变与不变	95
丁当——清新	96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97
客 中	99
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	100
半夜深巷琵琶	101
决 断	102
最后的那一天	104
起造一座墙	105
望 月	106
白须的海老儿	107
再休怪我的脸沉	108
天神似的英雄	112
再不见雷峰	113
大 帅(战歌之一)	114
人变兽(战歌之二)	116
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	117
“这年头活着不易”	118
庐山石工歌	120
西伯利亚	123
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125
在哀克刹脱教堂前(Excter)	127

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	129
在火车中一次心软·····	130
图下的老江·····	131
新婚与旧鬼·····	133
两位太太·····	136
海 韵·····	138
涡堤孩新婚歌·····	141
苏 苏·····	143
又一次试验·····	144
运命的逻辑·····	146
新催妆曲·····	147
两地相思·····	150
“罪与罚”(一)·····	153
“罪与罚”(二)·····	154

· 猛 虎 集 ·

《猛虎集》序文·····	159
献 词·····	164
我等候你·····	165
春的投生·····	169
拜 献·····	171
渺 小·····	172
阔的海·····	173
泰 山·····	174
猛 虎·····	175
“他眼里有你”·····	177
在不知名的道旁(印度)·····	178

车 上.....	179
车 眺.....	181
再别康桥.....	183
干着急.....	185
俘虏颂.....	186
秋 虫.....	188
西 窗.....	190
怨 得.....	194
深 夜.....	195
季 候.....	196
杜 鹃.....	197
黄 鹂.....	198
秋 月.....	199
山 中.....	201
两个月亮.....	202
给——.....	204
一块晦色的路碑.....	205
歌.....	206
谏 词.....	207
枉 然.....	208
生 活.....	209
残 春.....	210
残 破.....	211
活 该.....	213
卑 微.....	215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216
哈 代.....	218

哈代八十六岁生日自述.....	221
对 月.....	223
一个星期.....	225
死 尸.....	227

• 云 游 •

《云游》序.....	233
云 游.....	236
火车擒住轨.....	237
你 去.....	239
在病中.....	241
雁儿们.....	243
鲤 跳.....	245
别拧我,疼	246
领 罪.....	247
难 忘.....	248
一九三〇年春.....	249
爱的灵感.....	250
罗米欧与朱丽叶.....	266
奥文满奎狄斯的诗.....	274

• 集 外 拾 遗 •

草上的露珠儿.....	281
夏日田间即景(近沙士顿).....	284
听槐格讷(Wagner)乐剧	286
情 死.....	289
小 诗.....	290

私 语.....	291
夜.....	292
清风吹断春朝梦.....	299
康桥再会吧.....	301
地中海中梦埃及魂入梦.....	306
秋月呀.....	308
笑解烦恼结.....	309
马 赛.....	311
地中海.....	314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316
希望的埋葬.....	317
哀曼殊斐儿.....	319
沙士顿重游随笔.....	321
小花篮.....	326
青年杂咏.....	329
月下待杜鹃不来.....	332
月夜听琴.....	333
默 境.....	335
威尼市.....	338
无 儿.....	340
你是谁呀?	341
“两尼姑”或“强修行”.....	342
诗.....	346
康河晚照即景.....	351
悲 思.....	352
梦游埃及.....	354
春.....	356

人种由来.....	358
雀儿,雀儿	362
一个祈祷.....	363
铁桥歌.....	364
康桥西野暮色.....	366
一家古怪的店铺.....	370
冢中的岁月.....	372
泰山日出.....	374
幻 想.....	377
雷峰塔.....	379
花牛歌.....	380
八月的太阳.....	381
东山小曲.....	382
一小幅的穷乐图.....	384
自然与人生.....	386
一封信.....	389
留别日本.....	392
沙扬娜拉十七首.....	394
一个噩梦.....	399
山中大雾看景.....	400
那一点神明的火焰.....	401
一宿有话.....	403
诗 句.....	409
给母亲.....	410
四行诗一首.....	413
迎上前去	414
青年曲.....	415

“拿回吧,劳驾,先生”.....	416
秋 阳.....	418
为的是.....	420
小诗一首.....	421
悲 观.....	422
她在那里.....	426
荒凉的城子.....	427
在车中.....	430

志摩的诗

《志摩的诗》，1925年中华书局初版，1928年新月书店重印，作者有较大增删，本书据1933年2月新月书店第6版影印本。



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飞飏，飞飏，——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飏，飞飏，飞飏，——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飏，飞飏，飞飏，——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蘇子如覺
能

PDF

沙扬娜拉^①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① 此诗原有 18 首，曾编入中华书局 1925 年版《志摩的诗》，1928 年新月书店重印时作者删去前 17 首，仅留最后一首。

落叶小唱

一阵声响转上了阶沿
(我正挨近着梦乡边；)
这回准是她的脚步了，我想——
在这深夜！

一声剥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紧着睡乡旁；)
这准是她来闹着玩——你看，
我偏不张皇！

一个声息贴近我的床，
我说（一半是睡梦，一半是迷惘：）——
“你总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伤！”

一声喟息落在我的枕边
(我已在梦乡里留恋；)
“我负了你”你说——你的热泪
烫着我的脸！

新解
PDF

这声响恼着我的梦魂

（落叶在庭前舞，一阵，又一阵；）

梦完了，呵，回复清醒；恼人的——

却只是秋声！

新学
解学
PDG

为 谁

这几天秋风来得格外的尖厉：
我怕看我们的庭院，
树叶伤鸟似的猛旋，
中着了无形的利箭——
没了，全没了：生命，颜色，美丽！

就剩下西墙上的几道爬山虎：
它那豹斑似的秋色，
忍熬着风拳的打击，
低低的喘一声乌邑——
我为你耐着！”它仿佛对我声诉。

它为我耐着，那艳色的秋萝，
但秋风不容情的追，
追，（摧残是它的恩惠！）
追尽了生命的余辉——
这回墙上不见了勇敢的秋萝！

今夜那青光的三星在天上
倾听着秋后的空院，

悄悄的，更不闻呜咽：
落叶在泥土里安眠——
只我在这深夜，啊，为谁凄惘？

蘇子
解
卷
PDF

问 谁

问谁？呵，这光阴的播弄
向谁去声诉，
在这冻沉沉的深夜，凄风
吹拂她的新墓？

“看守，你须用心的看守，
这活泼的流溪，
莫错过，在这清波里优游；
青脐与红鳍！”

那无声的私语在我的耳边
似曾幽幽的吹嘘，——
像秋雾里的远山，半化烟，
在晓风前卷舒。

因此我紧挽着我生命的绳网，
像一个守夜的渔翁，
兢兢的，注视着那无尽流的时光——
私冀有彩鳞掀涌。

但如今，如今只余这破烂的渔网——
 嘲讽我的希冀，
我喘息的怅望着不复返的时光：
 泪依依的憔悴！

又何况在这黑夜里徘徊：
 黑夜似的痛楚：
一个星芒下的黑影凄迷——
 留连着一个新墓！

问谁……我不敢怆呼，怕惊扰
 这墓底的清淳；
我俯身，我伸手向她搂抱——
 啊，这半潮润的新坟！

这惨人的旷野无有边沿，
 远处有村火星星，
丛林中有鸱鸢在悍辩——
 此地有伤心，只影！

这黑夜，深沉的，环包着大地；
 笼罩着你与我——
你，静凄凄的安眠在墓底；
 我，在迷醉里摩挲！

正愿天光更不从东方
 按时的泛滥：



我便永远依偎着这墓旁——
在沉寂里消幻——

但青曦已在那天边吐露，
苏醒的林鸟，
已在远近间相应喧呼——
又是一度清晓。

不久，这严冬过去，东风
又来催促青条；
便妆缀这冷落的墓宫，
亦不无花草飘飏。

但为你，我爱，如今永远封禁
在这无情的地下——
我更不盼天光，更无有春信；
我的是无边的黑夜！

徐志摩诗
PDG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我拉着你的手，

爱，你跟着我走；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跟着我来，

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与恋爱！

顺着我的指头看，
那天边一小星的蓝——
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
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
快上这轻快的小艇，
去到那理想的天庭——
恋爱，欢欣，自由——辞别了人间，永远！

徐志摩诗
PDG

去 吧

去吧，人间，去吧！
我独立在高山的高峰上；
去吧，人间，去吧！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吧，青年，去吧！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吧，青年，去吧！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吧，梦乡，去吧！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吧，梦乡，去吧！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吧，种种，去吧！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吧，一切，去吧！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一 星 弱 火

我独坐在半山的石上，
看前峰的白云蒸腾，
一只不知名的小雀，
嘲讽着我迷惘的神魂。

白云一饼饼的飞升，
化入了辽远的无垠；
但在我逼仄的心头，啊，
却凝敛着惨雾与愁云！

皎洁的晨光已经透露，
洗净了青屿似的前峰；
像墓墟间的磷光惨淡，
一星的微焰在我的胸中。

但这惨淡的弱火一星，
照射着残骸与余烬，
虽则是往迹的嘲讽，
却绵绵的长随时间进行！

二十六日半夜

为要寻一个明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
 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新
年
解
讀
PDC

不再是我的乖乖

一

前天我是一个小孩，
这海滩最是我的爱；
早起的太阳赛如火炉，
趁暖和我来做我的工夫：
捡满一衣兜的贝壳，
在这海砂上起造宫阙：
哦，这浪头来得凶恶，
冲了我得意的建筑——
我喊一声海，海！
你是我小孩儿的乖乖！

二

昨天我是一个“情种”，
到这海滩上来发疯；
西天的晚霞慢慢的死，
血红变成姜黄，又变紫，
一颗星在半空里窥伺，



我匍伏在砂堆里画字，
一个字，一个字，又一个字，
谁说不是我心爱的游戏？
我喊一声海，海！
不许你有一点儿的更改！

三

今天！咳，为什么要有今天？
不比从前，没了我的疯癫，
再没有小孩时的新鲜，
这回再不来这大海的边沿！
头顶不见天光的方便，
海上只暗沉沉的一片，
暗潮侵蚀了砂字的痕迹，
却不冲淡我悲惨的颜色——
我喊一声海，海！
你从此不再是我的乖乖！

新
年
好
PDC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这天蓝与海青与明洁的阳光，
驱净了梅雨时期无欢的踪迹，
也散放了我心头的网罗与纽结，
像一朵曼陀罗花英英的露爽，
在空灵与自由中忘却了迷惘：——
迷惘，迷惘！也不知来自何处，
囚禁着我心灵的自然的流露，
可怖的梦魇，黑夜无边的惨酷，
苏醒的盼切，只增剧灵魂的麻木！
曾经有多少的白昼，黄昏，清晨，
嘲讽我这蚕茧似不生产的生存？
也不知有几遭的明月，星群，晴霞，
山岭的高亢与流水的光华……
辜负！辜负自然界叫唤的殷勤，
惊不醒这沉醉的昏迷与顽冥！

如今，多谢这无名的博大的光辉，
在艳色的青波与绿岛间萦回，
更有那渔船与航影，亭亭的粘附

在天边，唤起辽远的梦景与梦趣：
我不由的惊悚，我不由的感愧
（有时微笑的妩媚是启悟的棒槌！）
是何来倏忽的神明，为我解脱
忧愁，新竹似的豁裂了外箨，
透露内裹的青篁，又为我洗净
障眼的盲翳，重见宇宙间的欢欣。

这或许是我生命重新的机兆；
大自然的精神！容纳我的祈祷，
容许我的不踌躇的注视，容许
我的热情的献致，容许我保持
这显示的神奇，这现在与此地，
这不可比拟的一切间隔的毁灭！
我更不问我的希望，我的惆怅，
未来与过去只是渺茫的幻想，
更不向人间访问幸福的进门，
只求每时分给我不死的印痕，——
变一颗埃尘，一颗无形的埃尘，
追随着造化的车轮，进行，进行，……

新学社
PDF

我有一个恋爱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它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
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大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无 题

原是你的本分，朝山人的胫踝，
这荆棘的伤痛！回看你的来路，
看那草丛乱石间斑斑的血迹，
在暮霭里记认你从来的踪迹！
且缓抚摩你的肢体，你的止境
还远在那白云环拱处的山岭！

无声的暮烟，远从那山麓与林边，
渐渐的潮没了这旷野，这荒天，
你渺小的孑影面对这冥盲的前程，
像在怒涛间的轻航失去了南针；
更有那黑夜的恐怖，悚骨的狼嚎，
狐鸣，鹰啸，蔓草间有蝮蛇缠绕！

退后？——昏夜一般的吞蚀血染的来踪，
倒地？——这懦怯的累赘问谁去收容？
前冲？啊，前冲！冲破这黑暗的冥凶，
冲破一切的恐怖，迟疑，畏葸，苦痛，
血淋漓的践踏过三角棱的劲刺，
丛莽中伏兽的利爪，蜿蜒的虫豸！

前冲；灵魂的勇是你成功的秘密！
这回你看，在这决心舍命的瞬息，
迷雾已经让路，让给不变的天光，
一弯青玉似的明月在云隙里探望，
依稀窗纱间美人启齿的瓠犀，——
那是灵感的赞许，最恩宠的赠与！

更有那高峰，你那最想望的高峰，
亦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
在蓝天里，在月华中，秾艳，崇高，——
朝山人，这异象便是你跋涉的酬劳！

消 息

雷雨暂时收敛了；
双龙似的双虹，
显现在雾霭中，
夭矫，鲜艳，生动，——
好兆！明天准是好天了。

什么！又（是一阵）打雷了，——
在云外，在天外，
又是一片暗淡，
不见了鲜虹彩，——
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

徐志摩
PDG

夜半松风

这是冬夜的山坡，
坡下一座冷落的僧庐，
庐内一个孤独的梦魂：
在忏悔中祈祷，在绝望中沉沦；——

为什么这怒叫，这狂啸，
鼙鼓与金钲与虎与豹？
为什么这幽诉，这私慕，
烈情的惨剧与人生的坎坷——
又一度潮水似的淹没了
这彷徨的梦魂与冷落的僧庐？

月下雷峰影片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
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

徐志摩诗
PDS

沪 杭 车 中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难 得

难得，夜这般的清静，
难得，炉火这般的温，
更是难得，无言的相对，
一双寂寞的灵魂！

也不必筹营，也不必评论，
更没有虚骄，猜忌与嫌憎，
只静静的坐对着一炉火，
只静静的默数远巷的更。

喝一口白水，朋友，
滋润你的干裂的口唇；
你添上几块煤，朋友，
一炉的红焰感念你的殷勤。

在冰冷的冬夜，朋友，
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薪；
在这冰冷的世界，
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

新
解
讀
PDG

古怪的世界

从松江的石湖塘
上车来老妇一双，
颤巍巍的承住弓形的老人身，
多谢（我猜是）普渡山的盘龙藤：

青布棉袄，黑布棉套，
头毛半秃，齿牙半耗：
肩挨肩的坐落在阳光暖暖的窗前，
畏葸的，呢喃的，像一对寒天的老燕；

震震的干枯的手背，
震震的皱缩的下颏：
这二老！是妯娌，是姑嫂，是姊妹？——
紧挨着，老眼中有伤悲的眼泪！

怜悯！贫苦不是卑贱，
老衰中有无限庄严；——
老年人有什么悲哀，为什么凄伤？
为什么在这快乐的新年，抛却家乡？

同车里杂沓的人声，
轨道上疾转着车轮；
我独自的，独自的沉思这世界古怪——
是谁吹弄着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

徐志摩诗
PDG

天国的消息

可爱的秋景！无声的落叶，
轻盈的，轻盈的，掉落在这小径，
竹篱内，隐约的，有小儿女的笑声：

沥沥的清音，缭绕着村舍的静谧，
仿佛是幽谷里的小鸟，欢噪着清晨，
驱散了昏夜的晦塞，开始无限光明。

霎那的欢欣，昙花似的涌现，
开豁了我的情绪，忘却了春恋，
人生的惶惑与悲哀，惆怅与短促——
在这稚子的欢笑声里，想见了天国！

晚霞泛滥着金色的枫林，
凉风吹拂着我孤独的身形；
我灵海里啸响着伟大的波涛，
应和更伟大的脉搏，更伟大的灵潮！

乡村里的音籁

小舟在垂柳荫间缓泛——
一阵阵初秋的凉风，
吹生了水面的漪绒，
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音籁。

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
静看着一河的波幻，
静听着远近的音籁，——
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

这是清脆的稚儿的呼唤，
田场上工作纷纭，
竹篱边犬吠鸡鸣：
但这无端的悲感与凄惋！

白云在蓝天里飞行：
我欲把恼人的年岁，
我欲把恼人的情爱，
托付与无涯的空灵——消泯；

新学书局
PDG

回复我纯朴的，美丽的童心：
像山谷里的冷泉一勺，
像晓风里的白头乳鹊，
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鲜明。

蘇子卿
PDC

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
她入梦境了——
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

她是眠熟了——
涧泉幽抑了喧响的琴弦；
她在梦乡了——
粉蝶儿，翠蝶儿，翻飞的欢恋。

停匀的呼吸：
清芬渗透了她的周遭的清氛；
有福的清氛，
怀抱着，抚摩着，她纤纤的身形！

奢侈的光阴！
静，沙沙的尽是闪亮的黄金，
平铺着无垠，——
波鳞间轻漾着光艳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给我披一件彩衣，啜一坛芳醴，
折一枝藤花，
舞，在葡萄丛中，颠倒，昏迷。

看呀，美丽！
三春的颜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阳里的水仙，鲜妍，芳菲！

梦底的幽秘，
挑逗着她的心——纯洁的灵魂——
像一只蜂儿，
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温存。

童真的梦境！
静默；休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
抽一丝金络，
抽一丝银络，抽一丝晚霞的紫曛；

玉腕与金梭，
织嫌似的精审，更番的穿度——
化生了彩霞，
神阙，安琪儿的歌，安琪儿的舞。

可爱的梨涡，
解释了处女的梦境的欢喜，

像一颗露珠，
颤动的，在荷盘中闪耀着晨曦！

十九日夜二时半

徐志摩诗
PDG

五 老 峰

不可摇撼的神奇，
 不容注视的威严，
这耸峙，这横蟠，
 这不可攀援的峻险！
看！那巉岩缺处
 透露着天，窈远的苍天，
在无限广博的怀抱间，
 这磅礴的伟象显现！

是谁的意境，是谁的想象？
 是谁的工程与搏造的手痕？
在这亘古的空灵中
 陵慢着天风，天体与天氛！
有时朵朵明媚的彩云，
 轻颤的妆缀着老人们的苍鬓，
像一树虬干的古梅在月下
 吐露了艳色鲜葩的清芬！

山麓前伐木的村童，
 在山涧的清流中洗濯，呼啸，

认识老人们的嗔颦，
 迷雾海沫似的喷涌，铺罩，
淹没了谷内的青林，
 隔绝了鄱阳的水色袅渺，
陡壁前闪亮着火电，听呀！
 五老们在渺茫的雾海外狂笑！

朝霞照他们的前胸，
 晚霞戏逗着他们赤秃的头颅；
黄昏时，听异鸟的欢呼，
 在他们鸠盘的肩旁怯怯的透露
不昧的星光与月彩：
 柔波里，缓泛着的小艇与轻舸；
听呀！在海会静穆的钟声里，
 有朝山人在落叶林中过路！

更无有人事的虚荣，
 更无有尘世的仓促与噩梦，
灵魂！记取这从容与伟大，
 在五老峰前饱啜自由的山风！
这不是山峰，这是古圣人的祈祷
 凝聚成这“冻乐”似的建筑神工，
给人间一个不朽的凭证——
 一个“崛强的疑问”在无极的蓝空！

朝雾里的小草花

这岂是偶然，小玲珑的野花！
你轻含着鲜露颗颗，
怦动的，像是慕光明的花蛾，
在黑暗里想念焰彩，晴霞；

我此时在这蔓草丛中过路，
无端的内感，惆怅与惊讶，
在这迷雾里，在这岩壁下，
思忖着，泪怦怦的，人生与鲜露？



在那山道旁

在那山道旁，一天雾蒙蒙的朝上，
初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窥觑，
我送别她归去，与她在此分离，
在青草里飘拂她的洁白的裙衣。

我不曾开言，她亦不曾告辞，
驻足在山道旁，我暗暗的寻思；
“吐露你的秘密，这不是最好时机？”——
露湛的小草花，仿佛恼我的迟疑。

为什么迟疑，这是最后的时机，
在这山道旁，在这雾盲在朝上？
收集了勇气，向着她我旋转身去：——
但是啊！为什么她这满眼凄惶？

我咽住了我的话，低下了我的头：
火灼与冰激在我的心胸间回荡，
啊，我认识了我的命运，她的忧愁，——
在这浓雾里，在这凄清的道旁！

在那天朝上，在雾茫茫的山道旁，
新生的小蓝花在草丛里睥睨，
我目送她远去，与她从此分离——
在青草间飘拂她那洁白的裙衣！

石虎胡同七号^①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
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
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境；
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冥，
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鸣，
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
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境。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奈何在暴雨时，雨槌下捣烂鲜红无数，
奈何在新秋时，未凋的青叶惆怅地辞树，

① 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是北京松坡图书馆，专藏外文书籍之处。徐志摩曾在此工作过。

奈何在深夜里，月儿乘云艇归去，西墙已度，
远巷薤露的乐音，一阵阵被冷风吹过——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雨后的黄昏，满院只美荫，清香与凉风，
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
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先生！先生！

钢丝的车轮
在偏僻的小巷内飞奔——
“先生我给先生请安您哪，先生。”

迎面一蹲身，
一个单布褂的女孩颤动着呼声——
雪白的车轮在冰冷的北风里飞奔。

紧紧的跟，紧紧的跟，
破烂的孩子追赶着铄亮的车轮——
“先生，可怜我一大化吧，善心的先生！”

“可怜我的妈，
她又饿又冻又病，躺在道儿边直呻——
您修好，赏给我们一顿窝窝头，您哪，先生！”

“没有带子儿，”
坐车的先生说，车里戴大皮帽的先生——
飞奔，急转的双轮，紧追，小孩的呼声。
一路旋风似的土尘，

土尘里飞转着银晃晃的车轮——

“先生，可是您出门不能不带钱您哪，先生。”

“先生！……先生！”

紫涨的小孩，气喘着，断续的呼声——

飞奔，飞奔，橡皮的车轮不住的飞奔。

飞奔……先生……

飞奔……先生……

先生……先生……先生……

新
年
好
PDG

叫化活该

“行善的大姑，修好的爷，”
西北风尖刀似的猛刺着他的脸，
“赏给我一点你们吃剩的油水吧！”
一团模糊的黑影，捱紧在大门边。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我也是战栗的黑影一堆，
蠕伏在人道的前街；
我也只要一些同情的温暖，
遮掩我的刚残的余骸——

但这沉沉的紧闭的大门：谁来理睬；
街道上只冷风的嘲讽，“叫化活该”！

谁 知 道

我在深夜里坐着车回家——
一个褴褛的老头他使着劲儿拉；
 天上不见一个星，
 街上没有一只灯：
 那车灯的小火
 冲着街心里的土——
 左一个颠播，右一个颠播，
 拉车的走着他的踉跄步；

“我说拉车的，这道儿哪儿能这么的黑？”
“可不是先生？这道儿真——真黑！”
他拉——拉过了一条街，穿过了一座门，
转一个弯，转一个弯，一般的暗沉沉；——
 天上不见一个星，
 街上没有一个灯，
 那车灯的小火
 蒙着街心里的土——
 左一个颠播，右一个颠播，
 拉车的走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拉车的，这道儿哪儿能这么的静？”

“可不是先生？这道儿真——真静！”

他拉——紧贴着一垛墙，长城似的长，
过一处河沿，转入了黑遥遥的旷野；——

天上不露一颗星，

道上没有一只灯：

那车灯的小火

晃着道儿上的土——

左一个颠播，右一个颠播，

拉车的走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拉车的，怎么这儿道上一个人都不见？”

“倒是有，先生，就是您不大瞧得见！”

我骨髓里一阵子的冷——

那边青缭绕的是鬼还是人？

仿佛听着呜咽与笑声——

啊，原来这遍地都是坟！

天上不亮一颗星，

道上没有一只灯：

那车灯的小火

绕着道儿上的土——

左一个颠播，右一个颠播，

拉车的跨着他的踉跄步；

.....



“我说——我说拉车的喂！这道儿哪……哪儿有这么远？”

“可不是先生？这道儿真——真远！”

“可是……你拉我回家……你走错了道儿没有？”

“谁知道先生！谁知道走错了道儿没有！”

……

我在深夜里坐着车回家，

一堆不相识的褴褛他，使着劲儿拉；

天上不明一颗星，

道上不见一只灯：

只那车灯的小火

袅着道儿上的土——

左一个颠播，右一个颠播。

拉车的跨着他的蹒跚步。

新解
PDF

残 诗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滑，赶明儿，唉，
石缝里长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凤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谁给捞草，谁给喂？
要不了三五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徐志摩诗
PDF

盖上几张油纸^①

一片，一片，半空里
掉下雪片；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坐在阶沿。

虎虎的，虎虎的，风响
在树林间；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自在哽咽。

为什么伤心，妇人，
这大冷的雪天？
为什么啼哭，莫非是
失掉了钗钿？

① 发表时题下有序：“这首小诗是去年在硤石东山下独居时做的，有实事的背景。那天第一次下雪，天气很冷，有几个朋友带了酒来看我，他们走近我的住处时，见一个妇人坐在阶沿石上很悲伤的哭，他们就问她为什么？她分明有点神经错乱，她说她的儿子在东山脚下躺着，今天下雪天冷，她想着他，所以买了几张油纸来替他盖上。她叫他，他不答应，所以她哭了。”

不是的，先生，不是的，
不是为钗钿；
也是的，也是的，我不见了
我的心恋。

那边松林里，山脚下，先生，
有一只小木筐，
装着我的宝贝，我的心，
三岁儿的嫩骨！

昨夜我梦见我的儿
叫一声“娘呀——
天冷了，天冷了，天冷了，
儿的亲娘呀！”

今天果然下大雪，屋檐前
望得见冰条，
我在冷冰冰的被窝里摸——
摸我的宝宝。

方才我买来几张油纸，
盖在儿的床上；
我唤不醒我熟睡的儿——
我因此心伤。

一片，一片，半空里
掉下雪片；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坐在阶沿。

虎虎的，虎虎的，风响
在树林间；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自在哽咽。

蘇子卿

PDG

太平景象^①

“卖油条的，来六根——再来六根。”

“要香烟吗，老总们，大英牌，大前门？
多留几包也好，前边什么买卖都不成。”

“这枪好，德国来的，装弹时手顺；”
“我哥有信来，前天，说我妈有病；”
“哼，管得你妈，咱们去打仗要紧。”

“亏得在江南，离着家千里的路程，
要不然我的家里人……唉，管得他们
眼红眼青，咱们吃粮的眼不见为净！”

“说是，这世界！做鬼不幸，活着也不称心；
谁没有家人老小，谁愿意来当兵拚命？”
“可是你不听长官说，打伤了有恤金？”

“我就不希罕那猫儿哭耗子的‘恤金’！
脑袋就是一个，我就想不透为什么要上阵，

① 发表时题下有副题：“——江南即景”。

砰，砰，打自个儿的弟兄，损己，又不利人。
“你不见李二哥回来，烂了半个脸，全青？
他说前边稻田里的尸体，简直像牛粪，
全的，残的，死透的，半死的，烂臭，难闻。”

“我说这儿江南人倒懂事，他们死不当兵；
你看这路旁的皮棺，那田里玲巧的享亭，
草也青，树也青，做鬼也落个清静：

“比不得我们——可不是火车已经开行？——
天生是稻田里的牛粪——唉，稻田里的牛粪！”
“喂，卖油条的，赶上来，快，我还要六根。”

卡 尔 佛 里^①

喂，看热闹去，朋友！在哪儿？
卡尔佛里。今天是杀人的日子；
两个是贼，还有一个——不知到底
是谁？有人说他是一个魔鬼；
有人说他是天父的亲儿子，
米赛亚……看，那就是，他来了！
喂，为什么有人替他抗着
他的十字架？你看那两个贼，
满头的乱发，眼睛里烧着火，
十字架压着他们的肩背！
他们跟着耶稣走着；唉，耶稣，
他到底是谁？他们都说他有
权威，你看他那样子顶和善，
顶谦卑——听着，他说话了！他说：
“父呀，饶恕他们吧，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我说你觉不觉得他那话怪，

① 发表时题下署有英文“Calvary”，即卡尔佛里。耶稣被钉死的地方。亦有“骷髅地”之意。

听了叫人毛管里直淌冷汗？
那黄头毛的贼，你看，好像是
梦醒了，他脸上全变了气色，
眼里直流着白豆粗的眼泪；
准是变善了！谁要能赦了他，
保管他比祭司不差什么高矮！……
再看那妇女们！小羊似的一群，
也跟着耶稣的后背，头也不包，
发也不梳，直哭，直叫，直嚷，
倒像上十字架的是她们亲生
儿子；倒像明天太阳不透亮……
再看那群得意的犹太，法利赛^①，
法利赛，穿着长袍，戴着高帽，
一脸的好相；他们也跟在后背，
他们这才得意哪，瞧他们那笑！
我真受不了那假味儿，你呢？
听他们还嚷着哪：“快点儿走，
上‘人头山’去，钉死他，活钉死他！”……
唉，躲在墙边高个儿的那个？
不错，我认得，黑黑的脸，矮矮的，
就是他该死，他就是犹大斯^②！
不错，他的门徒。门徒算什么？
耶稣就让他卖，卖现钱，你知道！

① 法利赛即 pharisee 的音译，古犹太教的一个派别，标榜墨守传统礼仪，《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 即 Judas，通译犹大。耶稣的门徒。

他们也不止一半天的交情哪：
他跟着耶稣吃苦就有好几年，
谁知他贪小，变了心，真是狗屎！
那还只前天，我听说，他们一起
吃晚饭，耶稣与他十二个门徒，
犹大斯就算一枚；耶稣早知道，
迟早他的命，他的血，得让他卖；
可不是他的血？吃晚饭时他说，
他把自己的肉喂他们的饿，
也把他自己的血止他们的渴，
意思要他们逢着患难时多少
帮着一点：他还亲手舀着水
替他们洗脚，犹大斯都有分，
还拿自己的腰布替他们擦干！
谁知那大个儿的黑脸他，没等
擦干嘴，就拿他主人去换钱：——
听说那晚耶稣与他的门徒
在橄榄山上歇着，冷不防来了，
犹大斯带着路，天不亮就干，
树林里密密的火把像火蛇，
蜢着来了，真恶毒，比蛇还毒；
他一上来就亲他主人的嘴，
那是他的信号，耶稣就倒了霉，
赶明儿你看，他的鲜血就在
十字架上冻着！我信他是好人；
就算他坏，也不该让犹大斯
那样肮脏的卖，那样肮脏的卖！

我看着惨，看他生生的让人
钉上十字架去，当贼受罪，我不干！
你没听着怕人的预言？我听说
公道一完事，天地都得昏黑——
我真信，天地都得昏黑——回家吧！

蘇子卿
PDC

一条金色的光痕^①

(硃石土白)

得罪那，问声点看，
我要来求见徐家格位^② 太太，有点事体……
认真则，格位就是太太，真是老太婆哩，
眼睛赤花，连太太都勿认得哩！^③
是欧^④，太太，今朝特为^⑤ 打乡下来欧，
乌青青^⑥ 就出门；田里西北风度^⑦ 来野欧，是欧，
太太，为点事体要来求求太太呀！
太太，我拉墟上^⑧，东横头，有个老阿太，
姓李，亲丁末……老早死完哩，伊拉格大官官^⑨，——
李三官，起先到街上来做长年欧，——早几年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1924年2月26日《晨报副镌》，前有长篇序言。序言详见本篇末。

② “这位”的意思。最初发表时，第一句“得罪那”后还有“（你们）”。

③ 重新发表时以上四句接排，为一小节，下空一行。

④ “欧”相当于“的”。

⑤ “特地”的意思。

⑥ “天将亮”的意思。

⑦ 最初发表时此处有“（大）”。

⑧ “我们那里”的意思。

⑨ “他们的大儿子”的意思。

成了弱病，田未卖掉，病未始终勿曾好；
格位李家阿太老年格运气真勿好，全靠
场头上东帮帮，西讨讨，吃一口白饭，
每年只有一件绝薄欧棉袄靠过冬欧，
上个月听得话李家阿太流火病发，
前夜子西北风起，我野^①冻得瑟瑟叫抖，
我心里想李家阿太勿晓得哪介哩。^②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里，真是罪过！
老阿太已经去^③哩，冷冰冰欧滚在稻草里，
野勿晓得几时脱气欧，野唔不^④人晓得！
我野唔不法子，只好去喊拢几个人来，
有人话是饿煞欧，有人话是冻煞欧，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风野作兴^⑤有点欧；
为此我到街上来，善堂里格位老爷
本里一具棺材，我乘便来求求太太，^⑥
做做好事，我晓得太太是顶善心欧，
顶好有旧衣裳本格件把，我还想去
买一刀锭箔；我自己屋里野是滑白^⑦欧，
我只有五升米烧顿饭本两个帮忙欧吃，
伊拉抬了材，外加收作，饭总要吃一顿欧，

① “也”的意思。

② “哪介”是“怎样”的意思。

③ “死去”的意思。

④ “也没有”的意思。

⑤ “野作兴”即“也可能”的意思。

⑥ 最初发表时“本”后有“（给）”。

⑦ “空空如也”的意思。

太太是勿是？……嗳，是欧！嗳，是欧！
 喔唷，太太认真好来，真体恤我拉穷人……
 格套衣裳正好……喔唷，害太太还要
 难为洋钿……喔唷，喔唷……我只得
 朝太太磕一个响头，代故世欧谢谢！
 喔唷，那末真真多谢，真欧，太太……

最初发表时的序文

这几天冷了，我们祠堂门前的那条小港里也浮着薄冰，今天下午想望久了的雪也开始下了，方才有几位友人在这喝酒，虽则眼前的山景还不曾著色，也算是“赏雪”了，白炉里的白煤也烧旺了，屋子里暖融融的自然有了有一种雪天特有的风味。我在窗口望着半掩在烟雾里山林，只盼这“祥瑞的”雪花：

“Lazily and incessantly floating down and down;
 Silently sifting and veiling road, roof and railing;
 Hiding difference, making unevenness even,
 Into angles and crevices softly drifting and sailing.”

Making unevenness even! 可爱的白雪，你能填平地面上的不平，但人间的不平呢？我忽然想起我娘告诉我的一件事，连带的引起了异常的感想。汤麦士哈代吹了一辈子厌世的悲调；但是一只冬雀的狂喜的狂歌，在一个大冷天的最凄凉的境地，竟使这位厌世的诗翁也有一次怀疑他自己的厌世观，也有一次疑问这绝望的前途也许还闪耀着一点救度的光明。悲观是时代的时髦；怀疑是知识阶级的护照。我们宁可把人类看作一堆自私的肉欲，把人道贬入兽道，把宇宙看作一团的黑气，把天良与德性认做作伪与梦呓，把高尚的精神析成心理分析的动机……我也是不很敢相信牧师与塾师与“主张精神生活的哲学家”的劝世谈的一个：即使人生的日子里，不是整天的下雨，这样的愁云与惨雾，伦敦的冬天似的，至少告诫我们出门时还是带上雨具的妥当。但我却也相信这愁云与惨雾并不是永久没有

散开的日子，温暖的阳光也不是永远辞别了人间；真的，也许就在大雨泻的时候，你要有耐心站在广场上望时，西边的云罅里也已经分明的透露着金色的光痕了！下面一首诗里的实事，有人看来也许便是一条金色的光痕——除了血色的一堆自私的肉欲，人们并不是没有更高尚的元素了！

序文后还有如下一段为全诗的开头：

来了一个妇人，一个乡里来的妇人，
穿着一件粗布棉袄，一条紫棉绸的裙，
一双发肿的脚，一头花白的头发，
慢慢地走上了我们前厅的石阶；
手扶着一扇堂窗，她抬起她的头，
望着厅堂上的陈设，颤动着她的牙齿脱尽了的口。

她开口问了：——



灰色的人生

我想——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

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齐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肋骨与筋络；

我想放散我一头的长发，像一个游方僧似的散披着一头的乱发；我也想跣我的脚，跣我的脚，在巉牙似的道上，快活地，无畏地走着。

我要调谐我的嗓音，傲慢的，粗暴的，唱一阕荒唐的，摧残的，弥漫的歌调；

我伸出我的巨大的手掌，向着天与地，海与山，无厌地求讨，寻捞；

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风，问它要落叶的颜色，

我一把揪住了东南风，问它要嫩芽的光泽；

我蹲身在大海的边旁，倾听它的伟大的酣睡的声浪；

我捉住了落日的彩霞，远山的露霭，秋月的明辉，散放在我的发上，胸前，袖里，脚底……

我只是狂喜地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口唱着暴烈的，粗伦的，不成章的歌调；

来，我邀你们到海边去，听风涛震撼大空的声调；

来，我邀你们到山中去，听一柄利斧斫伐老树的清音；
来，我邀你们到密室里去，听残废的，寂寞的灵魂的呻吟；
来，我邀你们到云霄外去，听古怪的大鸟孤独的悲鸣；
来，我邀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
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
杀的，——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的“灰色的人
生”！

破 庙

慌张的急雨将我
赶入了黑丛丛的山坳，
迫近我头顶在腾拿，
恶狠狠的乌龙巨爪；
枣树兀兀地隐蔽着
一座静悄悄的破庙，
我满身的雨点雨块，
躲进了昏沉沉的破庙；

雷雨越发来得大了：
霍隆隆半天里霹雳，
豁喇喇林叶树根苗，
山谷山石，一齐怒号，
千万条的金剪金蛇，
飞入阴森森的破庙，
我浑身战抖，趁电光
估量这冷冰冰的破庙；

我禁不住大声啼叫，
电光火把似的照耀，



照出我身旁神龛里
一个青面狞笑的神道，
电光去了，霹雳又到，
不见了狞笑的神道，
硬雨石块似的倒泻——
我独身藏躲在破庙；

千年万年应该过了！
只觉得浑身的毛窍，
只听得骇人的怪叫，
只记得那凶恶的神道，
忘记了我现在的破庙；
好容易雨收了，雷休了，
血红的太阳，满天照耀，
照出一个我，一座破庙！

蘇子卿
PDC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来的 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太阳为我照上了二十几个年头，
我只是个孩子，认不识半点愁；
忽然有一天——我又爱又恨那一天——
我心坎里痒齐齐的有些不连牵，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的上当，
有人说是受伤——你摸摸我的胸膛——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来我变了，一只没笼头的马，
跑遍了荒凉的人生的旷野；
又像那古时间献璞玉的楚人，
手指着心窝，说这里面有真有真，
你不信时一刀拉破我的心头肉，
看那血淋淋的一掬是玉不是玉；
血！那无情的宰割，我的灵魂！
是谁逼迫我发最后的疑问？
疑问！这回我自己幸喜我的梦醒，

上帝，我没有病，再不来对你呻吟！
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从此再不问恋爱是什么一回事，
反正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蘇子卿

PDC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偃卧在长梗的，杂乱的丛草里，听初夏第一声的鹧鸪，从天边直响入云中，从云中又回响到天边；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轻轻的抚摩着一颗颗热伤了的砂砾，在鹅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听一个骆驼的铃声，轻灵的，轻灵的，在远处响着，近了，近了，又远了……

有如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大胆的黄昏星，独自临照着阳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与野树默默的祈祷着，听一个瞎子，手扶着一个幼童，铛的一响算命锣，在这黑沉沉的世界里回响着；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天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低声的，柔声的，忏悔它一切的罪恶；

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巅，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失望与痛苦的呼吁声，残杀与淫暴的狂欢声，厌世与自杀的高歌声，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

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曼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诸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天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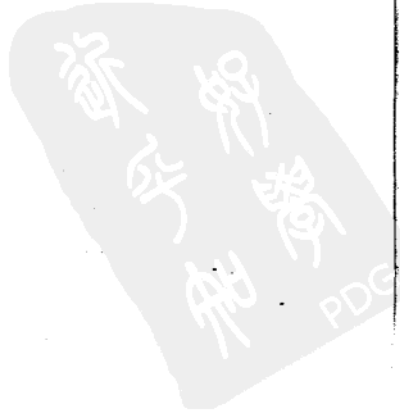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乡吗？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毒 药^①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
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
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像坟堆里的
夜鸦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责问
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像是毒药，真
理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舌，蝎子的尾
尖，蜈蚣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
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
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无的；

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在珊瑚土打紧的墓宫里，
最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
了的；

我们一切的信心像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
这迸断了的鹤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

① 《毒药》、《白旗》、《婴儿》原为一组诗，冠有总题《一首不成形的诗咒诅的
忏悔的想望的》，发表于1924年10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篇末标署
“九月底北京”。

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罩着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亲娘，兄弟不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池潭里只见些烂破的鲜艳的荷花；

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荇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它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渊里流去；

这海是一个不安靖的海，波涛猖獗的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兽性；

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弱怯懦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袭着人道，黑暗践踏着重光明；

听呀，这一片淫猥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

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



白 旗

来，跟着我来，拿一面白旗在你们的手里——不是上面写着激动怨毒，鼓励残杀字样的白旗，也不是涂着不洁净血液的标记的白旗，也不是画着忏悔与咒语的白旗（把忏悔画在你们的心里）；

你们排列着，噤声的，严肃的，像送丧的行列，不容许脸上留存一丝的颜色，一毫的笑容，严肃的，噤声的，像一队决死的兵士；

现在时辰到了，一齐举起你们手里的白旗，像举起你们的心一样，仰看着你们头顶的青天，不转瞬的，恐惶的，像看着你们自己的灵魂一样；

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熬着，壅着，迸裂着，滚沸着的眼泪流，直流，狂流，自由的流，痛快的流，尽性的流，像山水出峡似的流，像暴雨倾盆似的流……

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咽着，压迫着，挣扎着，汹涌着的声音嚎，直嚎，狂嚎，放肆的嚎，凶狠的嚎，像飓风在大海波涛间的嚎，像你们丧失了最亲爱的骨肉时的嚎……

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回复了的天性忏悔，让眼泪的滚油煎净了的，让嚎恸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忏悔，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沉彻的忏悔，像冷峭的星光照落在一个寂寞的山谷里，像一个黑衣的尼僧匍伏在一座金漆的神龛前；……

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恸的酣彻里，在忏悔的沉寂里，你们望见了上帝永久的威严。



婴 儿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
婴儿出世：——

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
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
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像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涸似
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额上像一颗颗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
烈的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
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

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阵痛
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
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
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
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她
的口颤着，撮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
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像揪乱的麻丝，她
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

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
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

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

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瞋中她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

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统体的纤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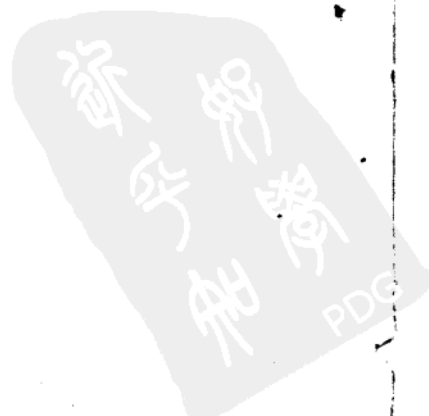
蘇子瞻

PDG

翡冷翠的一夜

《翡冷翠的一夜》，1927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本书据1928年5月新月书店再版影印本。

蘇子如
贈
PDG



给小曼的公开信

《翡冷翠的一夜》序

小曼：

如其送礼不妨过期到一年的话，小曼，请你收受这一集诗，算是纪念我俩结婚的一份小礼。秀才人情当然是见笑的，但好在你的思想，眉，本不在金珠宝石间！这些不完全的诗句，原是不值半文钱，但在我这穷酸，说也脸红，已算是这三年来唯一的积蓄。我不是诗人，我自己一天明白似一天，更不须隐讳；狂妄的虚潮早经销退，余剩的只一片粗确的不生产的砂田，在海天的荒凉中自艾。“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评语。煞风景，当然，但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认他这来真的辣入骨髓的看透了我。煞风景，当然，但同时我却感到一种解放的快乐——

“我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本来是！“如其诗句的来，”诗人济慈说：“不像是叶子那么长上树枝，那还不如不来的好。”我如其曾经有过一星星诗的本能，这几年都市的生活早就把它压死，这一年间我只淘成了一首诗，前途更是渺茫，唉，不来也吧，只是我怕辜负你的期望，眉，我如何能不感到惆怅！因此这一卷诗，大约是末一卷吧，我不能不郑重的献致给你，我爱，请你留了它，只当它是一件不稀奇

的古董，一点不成品的纪念。……

志 摩

八月二十三日，花园别墅。

附志：本书的封面图案，翡冷翠的维基乌大桥的即景，是江小鹑先生的匠心，我得好好的道谢；我也感谢闻一多先生，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又为我特制《巴黎的鳞爪》的封面图案。

志 摩



第一辑 翡冷翠的一夜

翡冷翠的一夜^①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只当是前天我们见的残红，
怯怜怜的在风前抖擞，一瓣，
两瓣，落地，叫人踩，变泥……
唉，叫人踩，变泥——变了泥倒干净，
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伦，累赘，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来，你何苦来……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来，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见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爱，我的恩人，

① 翡冷翠，意大利文 Firenze 的音译。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通译为佛罗伦萨（英文作 Florence）。1925 年 3 月 10 日志摩离国访欧。此诗写于意大利。

你教给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
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
没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脸，烧得多焦，亏这夜黑
看不见；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
这阵子我的灵魂就像是火砖上的
熟铁，在爱的锤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
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头顶白杨树上的风声，沙沙的，
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
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
就带了我的灵魂走，还有那萤火，
多情的殷勤的萤火，有他们照路，
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
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
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啜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风走，
随他领着我，天堂，地狱，哪儿都成，
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
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么，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爱死”，

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
 进了天堂还不一样的要照顾，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说地狱不定比这世界文明
 （虽则我不信，）像我这娇嫩的花朵，
 难保不再遭风暴，不叫雨打，
 那时候我喊你，你也听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脱反投进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运，笑你懦怯的粗心？
 这话也有理，那叫我怎么办呢？
 活着难，太难，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愿你为我牺牲你的前程……
 唉！你说还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但这花，没阳光晒，没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儿焦萎，多可怜！
 你不能忘我，爱，除了在你的心里，
 我再没有命；是，我听你的话，我等，
 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
 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
 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
 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

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
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
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六月十一日，一九二五年翡冷翠山中

（原载 1926 年 1 月 2 日《现代评论》第 3 卷 56
期及 1926 年 1 月 6 日《晨报副镌》第 60 号）

新学
PDG

呻 吟 语

我亦愿意赞美这神奇的宇宙，
我亦愿意忘却了人间有忧愁，
 像一只没挂累的梅花雀，
 清朝上歌唱，黄昏时跳跃；——
假如她清风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我亦想望我的诗句清水似的流，
我亦想望我的心池鱼似的悠悠；
 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
 再休问我闲暇的诗情？——
上帝！你一天不还她生命与自由！



“我要你”

(“Amoris Victima”^① 第六首

Arthur Symons^②)

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的，这多久，
是我唯一的奴隶，我唯一的女后。
我不能没有你：你早经变成了
我自身的血肉，比我的更切要。
我要你！随你开口闭口，笑或是嗔，
只要你来伴着我一个小小的时辰，
让我亲吻你，你的手，你的发，你的口，
让我在我的手腕上感觉你的指头。
我不能没有你。世上多的是男子们，
他们爱，说一声再会，转身又是昏沉：
我只是知道我要你，我要的就只你，
就为的是我要你。只要你能知道些微
我怎样的要你！假如你一天知道
我心头要你的饿慌，要你的火烧！

① 拉丁文：爱的牺牲者。发表时题为《译诗》。

② 通译阿瑟·赛蒙斯（1865—1945），英国诗人，评论家。

她怕他说出口

(朋友，我懂得那一条骨鲠，
难受不是？——难为你的咽喉；)
“看，那草瓣上蹲着一只蚱蜢，
那松林里的风声像是箜篌。”

(朋友，我明白，你的眼水里
闪动着你真情的泪晶；)
“看，那一双蝴蝶连翩的飞；
你试闻闻这紫兰花馨！”

(朋友，你的心在怦怦的动：
我的也不一定是安宁；)
“看，那一对雌雄的双虹！
在云天里卖弄着娉婷；”

(这不是玩，还是不出口的好，
我顶明白你灵魂里的秘密：)
那是句致命的话，你得想到，
回头你再来追悔那又何必！

(我不愿你进火焰里去遭罪，
就我——就我也不情愿受苦！)
“你看那双虹已经完全破碎；
花草里不见了蝴蝶儿飞舞。”

(耐着！美不过这半绽的花蕾；
何必再添深这颊上的薄晕？)
“回走吧，天色已是怕人的昏黑，——
明儿再来看鱼肚色的朝云！”

徐志摩诗
PDG

偶 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珊 瑚

你再不用想我说话，
我的心早沉在海水底下；
你再不用向我叫唤：
因为我——我再不能回答！

除非你——除非你，也来在
这珊瑚骨环绕的又一世界；
等海风定时的一刻清静，
你我来交互你我的幽叹。



变 与 不 变

树上的叶子说：“这来又变样儿了，
你看，有的是抽心烂，有的是卷边焦！”

“可不是，”答话的是我自己的心：
它也在冷酷的西风里褪色，凋零。

这时候连翩的明星爬上了树尖；

“看这儿，”它们仿佛说，“有没有改变？”

“看这儿，”无形中又发动了一个声音，

“还不是一样鲜明？”——插话的是我的魂灵！

丁当——清新

檐前的秋雨在说什么？

它说摔了她，忧郁什么？

我手拿起案上的镜框，

在地平上摔了一个丁当。

檐前的秋雨又在说什么？

“还有你心里那个留着做什么？”

蓦地里又听见一声清新——

这回摔破的是我自己的心！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①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手剥一层层莲衣，
看江鸥在眼前飞，
忍含着一眼悲泪——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啊小龙！

我尝一尝莲瓢，回味曾经的温存：——
那阶前不卷的重帘，
掩护着同心的欢恋：
我又听着你的盟言，
“永远是你的，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我尝一尝莲心，我的心比莲心苦；
我长夜里怔忡，
挣不开的恶梦，
谁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爱，这日子叫我如何过？

① 本诗最初见于1925年9月9日《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内。

但我不能责你负，我不忍猜你变，
我心肠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旧
将你紧紧的抱搂——
除非是天翻——但谁能想象那一天？

徐志摩诗
PDG

客 中

今晚天上有半轮的下弦月；
我想携着她的手，
往明月多处走——
一样是清光，我说，圆满或残缺。

园里有一树开剩的玉兰花；
她有的是爱花癖，
我爱看她的怜惜——
一样是芬芳，她说，满花与残花。

浓阴里有一只过时的夜莺；
她受了秋凉，
不如从前浏亮——
快死了，她说，但我不悔我的痴情！

但这莺，这一树花，这半轮月——
我独自沉吟，
对着我的身影——
她在哪里，啊，为什么伤悲，凋谢，残缺？

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

今夜困守在大沽口外：
 绝海里的俘虏，
 对着忧愁申诉；
桅上的孤灯在风前摇摆：
 天昏昏有层云裹，
 那掣电是探海火！

你说不自由是这变乱的时光？
 但变乱还有时罢休，
 谁敢说人生有自由？
今天的希望变作明天的怅惘；
 星光在天外冷眼瞅，
 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

我此时在凄冷的甲板上徘徊，
 听海涛迟迟的吐沫，
 心空如不波的湖水；
只一丝云影在这湖心里晃动——
 不曾渗透的一个迷梦，
 不忍渗透的一个迷梦！

半夜深巷琵琶

又被它从睡梦中惊醒，深夜里的琵琶！

是谁的悲思，

是谁的手指，

像一阵凄风，像一阵惨雨，像一阵落花，

在这夜深深时，

在这睡昏昏时，

挑动着紧促的弦索，乱弹着宫商角徵，

和着这深夜，荒街，

柳梢头有残月挂，

啊，半轮的残月，像是破碎的希望他，他

头戴一顶开花帽，

身上带着铁链条，

在光阴的道上疯了似的跳，疯了似的笑，

完了，他说，吹糊你的灯，

她在坟墓的那一边等，

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

决 断

我的爱：
再不可迟疑；
误不得
这唯一的时机，

天平秤——
在你自己心里，
哪头重——
砝码都不用比！

你我的——
哪还用着我提？
下了种，
就得完功到底。

生，爱，死——
三连环的谜题；
拉动一个，
两个就跟着挤。

老实说，



我不希罕这活，
这皮囊，——
哪处不是拘束。

要恋爱，
要自由，要解脱——
这小刀子，
许是你我的天国！

可是不死
就得跑，远远的跑；
谁耐烦
在这猪圈里牢骚？

险——
不用说，总得冒，
不拚命，
哪件事拿得着？

看那星，
多勇猛的光明！
看这夜，
多庄严，多澄清！

走吧，甜，
前途不是暗昧；
多谢天，
从此跳出了轮回！

最后的那一天

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
 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
 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
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
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
 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
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皇，
更不须声诉，辩冤，再不必隐藏，——
 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
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起造一座墙

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
 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
 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
 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
 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
 在这流动的生里起造一座墙；
 任凭秋风吹尽满园的黄叶，
 任凭白蚁蛀烂千年的画壁；
 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
 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

望 月

月：我隔着窗纱，在黑暗中，
望她从巉岩的山肩挣起
一轮惺忪的不整的光华：
像一个处女，怀抱着贞洁，
惊惶的，挣出强暴的爪牙；

这使我想起你，我爱，当初
也曾在恶运的利齿间捱！
但如今，正如蓝天里明月，
你已升起在幸福的前峰，
洒光辉照亮地面的坎坷！

徐志摩诗
PDG

白须的海老儿

这船平空在海中心抛锚，
也不顾我心头野火似的烧！
那白须的海老倒像有同情，
他声声问的是为甚不进行？

我伸手向黑暗的空间抱，
谁说这缥缈不是她的腰？
我又飞吻给银河边的星，
那是我爱最灵动的明睛。

但这来白须的海老又生恼
（他忌妒少年情，别看他年老！）
他说你情急我偏给你不行，
你怎生跳度这碧波的无垠？

果然那老顽皮有他的蹊跷，
这心头火差一点变海水里泡！
但此时我忙着亲我爱的香唇，
谁耐烦再和白须的海老儿争？

蘇子卿
PDC

再休怪我的脸沉

不要着恼，乖乖，不要怪嫌
我的脸绷得直长，
我的脸绷得是长，
可不是对你，对恋爱生厌。

不要凭空往大坑里盲跳：
胡猜是一个大坑，
这里面坑得死人；
你听我讲，乖，用不着烦恼。

你，我的恋爱，早就不是你：
你我早变成一身，
呼吸，命运，灵魂——
再没有力量把你我分离。

你我比是桃花接上竹叶，
露水合着嘴唇吃，
经脉胶成同命丝，
单等春风到开一个满艳。



谁能怀疑他自创的恋爱？

天空有星光耿耿，
冰雪压不倒青春，
任凭海有时枯，石有时烂！

不是的，乖，不是对爱生厌！

你胡猜我也不怪，
我的样儿是太难，
反正我得对你深深道歉。

不错，我恼，恼的是我自己：

（山怨土堆不够高；
河对水私下唠叨。）
恨我自己为甚这不争气。

我的心（我信）比似个浅洼：

跳动着几条泥鳅，
积不住三尺清流，
盼不到天光，映不着彩霞；

又比是个力乏的朝山客，

他望见白云缭绕，
拥护着山远山高，
但他只能在倦疲中沉默；

也不是不认识上天威力：

他何尝甘愿绝望，

空对着光阴怅惘——
你到深夜里来听他悲泣！

就说爱，我虽则有了你，爱，
不愁在生命道上
感受孤立的恐慌，
但天知道我还想往上攀！

恋爱，我要更光明的实现：
草堆里一个萤火
企慕着天顶星罗：
我要你我的爱高比得天！

我要那洗度灵魂的圣泉，
洗掉这皮囊腌臢，
解放内里的囚犯，
化一缕轻烟，化一朵青莲。

这，你看，才叫是烦恼自找；
从清晨直到黄昏，
从天昏又到天明，
活动着我自剖的一把钢刀！

不是自杀，你得认个分明。
劈去生活的余渣，
为要生命的精华；
给我勇气，啊，唯一的亲亲！



给我勇气，我要的是力量。
 快来救我这围城，
 再休怪我的脸沉，
快来，乖乖，抱住我的思想！

四月二十二日

蘇子卿
PDG

天神似的英雄

这石是一堆粗丑的顽石，
这百合是一丛明媚的秀色；
但当月光将花影描上石隙，
这粗丑的顽石也化生了媚迹。

我是一团臃肿的凡庸，
她的是人间无比的仙容；
但当恋爱将她偎入我的怀中，
就我也变成了天神似的英雄！

徐志摩诗
PDC

第二辑 再不见雷锋

再不见雷锋

再不见雷锋，雷锋坍成了一座大荒冢，
 顶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顶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再不见雷锋，雷锋坍成了一座大荒冢。

为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世上多的是不应分的变态；
发什么感慨，对着这光阴应分的摧残？

为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
 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
 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
为什么感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

再没有雷锋；雷锋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
 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再没有雷锋；雷锋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

九月，西湖。

大 帅（战歌之一）

见日报，前敌战士，随死随掩，间有未死者，即被活埋。

“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
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
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
拿瘪了的弟兄们往里掷，
 掷满了给平上土，
 给它一个大糊涂，
 也不用给做记认，
 管他是姓贾姓曾！
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
 娘抱着个烂了的头，
 弟弟提溜着一支手，
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

“我说这坑死人也不是没有味儿，
有那西晒的太阳做我们的伴儿，
 瞧我这一抄，抄住了老丙，
 他大前天还跟我吃烙饼，
 叫了壶大白干，
咱们俩随便谈，
你知道他那神气，

一只眼老是这挤：

谁想他来不到三天就做了炮灰，

老丙他打仗倒是勇，

你瞧他身上的窟窿！——

去你的，老丙，咱们来就是当死胚！

“天快黑了，怎么好，还有这一大堆？

听炮声，这半天又该是我们的毁！

麻利点儿，我说你瞧，三哥，

那黑刺刺的可不又是一个！

嘿，三哥，有没有死的，

还开着眼流着泪哩！

我说三哥这怎么来，

总不能拿人活着埋！”——

“吁，老五，别言语，听大帅的话没有错：

见个儿就给铲，

见个儿就给埋，

躲开，瞧我的；欧，去你的，谁跟你啰嗦！”



人 变 兽 (战歌之二)

朋友，这年头真不容易过，
你出城去看光景就有数：——
柳林中有乌鸦们在争吵，
分不匀死人身上的脂膏；

城门洞里一阵阵的旋风
起，跳舞着没脑袋的英雄，
那田畦里碧葱葱的豆苗，
你信不信全是用鲜血浇！

还有那井边挑水的姑娘，
你问她为甚走道像带伤——
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
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

新
年
好
PDG

梅 雪 争 春

纪念三一八^①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①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枪杀请愿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
发表时题后无“（纪念三一八）”。

“这年头活着不易”^①

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烟霞岭下访桂；
南高峰在烟霞中不见，
在一家松茅铺的屋檐前
我停步，问一个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桂花有没有去年开的媚，

那村姑先对着我身上细细的端详；
活像只羽毛浸瘪了的鸟，
我心想，她定觉得蹊跷，
在这大雨天单身走远道，
倒来没来头的问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运气不好，来得太迟又太早；
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
往年这时候到处香得凶，
这几天连绵的雨，外加风，
弄得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① 本诗最初见于1925年9月17日《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内。

果然这桂子林也不能给我点子欢喜；

枝上只见焦菱的细蕊，

看着凄惨，唉，无妄的灾！

为什么这到处是憔悴？

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

西湖，九月。

蘇子
知
船
PDG

庐山石工歌

一

唉浩！唉浩！唉浩！

唉浩！唉浩！

我们起早，唉浩，

看东方晓，唉浩，东方晓！

唉浩！唉浩！

鄱阳湖低！唉浩，庐山高！

唉浩，庐山高；唉浩，庐山高；

唉浩！庐山高！

唉浩，唉浩！唉浩！

唉浩！唉浩！

二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

我们早起，浩唉！

看白云低，浩唉！白云飞！

浩唉！浩唉！



天气好，浩唉！上山去；
 浩唉；上山去；浩唉，上山去；
 浩唉，上山去！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

三

浩唉！唉浩！浩唉！
 唉浩！浩唉！唉浩！
 浩唉！唉浩！浩唉！
 唉浩！浩唉！唉浩！
 太阳好，唉浩，太阳焦，
 赛如火烧，唉浩！
 大风起，浩唉，白云铺地；
 当心脚底，浩唉；
 浩唉，电闪飞，唉浩，大雨暴；
 天昏，唉浩，地黑，浩唉！
 天雷到，浩唉，天雷到！
 浩唉，鄱阳湖低；唉浩，五老峰高！
 浩唉，上山去，唉浩，上山去！
 浩唉，上山去！
 唉浩，鄱阳湖低！浩唉，庐山高！
 唉浩，上山去，浩唉，上山去！
 唉浩，上山去！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浩唉！
浩唉！浩唉！浩唉！

[附录]

致刘勉己函^①

勉己兄：

我记得临走那一天交给你的稿子里有一首《庐山石工歌》，盼望你没有遗失。那首如其不曾登出，我想加上几句注解。庐山牯岭一带造屋是用本山石的，开山的石工大都是湖北人，他们在山坳间结茅住家，早晚做工，赚钱有限，仅够粗饱，但他们的精神却并不颓丧（这是中国人的好处）。我那时住在小天池，正对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天快黑的时候，这浩唉的声音也特别的动人。我与散海住庐山一个半月，差不多每天都听着那石工的喊声，一时缓，一时急，一时断，一时续，一时高，一时低，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是痛苦人间的呼吁，还是你听着自己灵魂里的悲声？Chaliapin（俄国著名歌者）有一只歌，叫做《鄂尔加河上的舟人歌》（《Volga Boatmen's Song》）是用回返重复的低音，仿佛鄂尔加河沉着的涛声，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我当时听了庐山石工的叫声，就想起他的音乐，这三段石工歌便是从那个经验里化成的。我不懂得音乐，制歌不敢自信，但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志摩

三月十六日，西伯利亚。

^① 刘勉己是《晨报》的编辑，徐志摩在欧游途中给他的信里曾谈及此诗。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我早年时想象
 你不是受上天恩情的地域；
 荒凉，严肃，不可比况的冷酷。
 在冻雾里，在无边的雪地里，
 有局促的生灵们，半像鬼，枯瘦，
 黑面目，佝偻，默无声的工作。
 在他们，这地面是寒冰的地狱，
 天空不留一丝霞彩的希冀，
 更不问人事的恩情，人情的旖旎；
 这是为怨郁的人间淤藏怨郁，
 茫茫的白雪里渲染人道的鲜血，
 西伯利亚，你象征的是恐怖，荒虚。

但今天，我面对这异样的风光——
 不是荒原，这春夏间的西伯利亚，
 更不见严冬时的坚冰，枯枝，寒鸦；
 在这乌拉尔东来的草田，茂旺，葱秀，
 牛马的乐园，几千里无际的绿洲，
 更有那重叠的森林，赤松与白杨；
 灌属的小丛林，手挽手的滋长；

那赤皮松，像巨万赭衣的战士，
森森的，悄悄的，等待冲锋的号示，
那白杨，婀娜的多姿，最是那树皮，
白如霜，依稀林中仙女们的轻衣；
就这天——这天也不是寻常的开朗：
看，蓝空中往来的是轻快的仙航，——
那不是云彩，那是天神们的微笑，
琼花似的幻化在这圆穹的周遭……

（一九二五年过西伯利亚倚车窗眺景随笔）

徐志摩诗
PDG

西伯利亚道中 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我捡起一枝肥圆的芦梗，
在这秋月下的芦田；
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
在月下的秋雪庵前。

这秋月是纷飞的碎玉，
芦田是神仙的别殿；
我弄一弄芦管的幽乐——
我映影在秋雪庵前。

我先吹我心中的欢喜——
清风吹露芦雪的酥胸；
我再弄我欢喜的心机——
芦田中见万点的飞萤。

我记起了我生平的惆怅，
中怀不禁一阵的凄迷，
笛韵中也听出了新来凄凉——
近水间有断续的蛙啼。

这时候芦雪在明月下翻舞，
我暗地思量人生的奥妙，
我正想谱一折人生的新歌，
啊，那芦笛（碎了）再不成音调！

这秋月是缤纷的碎玉，
芦田是仙家的别殿；
我弄一弄芦管的幽乐，——
我映影在秋雪庵前。

我捡起一枝肥圆的芦梗，
在这秋月下的芦田；
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
在月下的秋雪庵前。



在哀克刹脱教堂前 (Excter)

这是我自己的身影，今晚间
倒映在异乡教宇的前庭，
一座冷峭峭森严的大殿，
一个峭阴阴孤耸的身影。

我对着寺前的雕像发问：
“是谁负责这离奇的人生？”
老朽的雕像瞅着我发愣，
仿佛怪嫌这离奇的疑问。

我又转问那冷郁郁的大星，
它正升起在这教堂的后背，
但它答我以嘲讽似的迷瞬，
在星光下相对，我与我的迷谜！

这时间我身旁的那棵老树，
他荫蔽着战迹碑下的无辜，
幽幽的叹一声长气，像是
凄凉的空院里凄凉的秋雨。
他至少有百余年的经验，

人间的变幻他什么都见过；
生命的顽皮他也曾计数：
春夏间汹汹，冬季里婆婆。

他认识这镇上最老的前辈，
看他们受洗，长黄毛的婴孩；
看他们配偶，也在这教门内，——
最后看他们的名字上墓碑！

这半悲惨的趣剧他早经看厌，
他自身痈肿的残余更不沾恋；
因此他与我同心，发一阵叹息——
啊！我身影边平添了斑斑的落叶！

一九二五，七月。

徐志摩诗
PDG

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

哈代 原作

太阳往西边落，
我跟着他赛跑，
看谁先赶下地，
到地里去躲好。

那时他赶上我前，
但胜利还是我的，
因为他，还得出现，
我从此躲在地底。

蘇子卿
PDG

在火车中一次心软

(Faint Heart in a Railway Train)

哈代 原作

在清朝时过一座教堂，
再过去望见海滨的黄沙，
正午过一处烟黑的村庄，
下午过一座森林，黑橡与赤杨，
最后瞥见了在月台上的她：

她不曾见我，这光艳的妙影。
我自问，“你敢在此下车，为她？”
但我坐在车厢里踌躇未定，
车轮已经离站开行。顽冥！
假如你曾经下车，为她！



图下的老江

John of Tours (old French)

D·罗赛蒂^① 原作

到了家了，图下的老江，
他身体可老大的不爽。
“您好，我的妈，您好，我的儿；
媳妇给你生了个小孩儿。”
“妈，那你先去，到地板上
替我去铺上一张床；
轻轻儿的，妈，您小心走道，
别让我的媳妇听到。”
那晚到半夜的光景，
老江睡着了，从此不醒。
“啊我的好妈，您告我
下面有人哭为什么？”
“媳妇，那是小孩儿们
为牙疼哭得你烦心。”
“可是您得告我，我的妈，
谁在那儿钉板似的打？”
“媳妇，那是叫来的木工，

① 罗赛蒂(D. G. Rossetti, 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

收拾那楼梯上的破缝。”

“那又是什么，我的亲娘，

是谁吹得那样的凄凉？”

“儿呀，那是游街的教士，

在我们门前，唱赞美诗。”

“那么你说，我的婆婆，

我今天衣服该穿什么？”

“蓝的也好，儿呀，红的也成，

可是我说穿黑，倒顶时新，”

“可是我妈，您得明白说，

为什么您吊眼泪直哭？”

“喔！事情要亮总得亮，

他死了，你知道——老江。”

“娘，那你关照做坟的，

做大些，放两个人的；

咳，还得放大点儿尺寸，

反正这小孩儿也活不成。”

新解
船
PDC

新婚与旧鬼

(The Hour and the Ghost)

C·罗赛蒂^① 原作

新娘

郎呀，郎，抱着我，
他要把我们拆散；
我怕这风狂如虎，
与这冷酷的暴烈的海：
看呀，那远远的山边，
松林里有火光炎炎；
那是为我点着的灯台。

新郎

你在我的怀里，我爱，
谁敢来将你侵犯；
那是北极的星芒灿烂。

鬼

跟我来，负心的女，
回我们家去，回家去。
这是我的话，我的声：

① 克利斯蒂娜·罗赛蒂 (Christina Rossetti)，十九世纪英国女诗人，画家、诗人 D. G. 罗赛蒂的妹妹。

我曾经求你的爱，
你也曾答我的情，
来，我们的安乐窝已经落成——
快来同登大海的彼岸。

新娘

紧紧的搂住我，我的爱，
他责问我已往的盟约，
他抓我的手，扼我的腕，
郎呀，休让他将我剽掠。
他要剜去你的心头肉，
我抵抗他的强暴无法；
他指着那阴森的地狱，
我心怯他的恫吓：——
呀，我摆不脱曾经的盟约！

新郎

偎着我，闭着你的眼：
就只你与我，地与天，
放心，我爱，再没有祸变。

鬼

偎着我，跟着我来，
我是你的保护与引导；
我不耐烦等着，快来，
我们的新床已经安好。
是呀，新的房与新的床，
长生不老，我是夫，你是妻，
乐园在眼前，只要你的眼闭，
来呀，实现盟约的风光。

新娘

饶着我，再说一句话，
趁我的心血不曾冷，
趁我的意志不曾败，
趁我的呼吸不曾凉。
不要忘记我，我的郎，
我便负心，你不要无常，
留给我你的心，我的郎君，
永葆着情真与恩缘；
在寂寞的冷落的冬夜，
我的魂许再来临，我的郎君。

新郎

定一定心，我爱，安你的神，
休教幻梦纠缠你的心灵；
哪有什么变与死，除了安宁？

鬼

罪孽！脆弱的良心，
这是人们无聊的收成！
你将来重复来临，
只见他的恩情改变，冷淡，
也让你知道那苦痛与怨恨
曾经一度刺戟我的心坎；
只见一个更美丽的新人
占据你的房枕，你的床榻，
你的恋爱，与他儿女产生：
那时候你与我，在晦盲的昏暮，
颠播，呼号，纵横。

两位太太^①

哈代 原作

她们俩同出去坐船玩：
我的太太与我邻居的太太；
我独自在家里坐着——
来了一个妇人，我的性命她，
我们一起坐着说着话，
不提防天气隐起了变化，
乌云一阵阵的涌起，
我不由的提心——害怕。

果然报来了消息，
说那船已经沉没，
淹死了一个太太，
是哪一位可不明白：

① 发表时题下有英文：“《Two Wives》by Thomas Hardy”. 并有序言如下：
“王受庆再三逼迫我要我翻哈代的这首诗，我只得献丑，这并不是哈代顶好的诗，也还不是他最恶毒，最冷酷的想象，他集子里尽有更难堪的灰世的观察，但这首小诗已经代表他的古怪的，几乎奇怪的意境；原诗的结构也是哈代式的‘致密无缝’，也许有人嫌它太干瘪些，——但哈代永远是哈代。我这译却只是好玩，并不曾下工夫细心的‘配置’，只要王受庆看了哈哈一笑就得。志摩”。

我心想这是谁呢，
 是我的邻居还是她，
 淹死在无情的水底，
 永远再不得回家？
 第二次消息又传到，
 说死的是我朋友的她。

我不由的失声叹息，
 “这回自由的了，是他！
 但他可不能乐意，
 松放了我不更佳！”
 “可是又何尝不合式呢？”
 冷冷的插话，我爱的她，
 “这怎么讲，”我逼着问。
 “因为他爱我也与你一般深，
 因此——你看——可不是一样，
 管她死的是谁的夫人？”

十一月四日

蘇子航

PDF

海 韵

一

“女郎，单身的女郎，
你为什么留恋
这黄昏的海边？——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回家我不回，
我爱这晚风吹：”——
在沙滩上，在暮靄里，
有一个散发的女郎——
徘徊，徘徊。

二

“女郎，散发的女郎，
你为什么彷徨
在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听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来和：”——



在星光下，在凉风里，
轻荡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三

“女郎，胆大的女郎！
那天边扯起了黑幕，
这顷刻间有恶风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看我凌空舞，
学一个海鸥没海波。”——
在夜色里，在沙滩上，
急旋着一个苗条的身影——
婆娑，婆娑。

四

“听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兽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海波他不来吞我，
我爱这大海的颠簸！”
在潮声里，在波光里，



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海沫里，
蹉跎，蹉跎。

五

“女郎，在哪里，女郎？
在哪里，你嘹亮的歌声？
在哪里，你窈窕的身影？
在哪里，啊，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没了星辉，
这海边再没有光芒；
海潮吞没了沙滩，
沙滩上再不见女郎，——
再不见女郎！

蘇子卿
PDC

涡堤孩新婚歌

富凯 原作

小溪儿碧冷冷，笑盈盈讲新闻，
青草地里打滚，不负半点儿责任；
砂块儿疏松，石砾儿轻灵，
小溪儿一跳一跳的向前飞行，
流到了河，暖溶溶的流波，
闪亮的银波，阳光里微酡，
小溪儿笑呶呶的跳入了河，
闹嚷嚷的合唱一曲新婚歌，
“开门，水晶的龙宫，
涡堤孩已经成功，
她嫁了一个美丽的丈夫，
取得了她的灵魂整个。”

小涟儿喜孜孜的窜近了河岸，
手挽着水草，紧靠着芦苇，
凑近他们的耳朵，把新闻讲一回，
“这是个秘密，但是秘密也无害，
小涧儿流入河，河水儿流到海，
我们的消息，几个转身就传遍。”
青湛湛的河水，曲玲玲的流转，

新解
PDF

绕一个梅花岛，画几个美人涡，
流出了山峡口，流入了大海波，
笑呼呼的轻唱一回新婚歌，
“开门，水晶的龙宫，
涡堤孩已经成功，
她嫁了一个美丽的丈夫，
取得了她的灵魂整个。”

徐志摩诗
PDC

苏 苏

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子：

像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像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来一阵暴风雨，摧残了她的身世，

这荒草地里有她的墓碑

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

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

啊，这荒土里化生了血染的蔷薇！

那蔷薇是痴心女的灵魂，

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润，

到黄昏时有晚风来温存，

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

你说这应分是她的平安？

但运命又叫无情的手来攀，

攀，攀尽了青条上的灿烂，——

可怜呵，苏苏她又遭一度的摧残！

又一次试验

上帝捋着他的须，
说“我又有了兴趣；
上次的试验有点糟，
这回的保管是高妙。”

脱下了他的枣红袍，
戴上了他的遮阳帽，
老头他抓起一把土，
快活又有了工作做。

“这回不叫再像我，”
他弯着手指使劲塑；
“鼻孔还是给你有，
可不把灵性往里透！”

“给了也还是白丢，
能有几个走回头；
灵性又不比鲜鱼子，
化生在水里就长翅！”

新解
PDF

“我老头再不上当，
眼看圣洁的变肮脏，——
就这儿情形多可气，
哪个安琪身上不带蛆！”

蘇子知聲
PDG

运命的逻辑

—

前天她在水晶宫似照亮的大厅里跳舞——

多么亮她的袜！

多么滑她的发！

她那牙齿上的笑痕叫全堂的男子们疯魔。

二

昨来她短了资本，

变卖了她的灵魂；

那戴喇叭帽的魔鬼在她的耳边传授了秘诀，

她起了皱纹的脸又搭上不少男子们的心血。

三

今天在城隍庙前阶沿上坐着的这个老丑，

她胸前挂着一串，不是珍珠，是男子们的骷髅；

神道见了她摇头，

魔鬼见了她哆嗦！

新 催 妆 曲

—

新娘，你为什么紧锁你的眉尖
（听掌声如春雨吼，
鼓乐暴雨似的流！）
在缤纷的花雨中步慵慵的向前：
（向前，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莫非这嘉礼惊醒了你的忧愁：
一针针的忧愁，
你的芳心刺透，
逼迫你热泪流，——
新娘，为什么你紧锁你的眉尖？

二

新娘，这礼堂不是杀人的屠场，
（听掌声如震天雷，
闹乐暴雨似的催！）



那台上站着的是不是吃人的魔王：

他是新郎，

他是新郎，

你的新郎；

新娘，美满的幸福等在你的前面，

你快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新娘，这礼堂不是杀人的屠场！

三

新娘，有谁猜得你的心头怨？——

（听掌声如劈山雷，

鼓乐暴雨似的催，

催花巍巍的新人快步的向前，

向前，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莫非你到今朝，这定运的一天，

又想起那时候，

他热烈的抱搂，

那颤栗，那绸缪——

新娘，有谁猜得你的心头怨？

新
年
好
景
PDG

四

新娘，把钩消的墓门压在你的心上：

（这礼堂是你的坟场，

你的生命从此埋葬！）

让伤心的热血添浓你颊上的红光；

（你快向前，

到礼台边，

见新郎面！）

忘却了，永远忘却了人间有一个他：

让时间的灰烬，

掩埋了他的心，

他的爱，他的影，——

新娘，谁不艳羨你的幸福，你的荣华！

两地相思

(一) 他——

今晚的月亮像她的眉毛，
这弯弯的够多俏！
今晚的天空像她的爱情，
这蓝蓝的够多深！
那样多是你的，我听她说，
你再也不用疑惑；
给你这一团火，她的香唇，
还有她更热的腰身！
谁说做人不该多吃点苦？——
吃到了底才有数。
这来可苦了她，盼死了我，
半年不是容易过！
她这时候，我想，正靠着窗，
手托着俊俏脸庞，
在想，一滴泪正挂在腮边，
像露珠沾上草尖：
在半忧愁半欢喜的预计，
计算着我的归期：

啊，一颗纯洁的爱我的心，
 那样的专！那样的真！
 还不催快你胯下的牲口，
 趁月光清水似流，
 趁月光清水似流，赶回家
 去亲你唯一的她！

(二) 她——

今晚的月色又使我想起
 我半年前的昏迷，
 那晚我不该喝那三杯酒，
 添了我一世的愁；
 我不该把自由随手给扔，——
 活该我今儿的闷！
 他待我倒真是一片至诚，
 像竹园里的新笋，
 不怕风吹，不怕雨打，一样
 他还是往上滋长；
 他为我吃尽了苦，就为我
 他今天还在奔波；——
 我又没有勇气对他明讲
 我改变了的心肠！
 今晚月儿弓样，到月圆时
 我，我如何能躲避！
 我怕，我爱，这来我真是难，
 恨不能往地底钻：

可是你，爱，永远有我的心，
听凭我是浮是沉：
他来时要抱，我就让他抱，
（这葫芦不破的好，）
但每回我让他亲——我的唇，
爱，亲的是你的吻！

蘇子如
船

PDF

“罪 与 罚”(一)

在这冰冷的深夜，在这冰冷的庙前，
 匍匐着，星光里照出，一个冰冷的人形：
 是病吗？不听见有呻吟。
 死了吗？她肢体在颤震。
 啊，假如你的手能向深奥处摸索，
 她那冰冷的身体里还有个更冷的心！
 她不是遇难的孤身，
 她不是被摈弃的妇人；
 不是尼僧，尼僧也不来深夜里修行；
 她没有犯法，她的不是寻常的罪名：
 她是一个美妇人，
 她是一个恶妇人，——
 她今天忽然发觉了她无形中的罪孽，
 因此在这深夜里到上帝跟前来招认。

“罪 与 罚” (二)

“你——你问我为什么对你脸红？
这是天良，朋友，天良的火烧，
好，交给你了，记下我的口供，
满铺着谎的床上哪睡得着？

“你先不用问她们那都是谁，
回头你——（你有水不？我喝一口。
单这一提，我的天良就直追，
逼得我一口气直顶着咽喉。）

“冤孽！天给我这样儿：毒的香，
造孽的根，假温柔的野兽！
什么意识，什么天理，什么思想，
哪敌得住那肉鲜鲜的引诱！

“先是她家那嫂子，风流，当然：
偏嫁了个丈夫不是个男人；
这干烤着的木柴早够危险，
再来一星星的火花——不就成了！

“那一星的火花正轮着我——该！
才一面，够干脆的，魔鬼的得意；
一眨眼，一条线，半个黑夜：
十七岁的童贞，一个活寡的急！

“堕落是一个进了出不得的坑：
可不是个陷坑，越陷越没有底；
咒他的！一桩桩更鲜艳的沉沦，
挂彩似的扮得我全没了主意！

“现吃亏的当然是女人，也可怜，
一步的孽报追着一部的孽因，
她又不能往阉子身上推，活罪，——
一包药粉换着了一身的毒鳞！

“这还是引子，下文才真是孽债：
她家里另有一双并蒂的白莲，
透水的鲜，上帝禁阻闲蜂来采，
但运命偏不容这白玉的贞坚。

“那西湖上一宿的猖狂，又是我，
你知道，捣毁了那并蒂的莲苞——
单只一度！但这一度！谁能饶恕，
天，这蹂躏！这色情狂的恶屠刀！

“那大的叫铃的偏对浪子情痴，
她对我矢贞，你说这事情多瘪！

我本没有自由，又不能伴她死，
眼看她疯，丢丑，喔！雷砸我的脸！

“这事情说来你也该早明白，
我见着你眼内一阵阵的冒火：
本来！今儿我是你的囚犯，听凭
你发落，你裁判，杀了我，绞了我；

“我半点儿不生怨意，我再不能
不自首，天良逼得我没缝儿躲；
年轻人谁免得了有时候朦混，
但是天，我的分儿不有点太酷？

“谁料到这造孽的网兜着了 you，
你，我的长兄，我的唯一的好友！
你爱箕，箕也爱你；箕是无罪的：
有罪是我，天罚那离奇的引诱！

“她的忠顺你知道，这六七年里，
她哪一事不为你牺牲，你不说
女人再没有箕的自苦；她为你
甘心自苦，为要洗净那一点错。

“这错又不是她的，你不能怪她；
话说完了，我放下了我的重负，
我唯一的祈求是保全你的家：
她是无罪的，我再说，我的朋友！”

新解
PDG

猛虎集

《猛虎集》，1931年8月新月书店初版。

蘇子如書
PDG



《猛虎集》序文

徐志摩

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伦。能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概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 Whistler 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

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得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 Hamilton！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坠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的一身美是向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难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艺术和理论的一个。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

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样愣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和玮德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的奄奄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销沉到几乎完全没有。今年在六个月内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和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

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献词^①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哪方或地的哪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沾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① 徐志摩罹难后，陈梦家将此诗改名《云游》，并收编其遗诗，以《云游》为集名出版。

我等候你

我等候你。
我望着户外的昏黄
如同望着将来，
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
你怎还不来？希望
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
我守候着你的步履，
你的笑语，你的脸，
你的柔软的发丝，
守候着你的一切；
希望在每一秒钟上
枯死——你在哪里？
我要你，要得我心里生痛，
我要你的火焰似的笑，
要你的灵活的腰身，
你的发上眼角的飞星；
我陷落在迷醉的氛围中，
像一座岛，
在鳞绿的海涛间，不自主的在浮沉……
喔，我迫切的想望

你的来临，想望
那一朵神奇的优昙
开上时间的顶尖！
你为什么不来，忍心的？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教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这也许是痴。竟许是痴。
我信我确然是痴；
但我不能转拨一支已然定向的舵，
万方的风息都不容许我犹豫——
我不能回头，运命驱策着我！
我也知道这多半是走向
毁灭的路；但
为了你，为了你
我什么也都甘愿；
这不仅我的热情，
我的仅有的理性亦如此说。
痴！想碾碎一个生命的纤微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到
她的心里如同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只地穴里的鼠，一条虫，
我还是甘愿！
痴到了真，是无条件的，
上帝他也无法调回一个
痴定了的心如同一个将军
有时调回已上死线的士兵。
枉然，一切都是枉然，
你的不来是不容否认的实在，
虽则我心里烧着泼旺的火，
饥渴着你的一切，
你的发，你的笑，你的手脚；
任何的痴想与祈祷
不能缩短一小寸
你我间的距离！
户外的昏黄已然
凝聚成夜的乌黑，
树枝上挂着冰雪，
鸟雀们典去了它们的啁啾，
沉默是这一致穿孝的宇宙。
钟上的针不断的比着

玄妙的手势，像是指点，
像是同情，像是嘲讽，
每一次到点的打动，我听来是
我自己的心的
活埋的丧钟。

蘇子卿
PDG

春的投生

昨天晚上，
再前一晚也是的，
在雷雨的猖狂中
春
投生入残冬的尸体。

不觉得脚下的松软，
耳鬓间的温驯吗？
树枝上浮着青，
潭里的水漾成无限的缠绵；
再有你我肢体上
胸膛间的异样的跳动；

桃花早已开上你的脸，
我在更敏锐的消受
你的媚，吞咽
你的连珠的笑；
你不觉得我的手臂
更迫切的要求你的腰身，
我的呼吸投射到你的身上

如同万千的飞萤投向光焰？
这些，还有别的许多说不尽的，
和着鸟雀们的热情的回荡，
都在手携手的赞美着
春的投生。

二月二十八日

徐志摩诗
PDC

拜 献

山，我不赞美你的壮健，
海，我不歌咏你的阔大，
风波，我不颂扬你威力的无边；
但那在雪地里挣扎的小草花，
路旁冥盲中无告的孤寡，
烧死在沙漠里想归去的雏燕，——
给他们，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
我拜献，拜献我胸胁间的热，
管里的血，灵性里的光明；
我的诗歌——在歌声嘹亮的一俄顷，
天外的云彩为你们织造快乐，
起一座虹桥，
指点着永恒的逍遥，
在嘹亮的歌声里消纳了无穷的苦厄！

蘇子卿
PDC

渺 小

我仰望群山的苍老，
他们不说一句话。
阳光描出我的渺小，
小草在我的脚下。

我一人停步在路隅，
倾听空谷的松籁；
青天里有白云盘踞——
转眼间忽又不在。

阔 的 海

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
我也不想放一只巨大的纸鸢
上天去捉弄四面八方的风；
我只要一分钟
我只要一点光
我只要一条缝，——
像一个小孩爬伏
在一间暗屋的窗前
望着西天边不死的一条
缝，一点
光，一分
钟。

蘇子卿
PDC

泰 山

山！

你的阔大的巉岩，
像是绝海的惊涛，
忽地飞来，

凌空

不动，

在沉默的承受
日月与云霞拥戴的光豪：
更有万千星斗

错落

在你的胸怀，

向诉说

隐奥，

蕴藏在

岩石的核心与崔嵬的天外！

新
年
好
PDG

猛 虎

(The Tiger by William Blake^①)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
在深夜的莽丛，
何等神明的巨眼或是手
能擘画你的骇人的雄厚？

在何等遥远的海底还是天顶
烧着你眼火的纯晶？
跨什么翅膀他胆敢飞腾？
凭什么手敢擒住那威棱？

是何等肩腕，是何等神通，
能雕镂你的藏府的系统？
等到你的心开始了活跳，
何等震惊的手，何等震惊的脚？

椎的是什么锤？使的是什么练？
在什么洪炉里熬炼你的脑液？

① 英文，意为：“《猛虎》布莱克作。”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

什么砧座？什么骇异的拿把，
胆敢它的凶恶的惊怕擒抓？

当群星放射它们的金芒，
满天上泛滥着它们的泪光，
见到他的工程，他露不露笑容？
造你的不就是那造小羊的神工？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
在深夜的莽丛，
何等神明的巨眼或是手
胆敢擘画你的惊人的雄厚？

五月一日

蘇子卿
PDG

“他眼里有你”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我向坚厚的地壳里掏，
捣毁了蛇龙们的老巢，
在无底的深潭里我叫——
上帝，我听不到你！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十一月二日 星家坡

蘇子如
PDC

在不知名的道旁（印度）

什么无名的苦痛，悲悼的新鲜，
什么压迫，什么冤屈，什么烧烫
你体肤的伤，妇人，使你蒙着脸
在这昏夜，在这不知名的道旁，
任凭过往人停步，讶异的看你，
你只是不作声，黑绵绵的坐地？

还有蹲在你身旁悚动的一堆，
一双小黑眼闪荡着异样的光，
像暗云天偶露的黑晷，她是谁？
疑惧在她脸上，可怜的小羔羊，
她怎知道人生的严重，夜的黑，
她怎能明白运命的无情，惨刻？

聚了，又散了，过往人们的讶异。
刹那的同情也许；但他们不能
为你停留，妇人，你与你的儿女；
伴着你的孤单，只昏夜的阴沉，
与黑暗里的萤光，飞来你身旁，
来照亮那小黑眼闪荡的星芒！

车 上

这一车上有各等的年岁，各色的人：
有出须的，有奶孩，有青年，有商，有兵；
也各有各的姿态：傍着的，躺着的，
张眼的，闭眼的，向窗外黑暗望着的。

车轮在铁轨上碾出重复的繁响，
天上没有星点，一路不见一些灯亮；
只有车灯的幽辉照出旅客们的脸，
他们老的少的，一致声诉旅程的疲倦。

这时候忽然从最幽暗的一角发出
歌声：像是山泉，像是晓鸟，蜜甜，清越，
又像是荒漠里点起了通天的明燎，
它那正直的金焰投射到遥远的山坳。

她是一个小孩，欢欣摇开了她的歌喉；
在这冥盲的旅程上，在这昏黄时候，
像是奔发的山泉，像是狂欢的晓鸟，
她唱，直唱得一车上满是音乐的幽妙。

旅客们一个又一个的表示着惊异，
渐渐每一个脸上来了有光辉的惊喜：
买卖的，军差的，老辈，少年，都是一样，
那吃奶的婴儿，也把他的眼开张。

她唱，直唱得旅途上到处点上光亮，
层云里翻出玲珑的月和斗大的星，
花朵，灯彩似的，在枝头竞赛着新样，
那细弱的草根也在摇曳轻快的青萤！

徐志摩诗
PDG

车 眺

一

我不能不赞美
这向晚的五月天；
怀抱着云和树
那些玲珑的水田。

二

白云穿掠着晴空，
像仙岛上的白燕！
晚霞正照着它们，
白羽镶上了金边。

三

背着轻快的晚凉，
牛，放了工，呆着做梦；
孩童们在一边蹲，
想上牛背，美，逞英雄！



四

在绵密的树荫下，
有流水，有白石的桥，
桥洞下早来了黑夜，
流水里有星在闪耀。

五

绿是豆畦，阴是桑树林，
幽郁是溪水傍的草丛，
静是这黄昏时的田景，
但你听，草虫们的飞动！

六

月亮在昏黄里上妆，
太阳心慌的向天边跑；
他怕见她，他怕她见，——
怕她见笑一脸的红糟！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新华书店
PDG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 中国海上

徐志摩诗
PDG

干 着 急

朋友，这干着急有什么用，
喝酒玩吧，这槐树下凉快；
看槐花直掉在你的杯中——
别嫌它：这也是一种的爱。

胡知了到天黑还在直叫
（她为我的心跳还不一样？）
那紫金山头有夕阳返照
（我心头，不是夕阳，是惆怅！）

这天黑得草木全变了形
（天黑可盖不了我的心焦；）
又是一天，天上点满了银
（又是一天，真是，这怎么好！）

秀山公园 八月二十七日

新
年
好
PDG

俘 虏 颂

我说朋友，你见了没有，那俘虏：
拚了命也不知为谁，
提着杀人的凶器，
带着杀人的恶计，
趁天没有亮，堵着嘴，
望长江的浓雾里悄悄的飞渡；

趁太阳还在崇明岛外打盹，
满江心只是一片阴，
破着褴褛的江水，
不提防冤死的鬼，
爬在时间背上讨命，
挨着这一船船替死来的接吻；

他们摸着了岸就比到了天堂：
顾不得险，顾不得潮，
一耸身就落了地
(梦里的青蛙惊起，)
踹烂了六朝的青草，
燕子矶的嶙峋都变成了康庄！

干什么来了，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元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在乌龙山下变粪？

看他们今几个做俘虏的光荣！
身上脸上全挂着彩，
眉眼糊成了玫瑰，
口鼻裂成了山水，
脑袋顶着朵大牡丹，
在夫子庙前，在秦淮河边寻梦！

九月四日

此诗原投《现代评论》，刊出后编辑先生来信，说他擅主割去了末了一段，因为有了那一段诗意即成了“反革命”，剪了那一段则是“绝妙的一首革命诗”，因而为报也为作者，他决意割去了那条不革命的尾巴！我原稿就只那一份，割去那一段我也记不起，重做也不愿意，要删又有朋友不让，所以就让它照这“残样”站着吧。

志摩

秋 虫

秋虫，你为什么来？人间
早不是旧时候的清闲；
这青草，这白露，也是呆；
再也没有用，这些诗材！
黄金才是人们的新宠，
她占了白天，又霸住梦！
爱情：像白天里的星星，
她早就回避，早没了影。
天黑它们也不得回来，
半空里永远有乌云盖。
还有廉耻也告了长假，
他躲在沙漠地里住家；
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
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
你别说这日子过得闷，
晦气脸的还在后面跟！
这一半也是灵魂的懒，
他爱躲在园子里种菜，
“不管，”他说：“听他往下丑——
变猪，变蛆，变蛤蟆，变狗……”

过天太阳羞得遮了脸，
月亮残阙了再不肯圆，
到那天人道真灭了种，
我再来打——打革命的钟！”

一九二七年秋

蘇子卿
PDG

西 窗

一

这西窗

这不知趣的西窗放进

四月天时下午三点钟的阳光

一条条直的斜的屨躺在我的床上；

放进一团捣乱的风片

搂住了难免处女羞的花窗帘，

呵她痒，腰弯里，脖子上，

羞得她直颺在半空里，刮破了脸；

放进下面走道上洗被单

衬衣大小毛巾的胰子味，

厨房里饭焦鱼腥蒜苗是腐乳的沁芳南，

还有弄堂里的人声比狗叫更显得松脆。

二

当然不知趣也不止是这西窗，

但这西窗是够顽皮的，
它何尝不知道这是人们打中觉的好时光！
拿一件衣服，不，拿这条绣外国花的毛毯，
堵死了它，给闷死了它：
耶稣死了我们也好睡觉！

直着身子，不好，弯着来，
学一只卖弄风骚的大龙虾，
在清浅的水滩上引诱水波的荡意！
对呀，叫迷离的梦意像浪丝似的
爬上你的胡须，你的衣袖，你的呼吸……

你对着你脚上又新破了一个大窟窿的袜子发愣或是
忙着送玲巧的手指到神秘的胳肢窝搔痒——可不
是搔痒的时候
你的思想不见会得长上那拿把不住的大翅膀：

谢谢天，这是烟士披里纯^① 来到的刹那间
因为有窟窿的破袜是绝对的理性，
胳肢窝里虱类的痒是不可怀疑的实在。

三

香炉里的烟，远山上的雾，人的贪嗔和心机：
经络里的风湿，话里的刺，笑脸上的毒，

① 英语 inspiration 的音译，意为“灵感”。

谁说这宇宙这人生不够富丽的？
你看那市场上的盘算，比那矗着大烟筒
走大洋海的船的肚子里的机轮更来得复杂，
血管里疙瘩着几两几钱，几钱几两，
脑子里也不知哪来这许多尖嘴的耗子爷？

还有那些比柱石更重实的大人们，他们也有他们的
盘算；
他们手指间夹着的雪茄虽则也冒着一卷卷成云彩的
烟，
但更曲折，更奥妙，更像长虫的翻戏，
是他们心里的算计，怎样到意大利喀辣辣矿山里去
搬运一个大石座来站他一个
足够与灵龟比赛的年岁，
何况还有波斯兵的长枪，匈奴的暗箭……

再有从上帝的创造里单独创造出来曾向农商部呈请
创造专利的文学先生们，这是个奇迹的奇迹，
正如狐狸精对着月光吞吐她的命珠，
他们也是在月光勾引潮汐时学得他们的职业秘密。
青年的血，尤其是滚沸过的心血，是可口的：——
他们借用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留着
喝。
他们将来铜像的地位一定望得见朱温张献忠的。

绣着大红花的俄罗斯毛毯方才拿来蒙住西窗的也不知怎的滑溜了下来，不容做梦人继续他的冒险，

但这些滑腻的梦意钻软了我的心
像春雨的细脚踹软了道上的春泥。
西窗还是不挡着的好，虽则弄堂里的人声
有时比狗叫更显得松脆。
这是谁说的：“拿手擦擦你的嘴，
这人间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转，
像老妇人在空地里捡可以当柴烧的材料？”



怨 得

怨得这相逢；
谁作的主？——风！

也就一半句话，
露水润了枯芽。

黑暗——放一箭光；
飞蛾：他受了伤。

偶然，真是的。
惆怅？喔何必！

伦敦旅次 九月

徐志摩诗
PDC

深 夜

深夜里，街角上，
梦一般的灯芒。

烟雾迷裹着树！
怪得人错走了路？

“你害苦了我——冤家！”
她哭，他——不答话。

晓风轻摇着树尖：
掉了，早秋的红艳。

伦敦恭次 九月



季 候

一

他俩初起的日子，
像春风吹着春花。
花对风说：“我要，”
风不回话：他给！

二

但春花早变了泥，
春风也不知去向。
她怨，说天时太冷；
“不久就冻冰，”他说。

徐志摩诗
PDG

杜 鹃

杜鹃，多情的鸟，他终宵唱：
在夏荫深处，仰望着流云
飞蛾似围绕月亮的明灯，
星光疏散如海滨的渔火，
甜美的夜在露湛里休憩，
他唱，他唱一声“割麦插禾”——
农夫们在天放晓时惊起。

多情的鹃鸟，他终宵声诉，
是怨，是慕，他心头满是爱，
满是苦，化成缠绵的新歌，
柔情在静夜的怀中颤动；
他唱，口滴着鲜血，斑斑的，
染红露盈盈的草尖，晨光
轻摇着园林的迷梦；他叫，
他叫，他叫一声“我爱哥哥！”

新
年
好
PDC

黄 鹂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秋 月

一样是月色，
今晚上的，因为我们都在抬头看——
看它，一轮腴满的妩媚，
从乌黑得如同暴徒一般的
云堆里升起——
看得格外的亮，分外的圆。
它展开在道路上，
它飘闪在水面上，
它沉浸在
水草盘结得如同忧愁般的
水底；
它睥睨在古城的雉堞上，
万千的城砖在它的清亮中
呼吸，
它抚摸着
错落在城厢外内的墓墟，
在宿鸟的断续的呼声里，
想见新旧的鬼，
也和我们似的相依偎的站着，
眼珠放着光，

咀嚼着彻骨的阴凉：
银色的缠绵的诗情
如同水面的星磷，
在露盈盈的空中飞舞。
听那四野的吟声——
永恒的卑微的谐和，
悲哀揉和着欢畅，
怨仇与恩爱，
晦冥交抱着火电，
在这夔绝的秋夜与秋野的
苍茫中，
“解化”的伟大
在一切纤微的深处
展开了
婴儿的微笑！

十月中

徐志摩诗
解化
PDG

山 中

庭院是一片静，
听市谣围抱；
织成一地松影——
看当头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
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

四月一日

两 个 月 亮

我望见有两个月亮：
一般的样，不同的相。

一个这时正在天上，
披敞着雀毛的衣裳；
她不吝惜她的恩情，
满地全是她的金银。
她不忘故宫的琉璃，
三海间有她的清丽。
她跳出云头，跳上树，
又躲进新绿的藤萝。
她那样玲珑，那样美，
水底的鱼儿也得醉！
但她有一点子不好，
她老爱向瘦小里耗；
有时满天只见星点，
没了那迷人的圆脸，
虽则到时候照样回来，
但这份相思有些难挨！
还有那个你看不见，

虽则不提有多么艳！
她也有她醉涡的笑，
还有转动时的灵妙；
说慷慨她也从不让人，
可惜你望不到我的园林！
可贵是她无边的法力，
常把我灵波向高里提：
我最爱那银涛的汹涌，
浪花里有音乐的银钟；
就那些马尾似的白沫，
也比得珠宝经过雕琢。
 一轮完美的明月，
 又况是永不残缺！
只要我闭上这一双眼，
她就婷婷的升上了天！

四月二日月圆深夜

蘇子卿
PDC

给——

我记不得维也纳，
除了你，阿丽思；
我想不起佛兰克府，
除了你，桃乐斯；
尼司，佛洛伦司，巴黎，
也都没有意味，
要不是你们的艳丽，——
玖思，麦蒂特，腊妹，
翩翩的，盈盈的，
孜孜的，婷婷的，
照亮着我记忆的幽黑，
像冬夜的明星，
像暑夜的游萤，——
怎教我不倾颓！
怎教我不迷醉！

新
年
好
景
PDG

一块晦色的路碑

脚步轻些，过路人！
休惊动那最可爱的灵魂，
如今安眠在这地下，
有绛色的野草花掩护她的余烬。

你且站定，在这无名的土阜边，
任晚风吹弄你的衣襟；
倘如这片刻的静定感动了你的悲悯，
让你的泪珠圆圆的滴下——
为这长眠着的美丽的灵魂！

过路人，假若你也曾
在这人间不平的道上颠顿，
让你此时的感愤凝成最锋利的悲悯，
在你的激震着的心叶上，
刺出一滴，两滴的鲜血——
为这遭冤屈的最纯洁的灵魂！

歌

C·罗赛蒂 原作

我死了的时候，亲爱的，
别为我唱悲伤的歌；
我坟上不必安插蔷薇，
也无须浓荫的柏树；
让盖着我的青青的草
零着雨，也沾着露珠；
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
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我再不见地面的青荫，
觉不到雨露的甜蜜；
再听不见夜莺的歌喉
在黑夜里倾吐悲啼；
在悠久的昏暮中迷惘，
阳光不升起，也不消翳；
我也许，也许我记得你，
我也许，我也许忘记。

新解
PDF

诔 词

安诺德 原作

散上玫瑰花，散上玫瑰花，
休搀杂一小枝的水松！
在寂静中她寂静的解化；
啊！但愿我亦永终。

她是个希有的欢欣，人间
曾经她喜笑的洗净，
但倦了是她的心，倦了，可怜
这回她安眠了，不再苏醒。

在火热与扰攘的迷阵中
旋转，旋转着她的一生；
但和平是她灵魂的想望，——
和平是她的了，如今。

局促在人间，她博大的神魂，
何曾享受呼吸的自由；
今夜，在这静夜，她独自的攀登
那死的插天的高楼。

新解
平
船
PDC

枉 然

你枉然用手锁着我的手，
女人，用口擒住我的口，
枉然用鲜血注入我的心，
火烫的泪珠见证你的真；

迟了！你再不能叫死的复活，
从灰土里唤起原来的神奇；
纵然上帝怜念你的过错，
他也不能拿爱再交给你！

生 活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五月二十九日

残 春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下头，全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殓？”

徐志摩诗
PDC

残 破

一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当窗有一团不圆的光亮，
风挟着灰土，在大街上
小巷里奔跑：
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
一种残破的残破的音调，
为要抒写我的残破的思潮。

二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生尖角的夜凉在窗缝里
妒忌屋内残余的暖气，
也不饶恕我的肢体：
但我要用我半干的墨水描成
一些残破的残破的花样，
因为残破，残破是我的思想。



三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左右是一些丑怪的鬼影：
焦枯的落魄的树木
在冰沉沉的河沿叫喊，
比着绝望的姿势，
正如我要在残破的意识里
重兴起一个残破的天地。

四

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闭上眼回望到过去的云烟：
啊，她还是一枝冷艳的白莲，
斜靠着晓风，万种的玲珑；
但我不是阳光，也不是露水，
我有的只是些残破的呼吸，
如同封锁在壁椽间的群鼠，
追逐着，追求着黑暗与虚无！

活 该

活该你早不来！
热情已变死灰。

提什么已往？——
骷髅的磷光！

将来？——各走各的道，
长庚管不着“黄昏晓”。

爱是痴，恨也是傻；
谁点得清恒河的沙？

不论你梦有多么圆，
周围是黑暗没有边。

比是消散了的诗意，
趁早掩埋你的旧忆。

这苦脸也不用装，
到头儿总是个忘！

新解
PDG

得！我就再亲你一口：
热热的！去，再不许停留。

徐志摩诗
PD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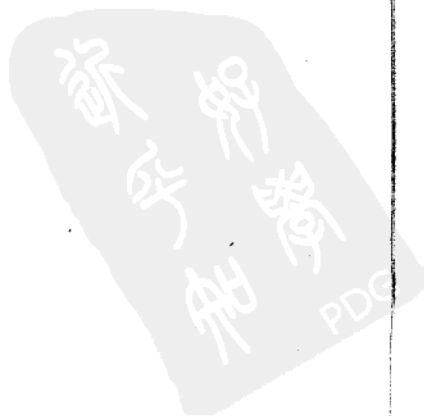
卑 微

卑微，卑微，卑微；
风在吹
无抵抗的残苇：

枯槁它的形容，
心已空，
音调如何吹弄？

它在向风祈祷：
“忍心好，
将我一拳推倒；

“也是一宗解化——
本无家，
任飘泊到天涯！”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哈代^①

哈代，厌世的，不爱活的，
这回再不用怨言，
一个黑影蒙住他的眼？
去了，他再不漏脸。

八十八年不是容易过，
老头活该他的受，
扛着一肩思想的重负，
早晚都不得放手。

为什么放着甜的不尝，
暖和的座儿不坐，
偏挑那阴凄的调儿唱，
辣味儿辣得口破，

他是天生那老骨头僵，
一对眼拖着看人，
他看着了谁谁就遭殃，

① 哈代，全名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作家。

你不用跟他讲情！

他就爱把世界剖着瞧，
是玫瑰也给拆坏；
他没有那画眉的纤巧，
他有夜鸱的古怪！

古怪，他争的就只一点——
一点“灵魂的自由”，
也不是成心跟谁翻脸，
认真就得认个透。

他可不是没有他的爱——
他爱真诚，爱慈悲：
人生就说是一场梦幻，
也不能没有安慰。

这日子你怪得他惆怅，
怪得他话里有刺，
他说乐观是“死尸脸上
抹着粉，搽着胭脂！”

这不是完全放弃希冀，
宇宙还得往下延，
但如果前途还有生机，
思想先不能随便。

为维护这思想的尊严，
诗人他不敢怠惰，
高擎着理想，睁大着眼，
扶剔人生的错误。

现在他去了再不说话。
（你听这四野的静），
你爱忘了他就忘了他
（天吊明哲的凋零）！

旧历元旦

徐志摩诗
PDC

哈代八十六岁生日自述

哈代 原作

好的，世界，你没有骗我，
你没有冤我，
你说怎么来是怎么来，
你的信用倒真是不坏。
打我是个孩子我常躺
在青草地上对着天望，
说实话我从不曾希冀
人生有多么艳丽。

打头儿你说，你常在说，
你说了又说，
你在那云天里，山林间，
散播你的神秘的语言：
“有多人爱我爱过了火，
有的态度始终是温和，
也有老没有把我瞧起，
到死还是那怪僻。”

“我可从不曾过分应承，

孩子；从不过分；
做人红黑是这么回事，”
你要我明白你的意思。
正亏你把话说在头里，
我不踌躇的信定了你，
要不然每年来的烦恼
我怎么支持得了？

徐志摩
集
PDF

对 月

哈代 原作

“现在你是倦了老了的，不错，月，
但在你年青的时候，
你倒是看着了些个什么花头？”
“啊！我的眼福真不小，有的事儿甜，
有的庄严，也有叫人悲愁，
黑夜，白天，看不完那些寒心事件，
在我年青青的时候。”

“你是那么孤高那么远，真是的，月，
但在你年少的时光，
你倒是转着些个怎么样的感想？”
“啊我的感想，哪样不叫我低着头
想，新鲜的变旧，少壮的亡，
民族的兴衰，人类的疯癫与荒谬，
哪样不动我的感想？”

“你是远离着我们这个世界，月，
但你在天空里转动，
有什么事儿打岔你自在的心胸？”
“啊，怎么没有，打岔的事儿当然有，

地面上异样的徵角商宫，
说是人道的音乐，在半空里飘浮，
打岔我自在的转动。”

“你倒是干脆发表一句总话，月，
你已然看透了这回事，
人生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意思？”
“啊，一句总话，把它比作一台戏，
尽做怎不叫人烦死，
上帝他早该喝一声‘幕闭’，
我早就看腻了这回事。”

蘇子知覺
PDG

一个星期

哈代 原作

星一那晚上我关上了我的门，
心想你满不是我心里的人，
此后见不见面都不关要紧。

到了星期二那晚上我又想到
你的思想；你的心肠，你的面貌，
到底不比得平常，有点儿妙。

星三那晚上我又想起了你，
想你我要合成一体总是不易，
就说机会又叫你我凑在一起。

星四中上我思想又换了样；
我还是喜欢你，我俩正不妨
亲近的住着，管它是短是长。

星五那天我感到一阵心震，
当我望着你住的那个乡村，
说来你还是我亲爱的，我自认，



到了星期六你充满了我的思想，
整个的你在我的心里发亮，
女性的美哪样不在你的身上？

像是只顺风的海鸥向着海飞，
到星期晚上我简直的发了迷，
还做什么人这辈子要没有你！

新
年
快
乐
PDG

死 尸

(Une Charogne)

by Charles Baudelaire “Les Fleurs du Mal”^①

我爱，记得那一天好天气
你我在路旁见着那东西；
横躺在乱石与蔓草里，
一具溃烂的尸体。

它直开着腿，荡妇似的放肆
泄漏着秽气，沾恶腥的粘味，
它那痛溃的胸腹也无有遮盖，
没忌惮的淫秽。

火热的阳光照着这腐溃，
化验似的蒸发，煎煮，销毁，
解化着原来组成整体的成分，
重向自然回归。

青天微粲的俯看着这变态，

① 意为：选自沙尔·波德莱尔《恶之花》。沙尔·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象征派诗人。

仿佛是眷注一茎向阳的朝卉；
那空气里却满是秽息，难堪，
多亏你不曾昏醉。

大群的蝇蚋在烂肉间喧哄，
酝酿着细蛆，黑水似的汹涌，
他们吞噬着生命的遗蜕，
啊，报仇似的凶猛。

那蛆群潮澜似的起落，
无饕的飞虫仓皇的争夺；
转像是无形中有生命的吹息，
巨量的微生滋育。

丑恶的尸体，从这繁生的世界，
仿佛有风与水似的异乐纵泻。
又像是在风车旋动的和音中，
谷衣急雨似的四射。

眼前的万象迟早不免消翳，
梦幻似的，只模糊的轮廓存遗，
有时在美术师的腕底不期的，
掩映着辽远的回忆。
在那磐石的后背躲着一只野狗，
它那火赤的眼睛向着你我守候，
它也撕下了一块烂肉，愤愤的，
等我们过后来享受。

就是我爱，也不免一般的腐朽，
这样恶腥的传染，谁能忍受
你，我愿望的明星！照我的光明！
这般的纯洁，温柔！

是呀，就你也难免，美丽的后，
等到那最后的祈祷为你诵咒，
这美妙的丰姿也不免到泥草里，
与陈死人共朽。

因此，我爱呀，吩咐那越起的虫蠕，
它来亲吻你的生命，吞噬你的体肤，
说我的心永远葆着你的妙影，
即使你的肉化群蛆！

十三年十三月





云游

《云游》，徐志摩罹难后由后人整理遗稿成集，
1932年7月新月书店初版。

鄧子如藏
PDG



《云 游》序

陆小曼

我真是说不出的悔恨为什么我以前老是懒得写东西。志摩不知逼我几次，要我同他写一点序，有两回他将笔墨都预备好，只叫随便涂几个字，可是我老是写不到几行，不是头晕即是心跳，只好对着他发愣，抬头望着他的嘴盼他吐出圣旨来我即可以立时的停笔。那时间他也只得笑着对我说：“好了，好了，太太我真拿你没有办法，去耽着吧！回头又要头痛了。”走过来掷去了我的笔，扶了我就此耽下了，再也不想接续下去。我只能默然然的无以相对，他也只得对我干笑，几次的张罗结果终成泡影。

又谁能料到今天在你去后我才真的认真的算动笔写东西，回忆与追悔便将我的思潮模糊得无从捉摸。说也惨，这头一次的序竟成了最后的一篇，哪得叫我不一阵心酸，难道说这也是上帝早已安排定了的么？

不要说是写序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落笔，压根儿我就不会写东西，虽然志摩常说我的看东西的决断比谁都强，可是轮到自己动笔就抓瞎了。这也怪平时太懒的原故。志摩的东西说也惭愧多半没有读过，这一件事有时使得他很生气的。也有时偶尔看一两篇，可从来也未曾夸过他半句，不管我心里是够多么的叹服，多么赞美我的摩。有时他若自读自赞的我还要骂他臭美呢。说也奇怪要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只要说一句“这篇不大

好”他就不肯发表。有时我问他你怪不怪我老是这样苛刻的批评你，他总说：“我非但不怪你还爱你能时常的鞭策，我不要容我有半点的‘臭美’，因为只有你肯说实话，别人老是一味恭维。”话虽如此，可是有时他也怪我为什么老是好像不希罕他写的东西似的。

其实我也同别人一样的崇拜他，不是等他过后我才夸他，说实话他写的东西是比一般人来得俏皮。他的诗有几首真是写得像活的一样，有的字用得别提多美呢！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气。它的体格真是高超，我真服他从什么地方想出来的。诗是没有话说不用我赞，自有公论。散文也是一样流利，有时想学也是学不来的。但是他缺少写小说的天才，每次他老是不满意，我看了也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这一点浅薄的学识便说不出所以然来。

洵美叫我写摩的《云游》的序，我还不知道他这《云游》是几时写的呢！云游！可不是，他真的云游去了，这一本怕是他最后的诗集了，家里零碎的当然还有，可是不知够一本不。这些日因为成天的记忆他，只得不离手的看他的信同书，愈好当然愈是伤感，可叹奇才遭天妒，从此我再也见不着他的可爱的诗句了。

当初他写东西的时候，常常喜欢我在书桌边上捣乱，他说有时在逗笑的时间往往有绝妙的诗意不知不觉的驾临的，他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的一夜》、《自剖》都是在我的又小又乱的书桌上出产的。书房书桌我也不知给他预备过多少次，当然比我的又清又洁，可是他始终不肯独自静静的去写的，人家写东西，我知道是大半喜欢在人静更深时动笔的，他可不然，最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尤其是离不了我，除我不在他的身旁。我

是一个极懒散的人，最不知道怎样收拾东西，我书桌上是乱的连手都几乎放不下的，当然他写完的东西我是轻易也不会想着给收拾好，所以他隔夜写的诗常常次晨就不见了，嘟着嘴只好怨我几声，现在想来真是难过，因为诗意偶然得来的是不轻易再来的，我不知毁了他多少首美的小诗，早知他要离开我这样的匆促，我赌咒也不那样的大意的。真可恨，为什么人们不能知道将来的一切。

我写了半天也不知胡诌了些什么，头早已晕了，手也发抖了，心也痛了，可是没有人来掷我的笔了。四周只是寂静，房中只闻滴搭的钟声，再没有志摩的“好了，好了，”的声音了。写到此地不由我阵阵的心酸，人生的变态真叫人难以捉摸，一霎眼，一皱眉，一切都可以大翻身。我再也想不到我生命道上还有这一幕悲惨的剧。人生太可怪了。

我现在居然还有同志摩写一篇序的机会，这是我早答应过他而始终没有实行的，将来我若出什么书是再也得不着他半个字了，虽然他也早已答应过我的。看起来还是他比我运气，我从此只成单独的了。

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没有人叫我停，我也只得自己停了。我眼前只是一阵阵的模糊，伤心的血泪充满着我的眼眶，再也分不清白纸与黑墨。志摩的幽魂不知到底有一些回忆能力不？我若搁笔还不见持我笔的手！！

二〇，一二，三〇。

新学社
PDG

云 游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哪方或地的哪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沾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新解
PDC

火车擒住轨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过池塘，群蛙在黑水里打鼓，
过噤口的村庄，不见一粒火；

过冰清的小站，上下没有客，
月台袒露着肚子，像是罪恶。

这时车的呻吟惊醒了天上
三两个星，躲在云缝里张望：

那是干什么的，他们在疑问，
大凉夜不歇着，直闹又是哼，

长虫似的一条，呼吸是火焰，
一死儿往暗里闯，不顾危险，

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
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坠。

累坠！那些奇异的善良的人，
放平了心安睡，把他们不论

俊的村的命全盘交给了它，
不论爬的是高山还是低洼，

不问深林里有怪鸟在诅咒，
天象的辉煌全对着毁灭走；

只图眼前过得，裂大嘴打呼，
明儿车一到，抢了皮包走路！

这态度也不错！愁没有个底；
你我在天空，那天也不休息，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运命？

说什么光明，智慧永恒的美，
彼此同是在一条线上受罪；

就差你我的寿数比他们强，
这玩艺反正是一片糊涂账。

你 去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
你上哪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的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
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
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
我进这条小巷，你看那棵树，
高抵着天，我走到那边转弯，
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
有深潭，有浅洼，半亮着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纷披的眼泪；
有石块，有钩刺胫踝的蔓草，

在期待过路人疏神时绊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远了，我就大步向前，
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
也不愁愁云深裹，但须风动，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原载 1931 年 10 月 5 日《诗刊》第 3 期）



在 病 中

我是在病中，这恹恹的倦卧，
看窗外云天，听木叶在风中……
是鸟语吗？院中有阳光暖和，
一地的衰草，墙上爬着藤萝，
有三五斑狸的，苍的，在颤动。
一半天也成泥……

城外，啊西山！
太辜负了，今年，翠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明月，有弯，也有环：
黄昏时谁在听白杨的哀怨？
谁在寒风里赏归鸟的群喧？
有谁上山去漫步，静悄悄的，
去落叶林中捡三两瓣菩提？
有谁去佛殿上披拂着尘封，
在夜色里辨认金碧的神容？

这病中心情：一瞬瞬的回忆，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过路，
透映在水纹间斑驳的云翳；
又如阴影闪过虚白的墙隅，

瞥见时似有，转眼又复消散；
又如缕缕炊烟，才袅袅，又断……
又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
飞远，更远，化入远山，化作烟！
又如在暑夜看飞星，一道光
碧银银的抹过，更不许端详。
又如兰蕊的清芬偶尔飘过，
谁能留住这没影踪的婀娜？
又如远寺的钟声，随风吹送，
在春宵，轻摇你半残的春梦！

二十年五月续成七年前残稿

（原载 1931 年 10 月 5 日《诗刊》第 3 期）



雁 儿 们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纤回，
有时候匆忙。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晚霞在她们身上，
晚霞在她们身上，
有时候银辉，
有时候金芒。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听她们的歌唱！
听她们的歌唱！
有时候伤悲，
有时候欢畅。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为什么翱翔？



为什么翱翔？
她们少不少旅伴？
她们有没有家乡？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子们往哪儿飞？

天地在昏黑里安睡，
昏黑迷住了山林，
昏黑催眠了海水；
这时候有谁在倾听
昏黑里泛起的伤悲。

（原载 1931 年 9 月 20 日《北斗》创刊号）



鲤 跳

那天你走近一道小溪，
我说“我抱你过去，”你说“不；”
“那我总得搀你，”你又说“不。”
“你先过去，”你说，“这水多丽！”

“我愿意做一尾鱼，一支草，
在风光里长，在风光里睡，
收拾起烦恼，再不用流泪：
现在看！我这锦鲤似的跳！”

一闪光艳，你已纵过了水；
脚点地时那轻，一身的笑，
像柳丝，腰哪在俏丽的摇；
水波里满是鲤鳞的霞绮！

七月九日

（原载 1931 年 1 月 10 日《新月》第 3 卷 10 期）

别拧我，疼

“别拧我，疼，”……
你说，微锁着眉心。

那“疼”，一个精圆的半吐，
在舌尖上溜——转。

一双眼也在说话，
睛光里漾起
心泉的秘密。

梦
洒开了
轻纱的网。

“你在哪里？”
“让我们死，”你说。

（原载 1931 年 10 月 5 日《诗刊》第 3 期）

领 罪

这也许是个最好的时刻。
不是静。听对面园里的鸟，
从杜鹃到麻雀，已在叫晓。
我也再不能抵抗我的困，
它压着我像霜压着树根；
断片的梦已在我的眼前
飘拂，像在晓风中的树尖。
也不是有什么非常的事，
逼着我决定一个否与是。
但我非得留着我的清醒，
用手推着黑甜乡的诱引：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自己到自己跟前来领罪。
领罪，我说不是罪是什么？
这日子过得有什么话说！

（原载 1932 年 7 月 30 日《诗刊》第 4 期）

难 忘

这日子——从天亮到昏黄，
虽则有时花般的阳光，
从郊外的麦田，
半空中的飞燕，
照亮到我劳倦的眼前，
给我刹那间的舒爽，
我还是不能忘——
不忘旧时的积累，
也不分是恼是愁是悔，
在心头，在思潮的起伏间，
像是迷雾，像是诅咒的凶险：
它们包围，它们缠绕，
它们狞露着牙，它们咬，
它们烈火般的煎熬，
它们伸拓着巨灵的掌，
把所有的忻快拦挡……

（原载 1932 年 2 月 30 日《诗刊》第 4 期）

一九三〇年春

霹雳的一声笑，
从云空直透到地，
刮它的脸扎它的心，
说：“醒吧，老睡着干么？”

.....

.....

三日，沪宁车上。

蘇子
解
船
PDG

爱的灵感

奉适之

下面这些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正如这十年来大多数的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吧，
这阵子可不轻，我当是
已经完了，已经整个的
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
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
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
（她脸上浮着莲花似的笑）
拥着到远极了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罕再回来，
人说解脱，那许就是吧！
我就像是一朵云，一朵
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
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轻灵的一球，
往远处飞，往更远的飞；
什么累赘，一切的烦愁，
恩情，痛苦，怨，全都远了，

新解
PDF

就是你——请你给我口水，
是橙子吧，上口甜着哪——
就是你，你是我的谁呀！
就你也不知哪里去了：
就有也不过是晓光里
一发的青山，一缕游丝，
一翳微妙的晕；说至多
也不过如此，你再要多
我那朵云也不能承载，
你，你得原谅，我的冤家！……
不碍，我不累，你让我说，
我只要你睁着眼，就这样，
叫哀怜与同情，不说爱，
在你的泪水里开着花，
我陶醉着它们的幽香，
在你我这最后，怕是吧，
一次的会面，许我放娇，
容许我完全占定了你，
就这一晌，让你的热情，
像阳光照着一流幽涧，
透澈我的凄冷的意识，
你手把住我的，正这样，
你看你的壮健，我的衰，
容许我感受你的温暖，
感受你在我血液里流，
鼓动我将次停歇的心，
留下一个不死的印痕：

这是我唯一，唯一的祈求……
好，我再喝一口，美极了，
多谢你。现在你听我说。
但我说什么呢，到今天，
一切事都已到了尽头，
我只等待死，等待黑暗，
我还能见到你，偎着你，
真像情人似的说着话，
因为我够不上说那个，
你的温柔春风似的围绕，
这于我是意外的幸福，
我只有感谢，（她合上眼。）
什么话都是多余，因为
话只能说明能说明的，
更深的意义，更大的真，
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里，
在枯干的泪伤的眼里
认取。

我是个平常的人，
我不能盼望在人海里
值得你一转眼的注意。
你是天风：每一个浪花
一定得感到你的力量，
从它的心里激出变化，
每一根小草也一定得
在你的踪迹下低头，在
绿的颤动中表示惊异；

但谁能止限风的前程，
他横掠过海，作一声吼，
狮虎似的扫荡着田野，
当前是冥茫的无穷，他
如何能想起曾经呼吸
到浪的一花，草的一瓣？
遥远是你我间的距离；
远，太远！假如一只夜蝶
有一天得能飞出天外，
在星的烈焰里去变灰
（我常自己想）那我也许
有希望接近你的时间。
唉，痴心，女子是有痴心的，
你不能不信吧？有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真奇怪，
心窝里的牢结是谁给
打上的？为什么打不开？
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
你闪亮得如同一颗星，
我只是人丛中的一点，
一撮沙土，但一望到你，
我就感到异样的震动，
猛袭到我生命的全部，
真像是风中的一朵花，
我内心摇晃得像昏晕，
脸上感到一阵的火烧，
我觉得幸福，一道神异的

光亮在我的眼前扫过，
我又觉得悲哀，我想哭，
纷乱占据了 my 灵府。
但我当时一点不明白，
不知这就是陷入了爱！
“陷入了爱，”真是的！前缘，
孽债，不知到底是什么？
但从此我再没有平安，
是中了毒，是受了催眠，
教运命的铁链给锁住，
我再不能踌躇：我爱你！
从此起，我的一瓣瓣的
思想都染着你，在醒时，
在梦里，想躲也躲不去，
我抬头望，蓝天里有你，
我开口唱，悠扬里有你，
我要遗忘，我向远处跑，
另走一道，又碰到了你！
枉然是理智的殷勤，因为
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痴。
但我爱你，我不是自私。
爱你，但永不能接近你。
爱你，但从不要享受你。
即使你来到我的身边，
我许向你望，但你不能
丝毫觉察到我的秘密。
我不妒忌，不艳羨，因为

我知道你永远是我的，
它不能脱离我正如我
不能躲避你，别人的爱
我不知道，也无须知晓，
我的是我自己的造作，
正如那林叶在无形中
收取早晚的霞光，我也
在无形中收取了你的。
我可以，我是准备，到死
不露一句，因为我不必。
死，我是早已望见了的。
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
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
美丽的永恒的世界；死，
我甘愿的投向，因为它
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
从此我轻视我的躯体，
更不计较今世的浮荣，
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
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
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
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
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
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
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
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
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

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
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
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
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棱扫荡
田野的迷雾，爱的来临
也不容平凡，卑琐以及
一切的庸俗侵占心灵，
它那原来清爽的平阳。
我不说死吗？再不畏惧，
再没有疑虑，再不吝惜
这躯体如同一个财虏；
我勇猛的用我的时光。
用我的时光，我说？天哪，
这多少年是亏我过的！
没有朋友，离背了家乡，
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
在老农中间学做老农，
穿着大布，脚登着草鞋，
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
在天不曾放亮时起身，
手搅着泥，头戴着炎阳，
我做工，满身浸透了汗，
一颗热心抵挡着劳倦；
但渐次的我感到趣味，

新解
PDF

收拾一把草如同珍宝，
在泥水里照见我的脸，
涂着泥，在坦白的云影
前不露一些羞愧！自然
是我的享受；我爱秋林，
我爱晚风的吹动，我爱
枯苇在晚凉中的颤动，
半残的红叶飘摇到地，
鸦影侵入斜日的光圈；
更可爱是远寺的钟声
交挽村舍的炊烟共做
静穆的黄昏！我做完工，
我慢步的归去，冥茫中
有飞虫在交哄，在天上
有星，我心中亦有光明！
到晚上我点上一支蜡，
在红焰的摇曳中照出
板壁上唯一的画像，
独立在旷野里的耶稣，
（因为我没有你的除了
悬在我心里的那一幅），
到夜深静定时我下跪，
望着画像做我的祈祷，
有时我也唱，低声的唱，
发放我的热烈的情愫
缕缕青烟似的上通到天。
但有谁听到，有谁哀怜？

你踞坐在荣名的顶巅，
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
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
我流着泪，独跪在床前！
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
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
寒雁排成了字，又分散，
鲜艳长上我手栽的树，
又叫一阵风给刮做灰。
我认识了季候，星月与
黑夜的神秘，太阳的威，
我认识了地土，它能把
一颗子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认识一切的生存，
爬虫，飞鸟，河边的小草，
再有乡人们的生趣，我
也认识，他们的单纯与
真，我都认识。

跟着认识
是愉快，是爱，再不畏虑
孤寂的侵袭。那三年间
虽则我的肌肤变成粗，
焦黑熏上脸，剥坼刻上
手脚，我心头只有感谢：
因为照亮我的途径有
爱，那盏神灵的灯，再有
穷苦给我精力，推着我

向前，使我怡然的承当
更大的穷苦，更多的险。
你奇怪吧，我有那能耐？
不可思量是爱的灵感！
我听说古时间有一个
孝女，她为救她的父亲
胆敢上犯君王的天威，
那是纯爱的驱使我信。
我又听说法国中古时
有一个乡女子叫贞德，
她有一天忽然脱去了
她的村服，丢了她的羊，
穿了戎装拿着刀，带领
十万兵，高叫一声“杀贼”。
就冲破了敌人的重围，
救全了国，那也一定是
爱！因为只有爱能给人
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胆，
只有爱能使人睁开眼，
认识真，认识价值，只有
爱能使人全神的奋发，
向前闯，为了一个目标，
忘了火是能烧，水能淹。
正如没有光热这地上
就没有生命，要不是爱，
那精神的光热的根源，
一切光明的惊人的事

也就不能有。

啊，我懂得！

我说“我懂得”我不惭愧：

因为天知道我这几年，
独自一个柔弱的女子，
投身到灾荒的地域去，
走千百里巉岬的路程，
自身挨着饿冻的惨酷
以及一切不可名状的
苦处说来够写几部书，
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我把每一个老年灾民
不问他是老人是老妇，
当作生身父母一样看，
每一个儿女当作自身
骨血，即使不能给他们
救度，至少也要吹几口
同情的热气到他们的
脸上，叫他们从我的手
感到一个完全在爱的
纯净中生活着的同类？
为了什么我甘愿哺啜
在平时乞丐都不屑的
饮食，吞咽腐朽与肮脏
如同可口的膏粱；甘愿
在尸体的恶臭能醉倒
人的村落里工作如同

新学网
PDF

发见了什么珍异？为了
什么？就为“我懂得，”朋友，
你信不？我不说，也不能
说，因为我心里有一个
不可能的爱所以发放
满怀的热到另一方向，
也许我即使不知爱也
能同样做，谁知道，但我
总得感谢你，因为从你
我获得生命的意识和
在我内心光亮的点上，
又从意识的沉潜引渡
到一种灵界的莹澈，又
从此产生智慧的微芒
致无穷尽的精神的勇。
啊，假如你能想象我在
灾地时一个夜的看守！
一样的天，一样的星空，
我独自在旷野里或在
桥梁边或在剩有几簇
残花的藤蔓的村篱边
仰望，那时天际每一个
光亮都为我生着意义，
我饮咽它们的美如同
音乐，奇妙的韵味通流
到内脏与百骸，坦然的
我承受这天赐不觉得

虚怯与羞惭，因我知道
不为己的劳作虽不免
疲乏体肤，但它能拂拭
我们的灵窍如同琉璃，
利便天光无碍的通行。

我话说远了不是？但我
已然诉说到我最后的
回目，你纵使疲倦也得
听到底，因为别的机会
再不会来。你看我的脸
烧红得如同石榴的花；
这是生命最后的光焰，
多谢你不时的把甜水
浸润我的咽喉，要不然
我一定早叫喘息室死。
你的“懂得”是我的快乐。
我的时刻是可数的了，
我不能不赶快！

我方才
说过我怎样学农，怎样
到灾荒的魔窟中去伸
一只柔弱的奋斗的手，
我也说过我灵的安乐
对满天星斗不生内疚。
但我终究是人是软弱，
不久我的身体得了病，

风雨的毒浸入了纤微，
酿成了猖狂的热。我哥
将我从昏育中带回家，
我奇怪那一次还不死，
也许因为还有一种罪
我必得在人间受。他们
叫我嫁人，我不能推托。
我或许要反抗假如我
对你的爱是次一等的，
但因我的既不是时空
所能衡量，我即不计较
分秒间的短长，我做了
新娘，我还做了娘，虽则
天不许我的骨血存留。
这几年来我是个木偶，
一堆任凭摆布的泥土；
虽则有时也想到你，但
这想到是正如我想到
西天的明霞或一朵花，
不更少也不更多。同时
病，一再的回复，销蚀了
我的躯壳，我早准备死，
怀抱一个美丽的秘密，
将永恒的光明交付给
无涯的幽冥。我如果有
一个母亲我也许不忍
不让她知道，但她早已

死去，我更没有沾恋；我
每次想到这一点便忍
不住微笑漾上了口角。
我想我死去再将我的
秘密化成仁慈的风雨，
化成指点希望的长虹，
化成石上的苔藓，葱翠
淹没它们的冥顽；化成
黑暗中翅膀的舞，化成
农时的鸟歌；化成水面
锦绣的文章；化成波涛，
永远宣扬宇宙的灵通；
化成月的惨绿在每个
睡孩的梦上添深颜色；
化成系星间的妙乐……
最后的转变是未料的；
天我不遂理想的心愿，
又叫在热谰中漏泄了
我的怀内的珠光！但我
再也不梦想你竟能来，
血肉的你与血肉的我
竟能在我临去的俄顷
陶然的相偎倚，我说，你
听，你听，我说。真是奇怪，
这人生的聚散！

现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
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暂时的；快乐是长的，
爱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六时完成

（原载 1931 年 1 月 20 日《诗刊》第 1 期）

蘇子卿
PDG

罗米欧与朱丽叶

(第二幕第二景)

莎士比亚 原作

罗 ……

啊，轻些！什么光在那边窗前透亮？
那是东方，朱丽叶是东方的太阳。
升起来呀，美丽的太阳，快来盖倒
那有忌心的月，她因为你，她的侍女，
远比她美，已然忧愁得满面苍白：
再别做她的侍女，既然她的心眼不大；
她的处女的衣裳都是绿阴阴的病态，
除了唱丑角的再没有人穿；快脱了去。
那是我的小姐，啊，那是我的恋爱！
啊，但愿她自己承认她已是我的！
她开口了，可又没有话：那是怎么的；
她的眼在做文章；让我来答复她。
可不要太莽撞了，她不是向我说话：
全天上最明艳的一双星，为了有事
请求她的媚眼去升登她们的星座，
替代她们在太空照耀，直到她们回来。
果然她们两下里交换了地位便怎样？
那双星光就敌不住她的颊上的明霞，

如同灯光在白天里羞缩；同时她的眼
在天上就会在虚空中放出异样清光，
亮得鸟雀们开始歌唱，只当不是黑夜。
看，她怎样把她的香腮托在她的手上！
啊我只想做她那只手上的一只手套，
那我就得满搵她的香腮！

朱
罗

啊呀！

她说话了；

啊，再说呀，光艳的安琪，因为你是灵光
一脉，正好临照在我头上，这夜望着你
正如人间的凡夫翻白着讶异的肉眼，
在惊喜中瞻仰天上翅羽生动的使者，
看他偃倦飞的行云，在海空里振翮。

朱 啊罗米欧，罗米欧！为什么你是罗米欧？

你怎不否认你的生父，放弃你的姓名？
再不然，你如果不愿，只要你起誓爱我，
真心的爱我，那我立时就不是高家人。

罗 我还是往下听，还是就在这时候接口？

朱 说来我的仇敌还不就只是你那门第；

你还是你自己，就说不是一个孟泰谷。
什么是孟泰谷？那既不是手，也不是脚，
不是臂膀，不是脸，不是一个人身上的
任何一部分。啊，你何妨另姓了一个姓！
一个名字有什么道理？我们叫作玫瑰
那东西如果别样称呼那香还是一样；
罗米欧即使不叫罗米欧也能一样的，
保留他那可爱的完美，那是天给他的

不是他的门第。罗米欧，不要你的姓吧，
只要你舍得放弃那满不关你事的姓，
你就有整个的我。

罗 那我准照你话办：
只要你叫我一声爱；我就再世投生；
从此起我再不是罗米欧的了。

朱 你是个什么人胆敢藏躲在黑夜里，
这样胡乱的对我说话？

罗 我有我的名姓；
但我不知道怎样来告诉你说我是谁：
我的名姓，亲爱的天人，我自己都厌恶，
因为它不幸是你的仇敌，如果我已经
把它写了下来，我要一把扯碎那个字。

朱 我的耳朵还不曾听到那嗓子发出的
满一百个字，但我已能辨认那个声音：
你不是罗米欧，不是孟泰谷家的人吗？

罗 都不是，美丽的天人，如果你都不喜欢。

朱 你怎样到这里来的，告诉我，为什么来？
果园的墙围是那样高，不是容易爬过，
况且这地方是死，说到你是个什么人，
如果我的本家不论谁在这里碰见你。

罗 凭着爱的轻翅我安然飞度这些高墙；
因为顽石的拦阻不能限止爱的飞翔，
爱有胆量来尝试爱所能做到的一切；
说什么你的本家，他们不是我的阻碍。

朱 他们果真见到你，他们一定要将你害死，
罗 啊哈！说到危险，现成在你的眼里的就

凶过他们的二十把刀剑：只要你对我有情，他们的仇孽就害不到我的分毫。

朱 我可是再也不愿他们在这里见到你，
罗 我穿着黑夜的袍服，他们再不能见我；
况且只要你爱我，他们找到我又何妨：
我的命，有了你的爱，送给他们的仇恨
还不强如死期的延展，空想着你的爱。

朱 是谁指点了你来找到我这里的住处？
罗 爱指点我的，他打起始就鼓动我根究：
他给我高明的主意，我借给他一双眼，
我没有航海的能耐，可是如果你远得
如同那最远的海所冲洗的阔大边岸，
我为了这样的宝物也得忘命去冒险。

朱 你知道夜的幕纱是笼罩在我的脸上，
要不然，知道你听到我今夜说过的话，
一个处女的羞红就得涂上我的脸庞。
我何尝不想顾着体面，何尝不想否认。
我说过的话：但是够了够了你的恭维！
你爱不爱我？我知道你一定急口说“爱”，
我也愿意信你的话：但如果你一起誓，
你也许结果会变心，听到情人的说谎，
他们说，觉巫大声笑。啊温柔的罗米欧，
你爱我如果是真心，请你忠诚的说出口：
再说如果你想我是被征服得太轻易，
我就来皱起眉头，给你背扭，说我不干，
这样你再来求情；但除此，我再不刁难。
说实话，秀美的孟泰谷，我心头满是爱，



因此你也许以为我的举止未免轻狂：
但是信任我，先生，信任我这一份真心
正比一般装腔作样的更要来得晶莹。
论理我不该这样直白，这不是我始愿，
但我自己不曾知觉，你已然全盘听得
我的真诚的爱恋的热情：所以宽恕我，
请你不要把我这降服认作轻飘的爱，
要不是黑夜这份心事怎能轻易透漏？

罗 小姐，请指那边圣净的月色我来起誓
那月把纯银涂上了全园果树的顶尖——
朱 啊！不要指着月儿起誓，那不恒定的月，
她每晚上按着她的天轨亮她的满阙，
正怕你的爱到将来也是一样的易变。

罗 那叫我凭什么起誓？

朱 简直的不用起誓；
不然，如果非得要，就凭你温雅的自身，
那是我的偶像崇拜的一尊唯一天神，
我准定相信你。

罗 如果我的心里有爱恋——
朱 得，不要起誓了：虽则我见到你我欢喜，
今晚上我可不欢喜什么契约的缔合，
那是太卤莽了，太不慎重了，也太快了；
太像那天边的闪电了，一掣亮，就完事，
等不及你说“天在闪电”。甜蜜的，夜安吧！
这个爱的蓓蕾，受了夏的催熟的呼吸，
许会在我们再见时开成艳异的花朵。
夜安，夜安！我祝望一般甜蜜的安息与

舒适降临到你的心胸如同我有我的！

罗 啊，难道你就这样丢下我不给我满足？

朱 哪一类的满足你想在今晚上向我要？

罗 你的相爱的忠贞的誓言来交换我的。

朱 我早已给了你那时你还不曾问我要：

可是我也愿意我就重来给过一次。

罗 你要收回那先给的吗？为什么了，亲爱？

朱 无非为表示我的爽直，我再给你一次。

可是我想要的也无非是我自己有的。

我的恩情是如同大海一样无有边沿，

我的爱也有海样深；更多的我施给你，

更多的我自有，因为两样都是无限的。

（奶妈在幕后叫唤）

我听得里面有人叫我；亲爱的再会吧！

来了，好奶妈！甜蜜的孟泰谷，你得真心！

你再等我一会儿，我就回来，还有话说。

罗 啊！神圣的神圣的夜！我怕，怕因为是夜，

这一切，这一切难说竟是一场的梦幻，

这是甜蜜得叫人心痒，如何能是真实？

（朱丽叶重上）

朱 再说三句话，亲爱的罗米欧，你非得走，

如果你的情爱的倾向是完全光明的，

如果你志愿是婚姻，你明天给我回话，

我会派人到你那里去，你有话交给他，

说清白了在哪儿什么时候举行大礼，

我就把我一切的命运放在你的跟前，

从此跟从你，我的主，任凭是上天下地。

奶 (内) 姑娘!

朱 我就来了, 一忽儿。——但是如果你本无意,
那我求你——

奶 姑娘!

朱 稍为等一等我就来了, ——
立即收起你的心肠, 让我独自去悲伤:
明天我就派人。

罗 让我的灵魂借此惊醒——

朱 一千次的夜安!

一千次的夜不安, 没了
你的光亮。爱向着爱如同学童们离别
他们的书本, 但相离, 便如同抱着重书
上学。

朱 吁! 罗米欧, 吁! 一个养鹰人在呼啸,
为要从天上招回这“流苏温驯”的苍鹰!
束缚的嗓子是嘶哑的, 它不能说响;
否则我就会打开“爱姑”藏匿着的岩穴,
使她震动大空的妙舌也帮着我叫唤,
叫我的罗米欧, 直到她的嗓子哑过我的。

罗 是我自己的灵魂在叫响着我的名字:
夜晚情侣们的喉舌够多么银样鲜甜,
错落在倾听的耳鼓上如同最柔媚的
音乐!

朱 罗米欧!

罗 我的爱?

朱 明早上什么钟点
你让我派人上你那里去?

罗 正九点钟。
朱 我准不耽误：从现在到明早中间相差
足有二十个春秋。我忘了为什么叫你
回来。

罗 让我站在这里等你记起什么事。
朱 我记不起不更好，你就得站着等我想。
你知道有你在跟前我是怎样的心喜。

罗 我也甘愿这样耽下去，任凭你想不起，
忘了你别的家除了我俩共同的月夜。

朱 真的都快天亮了；我知道你早该回去：
可是我放你如同放一头供把玩的鸟；
纵容它跳，三步两步的，不离人的掌心，
正像一个可怜的囚犯带着一身镣铐，
只要轻轻的抽动一根丝你他就回来，
因为爱，所以便妒忌他的高飞的自由。

罗 我愿意我是你的鸟。

朱 蜜甜的，我也愿意：
但正怕我爱过了分我可以把你爱死。
夜安，夜安！分别是这样甜蜜的忧愁，（下）

罗 让睡眠祝福你的明眸，平安你的心地！
愿我是你的睡眠和平安，接近你的芳躯！
现在我得赶向我那鬼样神父的僧房，
去求他的帮助，告诉他这意外的佳遇。（下）

（原载 1931 年 4 月 10 日《新月》第 4 卷 2 期
和 1932 年 7 月 30 日《诗刊》第 4 期）

奥文满垒狄斯^①的诗

Owen Meredith 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诗人，他的位置在文学史里并不重要，但他有几首诗却有特别的姿趣。我下面翻的一首《The Portrait》是在英国诗里最表现巴黎堕落色彩——“Blase”的作品，不仅是悲观，简直是极不堪的厌世声，最近代放纵的人道——巴黎社会当然是代表——一幅最恶毒的写照。满垒狄斯的真名是 Bulwer Lytton，他是大小说家 Lord Lytton 的儿子。

小 影 (The Portrait)

半夜过了，凄情的屋内
无有声息，只有他祈祷的音节；
我独坐在衰熄的炉火之边，
冥念楼上我爱的妇人已死。

整夜的哭泣！暴雨虽已敛息，
檐前却还不住的沥淅；
月在云间窥伺，仿佛也悲切，

① 即英国外交官、诗人 Edward Robert Bulwer Lytton (1831—1891)，Owen Meredith 是他写诗时的笔名，通译为欧文·梅瑞狄斯。

满面苍白的神情，泪痕历历。

更无人相伴，解我岑寂，
只有男子一人，我好友之一，
他亦因伤感而倦极，
已上楼去眠无音息。

悄悄的村前，悄悄的村后，
更有谁同情今夜的惨剧，
只有那貌似拉飞尔的少年牧师，
她去世时相伴同在一室。

那年青的牧师，秉心慈和，
他见我悲愁，他也伤苦；
我见他在她临死的祈祷，
他亦阵阵变色，唇颤无度。

我独坐在凄寞的壁炉之前，
缅想已往的欢乐，已往的时日；
我说“我心爱的人已经长眠，
我的生活自此惨无颜色。”

她胸前有一盛我肖像的牙盒，
她生时常挂在芳心之前——
她媚眼不厌千万遍的瞻恋，
此中涵有无限的温情缱绻。

这是我宝物的宝物，我说，
她不久即长埋在墓庭之侧；
若不及早去把那小盒取出，
岂非留在她胸前，永远埋没。

我从死焰里点起一盏油灯，
爬上楼梯，级级在怖惧颤震，
我悄步地掩入了死者之房，
我爱人遍体白衣，僵卧在床。

月光临照在她衣衾之上，
惨白的尸身，无声静偃，
她足旁燃有小白烛七支，
她头边也有七烛燃点。

我展臂向前，深深的呼吸，
转身将床前的帐幔揭开；
我不敢直视死者之面，
我探手摸索她心窝所在。

我手下落在她胸前，啊！
莫非她芳魂的生命，一度回还？
我敢誓言，我手觉着温暖，
而且悚悚的在动弹。

那是只男子的手，从床的那边，
缓缓的也在死者胸前移转；



吓得我冷汗在眉额间直沉，
我嚷一声“谁在行窃尸身？”

面对我，烛光分明的照出，
我的好友，伴我度夜的好友，
站立在尸身之畔，形容惨变；——
彼此不期的互视，相与惊骇。

“你干什么来，我的朋友？”
他先望望我，再望望尸身。
他说“这里有一个肖像，”
“不错有的，”我说，“那是我的。”

“不错你的，”我的好友说，
“那肖像原是你的，一月以前，
但已仙去的安琪儿，早已取出，
我知道她把我的小影放入。”

“这妇人爱我是真的，”我说，
“爱你，”他说，“一月以前，也许。”
“哪有的事，”我说，“你分明谎说，”
他答，“好，我们来看个明白。”

得了，我说，让死的来判断，
这照相是谁的就是谁的，
如其恋爱的心意改变，
你我谁也不能怨谁。



那相盒果然还在死者的胸前，
我们在烛光下把盒子打开，
盒内宝石的镶嵌，依然无改，
但只肖像却变成非我非他的谁。

“这钉赶出那钉，真是的！
这不是你也不是我，”我嚷道——
“却是那貌似拉飞尔的少年牧师，
他独自伴着她离生入死。”

十二年六月十日

(原载 1923 年 7 月 10 日《小说月报》第 14 卷 7 期)

蘇子知聲
PDC

集外拾遺

蘇軾詩集
PDG



草上的露珠儿

草上的露珠儿

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
新归来的燕儿
在旧巢里呢喃个不休；

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嗤嗤！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璠瑜，

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

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

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

诗人哟！可不是春在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这一声霹雳

震破了漫天的云雾，

显焕的旭日

又升临在黄金的宝座；

柔软的南风

吹皱了大海慷慨的面容，
洁白的海鸥
上穿云下没波自在优游；

诗人哟！可不是趁航时候，
还不准备你
歌吟的渔舟！

看哟！那白浪里
金翅的海鲤，
白嫩的长鲛，
虾须和螯脐！

快哟！一头撒网一头放钩，
收！ 收！

你父母妻儿亲戚朋友
享定了希世的珍馐。

诗人哟！可不是趁航时候，
还不准备你
歌吟的渔舟！

诗人哟！

你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哟！
你是思想艺术的集成者哟！
你是人天之际的创造者哟！

你资材是河海风云，
鸟兽花草神鬼蝇蚊，

新学
PDG

一言以蔽之：天文地文人文；

你的洪炉是“印曼桀乃欣”，^①
永生的火焰“烟士披里纯”，^②
炼制着诗化美化灿烂的鸿钧；

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鹅，
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
散布着希世的音乐锦绣；

你是精神困穷的慈善翁，
你展览真善美的万丈虹，
你居住在真生命的最高峰！

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8 月 31 日
再版《徐志摩全集》第 1 辑。据手迹，
写作日期疑为 1921 年 11 月 23 日。

① 英文 imagination 的音译，意为想象。

② 英文 inspiration 的音译，意为灵感。

夏日田间即景（近沙士顿）^①

柳条青青，
南风熏熏，
幻成奇峰瑶岛，
一天的黄云白云，
那边麦浪中间，
有农妇笑语殷殷。

笑语殷殷——
问后园豌豆肥否，
问杨梅可有鸟来偷；
好几天不下雨了，
玫瑰花还未曾红透；
梅夫人今天进城去，
且看她有新闻无有。

笑语殷殷——

① 沙士顿在英国剑桥附近，徐志摩留学剑桥大学时曾住此。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31日再版《徐志摩全集》第1辑手迹，标题无“（近沙士顿）”字样。

“我们家的如今好了，
已经照常上工去，
不再整天的无聊，
不再逞酒使气，
回家来有说有笑，
疼他儿女——爱他的妻；
呀！真巧！你看那边，
蓬着头，走来的，笑嘻嘻，
可不是他（哈哈！），满身是泥！”

南风熏熏，
草木青青，
满地和暖的阳光，
满天的白云黄云，
那边麦浪中间，
有农夫农妇，笑语殷殷。

April 30' 22

（原载 1923 年 3 月 14 日《时事新报·学灯》第 5 卷 3 册 11 号）



听槐格讷 (Wagner)^① 乐剧

是神权还是魔力，
搓揉着雷霆霹雳，
暴风、广漠的怒号，
绝海里骇浪惊涛；

地心的火窖咆哮，
回荡，狮虎似狂噪，
仿佛是海裂天崩，
星陨日烂的朕兆；

忽然静了；只剩有
松林附近，乌云里
漏下的微嘘，拂扭
村前的酒帘青旗；

可怖的伟大凄静
万壑层岩的雪景，

① Wagner 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通译瓦格纳，德国作曲家、文学家。

偶尔有冻鸟横空
摇曳零落的悲鸣；
悲鸣，胡笳的幽引，
雾结冰封的无垠，
隐隐有马蹄铁甲
篷帐悉索的荒音；

荒音，洪变的先声，
鼙鼓金钲激荡怒，
霎时间万马奔腾，
酣斗里血流虎虎；

是泼牢米修忒司 (Prometheus)^①
的反叛，抗天拯人
的奋斗，高加山前
挚鹰剖胸的创呻；

是恋情，悲情，惨情，
是欢心，苦心，赤心；
是弥漫，普遍，神幻，
消金灭圣的性爱；

是艺术家的幽骚，
是天壤间的烦恼，
是人类千年万年

① 通译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从天上盗取火种造福人类的神。

郁积未吐的无聊；

这沉郁酝酿的牢骚，
这猖獗圣洁的恋爱，
这悲天悯人的精神，
贯透了艺术的天才。

性灵，愤怒，慷慨，悲哀，
管弦运化，金革调合，
创制了无双的乐剧，
革音革心的槐格讷！

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 1923 年 3 月 10 日《时事新报·学灯》第 5 卷 3 册 8 号)

徐志摩诗
PDG

情 死

(Liebstch)

玫瑰，压倒群芳的红玫瑰，昨夜的雷雨，原来是你发出的信号
——真娇贵的丽质！

你的颜色，是我视觉的醇醪；我想走近你，但我又不敢。

青年！几滴白露在你额上，在晨光中吐艳。

你颊上的笑容，定是天上带来的；可惜世界太庸俗，不能供给
他们常住的机会。

你的美是你的运命！我走近来了；

你迷醉的色香又征服了一个灵魂——我是你的俘虏！

你在那里微笑！我在这里发抖，

你已经登了生命的峰极。你向你足下望——一个无底的深潭！

你站在潭边，我站在你的背后，——我，你的俘虏。

我在这里微笑！你在那里发抖。丽质是命运的命运。

我已经将你禽捉在手内！我爱你，玫瑰！

色，香，肉体，灵魂，美，迷力——尽在我掌握之中。

我在这里发抖，你——笑。

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销，我爱你！

花瓣，花萼，花蕊，花刺，你，我——多么痛快啊！——尽胶结在
一起；一片狼藉的猩红，两手模糊的鲜血。玫瑰！我爱你！

一九二二，六月。

(原载1923年2月4日《努力周报》第40期)

小 诗

月，我含羞地说，
请你登记我冷热交感的情泪，
在你专登泪债的哀情录里；

月，我哽咽着说，
请你查一查我年表的滴滴清泪
是放新账还是清旧欠呢？

（原载 1923 年 4 月 30 日《时事新报·学灯》第 5 卷 4 册 30 号）



私 语

秋雨在一流清冷的秋水池，
一棵憔悴的秋柳里，
一条怯懦的秋枝上，
一片将黄未黄的秋叶上，
听他亲亲切切喁喁咬咬，
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语情节，
临了轻轻将他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
跟着秋流去。
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
情诗情节，也掉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
跟着秋流去。

七月二十一日

（原载 1923 年 4 月 30 日《时事新报·学灯》第 5 卷 4 册 30 号）



夜

夜，无所不包的夜，我颂美你！

夜，现在万象都像乳饱了的婴孩，在你大母温柔的怀抱中眠熟。

一天只是紧叠的乌云，像野外一座帐篷，静悄悄的，静悄悄的；

河面只闪着些纤微，软弱的辉芒，桥边的长梗水草，黑沉沉的像几条烂醉的鲜鱼横浮在水上，任凭惫懒的柳条，在他们的肩尾边撩拂；

对岸的牧场，屏围着墨青色的榆荫，阴森森的，像一座才空的古墓；那边树背光芒，又是什么呢？

我在这沉静的境界中徘徊，在凝神地倾听，……听不出青林的夜乐，听不出康河的梦呓，听不出鸟翅的飞声；

我却在这静温中，听出宇宙进行的声息，黑夜的脉搏与呼吸，听出无数的梦魂的匆忙踪迹；

也听出我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冲动，在豁动他久敛的羽翮，准备飞出他沉闷的巢居，飞出这沉寂的环境，去寻访

黑夜的奇观，去寻访更玄奥的秘密——
听呀，他已经沙沙的飞出云外去了！

二

一座大海的边沿，黑夜将慈母似的胸怀，紧贴住安息万象；
波澜也只是睡意，只是懒懒的向空疏的沙滩上洗淹，像一个
小沙弥在瞌睡地撞他的夜钟，只是一片模糊的声响。
那边岩石的面前，直竖着一个伟大的黑影——是人吗？
一头的长发，散披在肩上，在微风中颤动；
他的两肩，瘦的，长的，向着无限的天空举着，——
他似在祷告，又似在悲泣——
是呀，悲泣——
海浪还只在慢沉沉的推送——
看呀，那不是他的一滴眼泪？
一颗明星似的眼泪，掉落在空疏的海砂上，落在倦懒的浪
头上，落在睡海的心窝上，落在黑夜的脚边——一颗明
星似的眼泪！
一颗神灵，有力的眼泪，仿佛是发酵的酒娘，作炸的引火，霹
雳的电子；
他唤醒了海，唤醒了天，唤醒了黑夜，唤醒了浪涛——真伟
大的革命——
霎时地扯开了满天的云幕，化散了迟重的雾气，
纯碧的天中，复现出一轮团圆的明月，
一阵威武的西风，猛扫着大宝的琴弦，开始，神伟的音乐。
海见了月光的笑容，听了大风的呼啸，也像初醒的狮虎，摇
摆咆哮起来——

霎时地浩大的声响，霎时地普遍的猖狂！
夜呀！你曾经见过几滴那明星似的眼泪？

三

到了二十世纪的不夜城。

夜呀，这是你的叛逆，这是恶俗文明的广告，无耻，淫猥，残暴，肮脏，——表面却是一致的辉耀，看，这边是跳舞会的尾声，

那边是夜宴的收梢，那厢高楼上一个肥狠的犹太，正在奸污他钱掳的新娘；

那边街道的转角上，有两个强人，擒住一个过客，
一手用刀割断他的喉管，一手掏他的钱包；

那边酒店的门外，麇聚着一群醉鬼，蹒跚地在秽语，狂歌，音似钝刀刮锅底——

幻想更不忍观望，赶快的掉转翅膀，向清静境界飞去。

飞过了海，飞过了山，也飞回了一百多年的光阴——

他到了“湖滨诗侣”的故乡。

多明净的夜色！只淡淡的星辉在湖胸上舞旋，三四个草虫叫夜；

四围的山峰都把宽广的身影，寄宿在葛莱士迷亚柔软的湖心，
沉酣的睡熟；

那边“乳鸽山庄”放射出几缕油灯的稀光，斜倭在庄前的荆篱上；

听呀，那不是罪翁^①吟诗的清音——

① 指骚塞 (Robert Southey, 1774-1843)，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

The poets who in earth have made us heir
Of truth a pure delight by heavenly lays!
Oh! Might my name be numberd among their,
The gladly bowld end my untal days!

诗人解释大自然的精神，
美妙与诗歌的欢乐，苏解人间爱困！
无羨富贵，但求为此高尚的诗歌者之一人，
便撒手长眠，我已不负吾生。
我便无憾地辞尘埃，返归无垠。

他音虽不亮，然韵节流畅，证见旷达的情怀，一个个的音符，
都变成了活动的火星，从窗棂里点飞出来！飞入天空，仿佛
一串鸢灯，凭彻青云，下照流波，余音洒洒的惊起了林
里的栖禽，放歌称叹。

接着清脆的嗓音，又不是他妹妹桃绿水 (Dorothy) 的？
呀，原来新染烟癖的高柳列奇 (Coleridge)^①也在他家作客，三
人围坐在那间湫隘的客室里，壁炉前烤火炉里烧着他们早
上在园里亲劈的栗柴，在必拍的作响，铁架上的水壶也已
经滚沸，嗤嗤有声：

To sit without emotion, hope or aim
In the loved pressure of my cottage fire,
And bisties of the flapping of the flame
Or kettle whispering its faint under song,
坐处在可爱的将息炉火之前，

① 现通译为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

无情绪的兴奋，无冀，无筹营，
听，但听火焰，颼摇的微喧，
听水壶的沸响，自然的乐音。

夜呀，像这样人间难得的纪念，你保了多少……

四

他又离了诗侣的山庄，飞出了湖滨，重复逆溯着汹涌的时潮，
到了几百年前海岱儿堡（Heidelberg）的一个跳舞盛会。
雄伟的赭色宫堡一体沉浸在满月的银涛中，山下的尼波河
（Nubes）在悄悄的进行。

堡内只是舞过闹酒的欢声，那位海量的侏儒今晚已经喝到第
六十三瓶啤酒，嚷着要吃那大厨里烧烤的全牛，

引得满庭假发粉面的男客、长裙如云的女宾，哄堂的大笑。
在这笑声里幻想又溜回了不知几十世纪的一个昏夜——
眼前只见烽烟四起，巴南苏斯的群山点成一座照彻云天大火
屏，

远远听得呼声，古朴壮硕的呼声，——

“阿加孟龙打破了屈次奄，夺回了海伦，现在凯旋回雅
典了，

希腊的人民呀，大家快来欢呼呀！——阿加孟龙，王中的王！”
这呼声又将我幻想的双翼，吹回更不知无量数的由旬，到了
一个更古的黑夜，一座大山洞的跟前；

一群男女，老的、少的、腰围兽皮或树叶的原民，踳踳在一
堆柴火的跟前，在煨烤大块的兽肉。猛烈地腾窜的火光，照
出他们强固的躯体，黝黑多毛的肌肤——

这是人类文明的摇荡时期。

夜呀，你是我们的老乳娘！

五

最后飞出了气围，飞出了时空的关塞。

当前是宇宙的大观！

几百万个太阳，大的小的，红的黄的，放花竹似的在无极中

激震，旋转——

但人类的地球呢？

一海的星砂，却向哪里找去，

不好，他的归路迷了！

夜呀，你在哪里？

光明，你又在哪里？

六

“不要怕，前面有我。”一个声音说。

“你是谁呀？”

“不必问，跟着我来不会错的。我是宇宙的枢纽，我是光明的泉源，我是神圣的冲动，我是生命，我是诗魂的向导；不要多心，跟我来不会错的。”

“我不认识你。”

你已经认识我！在我的眼前，太阳，草木，星，月，介壳，鸟兽，各类的人，虫豸，都是同胞，他们都是从我取得生命，都受我的爱护，我是太阳的太阳，永生的火焰；

你只要听我指导，不必猜疑，我叫你上山，你不要怕险；我教你入水，你不要怕淹；我教你蹈火，你不要怕烧；我叫你跟我走，你不要问我是谁；

我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但只随便哪里都有我。若然万象都是空的幻的，我是终古不变的真理与实在；

你方才遨游黑夜的胜迹，你已经得见他许多珍藏的秘密，——你方才经过大海的边沿，不是看见一颗明星似的眼泪吗？——那就是我。

你要真静定，须向狂风暴雨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和谐，须向混沌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平安，须向大变乱，大革命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里尝去；

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虚里悟去；

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

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守去；

这方向就是我。

这是我的话，我的教训，我的启方；

我现在已经领你回到你好奇的出发处，引起你游兴的夜里；

你看这不是湛露的绿草，这不是温驯的康河？愿你再不要多疑，听我的话，不会错的，——我永远在你的周围。

志 摩 一九二二年七月康桥

志摩这首长诗，确是另创出一种新的格局与艺术，请读者注意！

记 者

（原载 1923 年 12 月 1 日《晨报·文学旬刊》第 19 号）

清风吹断春朝梦

片片鹅绒眼前纷舞，
疑是梅心蝶骨醉春风；
一阵阵残琴碎箫鼓，
依稀山风催瀑弄青松；

梦底的幽情，素心，
缥缈的梦魂，梦境，——

都教晓鸟声里的清风，
轻轻吹拂——吹拂我枕衾，
枕上的温存——，将春梦解成
丝丝缕缕，零落的颜色声音！
这些深灰浅紫，梦魂的认识，
依然粘恋在梦上的边陲，
无如风吹尘起，漫漶梦履，
纵心愿归去，也难不见涂踪便；

清风！你来自青林幽谷，
款布自然的音乐，
轻怀草意和花香，

温慰诗人的幽独，
攀帘问小姑无恙，
知否你晨来呼唤，
唤散一缘缱绻——
梦里深浓的恩缘？
任春朝富的温柔，
问谁偿逍遥自由？
只看一般梦意阑珊，——
诗心，恋魂，理想的彩昙，——
一似狼藉春阴的玫瑰，
一似鹁鸟黎明的幽叹，
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
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还！

十日前作《春梦》，偶然拈得此题，今日始勉强成咏，诗意过柔且隐，词只掠影之功，音节不纯，尤所深憾；然梦固难显，灵奥亦何能遽达，独恨神游未远，又被岗来阻隔耳！

八月三日

（原载 1923 年 6 月 5 日《时事新报·学灯》第 5 卷 6 册 5 号）



康桥再会吧

康桥，再会吧；
我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
你是我难得的知己，我当年
辞别家乡父母，登太平洋去，
(算来一秋二秋，已过了四度
春秋，浪迹在海外，美土欧洲)
扶桑风色，檀香山芭蕉况味，
平波大海，开拓我心胸神意，
如今都变了梦里的山河，
渺茫明灭，在我灵府的底里；
我母亲临别的泪痕，她弱手
向波轮远去送爱儿的巾色，
海风咸味，海鸟依恋的雅意，
尽是我记忆的珍藏，我每次
摩按，总不免心酸泪落，便想
理簠归家，重向母怀中匍伏，
回复我天伦挚爱的幸福；
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劳苦，
多少牺牲，都只是枉费无补，
我四载奔波，称名求学，毕竟

在知识道上，采得几茎花草，
在真理山中，爬上几个峰腰，
钧天妙乐，曾否闻得，彩红色，
可仍记得？——但我如何能回答？
我但自喜楼高车快的文明，
不曾将我的心灵污抹，今日
我对此古风古色，桥影藻密，
依然能袒胸相见，惺惺惜别。

康桥，再会吧！
你我相知虽迟，然这一年中
我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
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此后
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
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
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
音节，歌吟声息，缦烂的云纹
霞彩，应反映我的思想情感，
此日撒向天空的恋意诗心，
赞颂穆静腾辉的晚景，清晨
富丽的温柔；听！那和缓的钟声
解释了新秋凉绪，旅人别意，
我精魂腾跃，满想化入音波，
震天彻地，弥盖我爱的康桥，
如慈母之于睡儿，缓抱软吻；
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此去身虽万里，梦魂必常绕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风东指，
我亦必纤道西回，瞻望颜色；
归家后我母若问海外交好，
我必首数康桥；在温清冬夜
腊梅前，再细辨此日相与况味；
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
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
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
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
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踪迹，
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故我别意虽深，我愿望亦密，
昨宵明月照林，我已向倾吐
心胸的蕴积，今晨雨色凄清，
小鸟无欢，难道也为是怅别
情深，累藤长草茂，涕泪交零！

康桥，山中有黄金，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宝是情爱交感，即使
山中金尽，天上星散，同情还
永远是宇宙间不尽的黄金，
不昧的明星；赖你和悦宁静
的环境，和圣洁欢乐的光阴，
我心我智，方始经爬梳洗涤，
灵苗随春草怒生，沐日月光辉，
听自然音乐，哺啜古今不朽
——强半汝亲栽育——的文艺精英，

恍登万丈高峰，猛回头惊见
真善美浩瀚的光华，覆翼在
人道蠕动的下界，朗然照出
生命的经纬脉络，血赤金黄，
尽是爱主恋神的辛勤手绩；
康桥！你岂非是我生命的泉源？
你惠我珍品，数不胜数；最难忘
騫士德顿桥下的星磷坝乐，
弹舞殷勤，我常夜半凭阑干，
倾听牧地黑野中倦牛夜嚼，
水草间鱼跃虫嗤，轻挑静寞；
难忘春阳晚照，泼翻一海纯金，
淹没了寺塔钟楼，长垣短堞，
千百家屋顶烟突，白水青田，
难忘茂林中老树纵横；巨干上
黛薄茶青，却教斜刺的朝霞，
抹上些微胭脂春意，忸怩神色；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橘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难忘榆荫中深宵清啭的诗禽，
一腔情热，教玫瑰噙泪点首，
满天星环舞幽吟，款住远近
浪漫的梦魂，深深迷恋香境；
难忘村里姑娘的腮红颈白；
难忘屏绣康河的垂柳婆娑，

婀娜的克莱亚，硕美的校友居；
——但我如何能尽数，总之此地
人天妙合，虽微如寸芥残垣，
亦不乏纯美精神：流贯其间，
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士所谓
“通我血液，决我心脏”，有“镇驯
矫饬之功”；我此去虽归乡土，
而临行怫怫，转若离家赴远；
康桥！我故里闻此，能弗怨汝
僭爱，然我自有谰言代汝答付；
我今去了，记好明春新杨梅
上市时节，盼我含笑归来，
再见吧，我爱的康桥！

（原载 1923 年 3 月 12 日《时事新报·学灯》

第 5 卷 3 册 9 号，因格式排错，又于 3 月

25 日《学灯》第 5 卷 3 册 20 号重排发表）

新学
PDC

地中海中梦埃及魂入梦

(埃及，古埃及!)

昨夜你古希的精灵，
洒一瓢黝黄的月彩，
点染我的梦境；

(埃及，古埃及!)

我梦魂在海上游行，
听波涛终古的幽骚，
终古不平之鸣；

(埃及，古埃及!)

我鼓梦棹上溯时潮，
逆湍险，访史乘的泉源，
遨游云间宫堡。

(埃及，古埃及!)

在尘埃之外逍遥，
解脱了时空的锁链，
自由地翔翱；

新解
PDG

(埃及，古埃及!)

超轶了梦境的神秘，
超轶了神秘的梦境，
一切人生之谜。

(埃及，古埃及!)

颠破了这颠不破的梦壳，
方能到真创造的庄严地，
凝成人间千年万年，
凝不成的理想结晶体；

(埃及，古埃及!)

开佛伦王寂寞的偶像无恙！
开佛伦王寂寞的理想无恙！
开佛伦王寂寞的梦乡无恙！

(埃及，古埃及!)

尼罗河畔的月色，
三角洲前的涛声，
金字塔光的微颤，
人面狮身的幽影！
是我此日梦景之断片，
是谁何时断片的梦景？

(原载 1923 年 9 月 4 日《时事新报·学灯》)

秋 月 呀^①

秋月呀！

谁禁得起银指尖儿

浪漫地搔爬呵！

不信但看那一海的轻涛，可不是禁不

住它玉指的抚摩，在那里低徊饮泣

呢！就是那

无聊的熏烟，

秋月的美满，

熏暖了飘心冷眼，

也清冷地穿上了轻缟的衣裳，

来参与这

美满的婚姻和丧礼。

（原载 1922 年 11 月 6 日《新浙江·新
朋友》及 12 月 29 日《晨报副镌》）

① 此诗摘自散文《印度洋上的秋思》，题为编者所加。

笑解烦恼结^①

(送幼仪)

—

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
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
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
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
四千年史牒不绝，
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
黄海不潮，昆仑叹息，
四万万生灵，心死神灭，中原鬼泣！
咳，忠孝节义！

二

东方晓，到底明复出，
如今这盘糊涂账，
如何清结？

① 本诗写于1922年3月徐志摩和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离婚之后。与《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同时发表。

三

莫焦急，万事在人为，只消耐心
共解烦恼结。

虽严密，是结，总有丝缕可觅，
莫怨手指儿酸、眼珠儿倦，
可不是抬头已见，快努力！

四

如何！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
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
消除了烦恼！

（原载 1922 年 11 月 8 日《新浙江·新朋友》）



马 赛

马赛，你神态何以如此惨淡？

空气中仿佛渗透了铁色的矿质，

你拓臂环拥着的一湾海，也在迟重的阳光中，沉

闷地呼吸；

一涌青波，一峰白沫，一声呜咽；

地中海呀！

你满怀的牢骚，

恐只有蟠白的阿尔帕斯——永远自万呎高处冷眼下

瞰——深浅知悉。

马赛，你面容何以如此惨淡？

这岂是情热猖獗的欧南？

看这一带山岭，筑成天然城堡，

雄阔沉着，

一床床的大灰岩，

一丛丛的暗绿林，

一堆堆的方形石灰屋——

光土毛石的尊严，

朴素自然的尊严，



淡净颜色的尊严——

无愧是水让 (Cézanne)^① 神感的故乡，
廓大艺术灵魂的手笔！

但普鲁罔司情歌缠绵真挚的精神，
在黑暗中布植文艺复兴种子的精神，
难道也深隐在这些岩片杂草的中间，
惨雾淡抹的中间？

马赛，你惨淡的神情，
倍增了我别离的幽感，别离欧土的怆心；
我爱欧化，然我不恋欧洲；
此地景物已非，不如归去：
家乡有长梗菜饭，米酒肥羔，
此地景物已非，不堪存想。

我游都会繁庶，时有踟躅墟墓之感。
在繁华声色场中，有梦亦多恐怖：
我似见莱茵河边，难民麋伏，
冷月照鸠面青肌，凉风吹褴褛衣结，
柴火几星，便鸡犬也噤无声息；

又似身在咖啡夜馆中，
烟雾里酒香袂影，笑语微闻，
场中有裸女作猥舞，

① 现通译为塞尚 (Paul Cézanne, 1839—1906)，法国画家。

场首有黑面奴弄器出淫声；
百年来野心迷梦，已教大战血潮冲破；
如今凄惶遍地，兽性横行：
不如归去，此地难寻干净人道，
此地难得真挚人情，不如归去！

（原载 1922 年 12 月 17 日《努力周报》
第 33 期。题前署有“归国杂题（一）”）

蘇子卿
PDG

地 中 海

海呀，你宏大幽秘的音息，不是无因而来的，
这风稳日丽，也不是无因而然的，
这些进行不歇的波浪，唤起了思想同情的反应——
涨，落——隐，现——去，来……
无量数的浪花，各各不同，各有奇趣的花样，——
一树上没有两张相同的叶片，
天上没有两片相同的云彩。

地中海呀！你是欧洲文明最老的见证！
魔大的帝国，曾经一再笼卷你的两岸；
霸业的命运，曾经再三在你酥胸上定夺；
无数的帝王，英雄，诗人，僧侣，寇盗，商贾，曾
经在你怀抱中得意，矢志，死亡；
无数的财货，牲畜，人命，舰队，商船，渔船，曾
经沉入你无底的渊壑；
无数的朝彩晚霞，星光月色，血腥，血糜，曾经浸
染涂惨你的面庞；
无数的风涛，雷电，炮声，潜艇，曾经扰乱你平安
的居处；
屈洛安城焚的火光，阿脱洛庵家的惨剧，
沙伦女的歌声，迦太基奴女被掳过海的哭声，

维雪维亚炸裂的彩色，
尼罗河口，铁拉法尔加唱凯的歌音……
都曾经供你耳目刹那的欢娱。

历史来，历史去；
埃及，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西班牙——
至多也不过抵你一缕浪花的涨歇，一茎春花的开
落！

但是你呢——

依旧冲洗着欧非亚的海岸，
依旧保存着你青年的颜色，
（时间不曾在你面上留痕迹。）
依旧继续着你自在无涯的涨落，
依旧呼啸着你厌世的骚愁，
依旧翻新着你浪花的样式，——
这孤零零地神秘伟大的地中海呀！

（曾编入《志摩的诗》（1925年中华书局版），1928年
新月书店重印时作者删去。原载1922年12月24日
《努力周报》第34期。题前署有“归国杂题（二）”。）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满眼黄沙漠漠的地与天；
赤膊的树枝，硬搅着北风光——
一队队敢死的健儿，傲立在战阵前！
不留半片残青，没有一丝粘恋，
只拼着精光的筋骨；凝敛着生命的精液，
耐，耐三冬的霜鞭与雪拳与风剑，
直耐到春阳征服了消杀与枯寂与凶惨，
直耐到春阳打开了生命的牢监，放出一瓣的树头鲜！
直耐到忍耐的奋斗功效见，健儿克敌回家酣笑颜！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满眼黄沙茫茫的地与天；
田里一只呆顿的黄牛，
西天边画出几线的悲鸣雁。

一月二十二志摩

（原载 1923 年 1 月 28 日《努力周报》第 39 期）

希望的埋葬

希望，只如今……
如今只剩些遗骸；
可怜，我的心……
却教我如何埋掩？

希望，我抚摩着
你惨变的创伤，
在这冷默的冬夜
谁与我商量埋葬？

埋你在秋林之中，
幽涧之边，你愿否，
朝餐泉乐的琤琮，
暮偃着松茵香柔？

我收拾一筐的红叶，
露凋秋伤的枫叶，
铺盖在你新坟之上——，
长眠着美丽的希望！

我唱一支惨淡的歌，
与秋林的秋声相和；
滴滴凉露似的清泪，
洒遍了清冷的新墓！

我手抱你冷残的衣裳，
凄怀你生前的经过——
一个遭不幸的爱母
回想一场抚养的辛苦。

我又舍不得将你埋葬，
希望，我的生命与光明！
像那个情疯了公主，
紧搂住她爱人的冷尸！

梦境似的惆怅，
毕竟是谁存与谁亡？
是谁在悲唱，希望！
你，我，是谁替谁埋葬？

“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
不论是生命，或是希望；
便冷骸也发生命的神光，
何必问秋林红叶去埋葬？

（原载 1923 年 1 月 28 日《努力周报》第 39 期，又载
同年 6 月 1 日《时事新报·学灯》第 5 卷 6 册 1 号）

哀曼殊斐儿^①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

古罗马的郊外有座墓园，
静偃着百年前客殇的诗骸；
百年后海岱士黑辇的车轮，
又喧响在芳丹卜罗的青林边。

说宇宙是无情的机械，
为甚明灯似的理想闪耀在前？
说造化是真善美之表现，
为甚五彩虹不常住天边？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① 曼殊斐儿，通译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英国女作家。

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

非也！生命只是个实体的幻梦：
美丽的灵魂，永承上帝的爱宠；
三十年小住，只似昙花之偶现，
泪花里我想见你笑归仙宫。

你记否伦敦约言，曼殊斐儿！
今夏再见于琴妮湖之边；
琴妮湖永抱着白朗矶的雪影，
此日我怅望云天，泪下点点！

我当年初临生命的消息，
梦觉似的骤感恋爱之庄严；
生命的觉悟是爱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与恋之涯沿！

同情是掣不破的纯晶，
爱是实现生命之唯一途径：
死是座伟秘的洪炉，此中
凝炼万象所从来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电花似的飞驰，
感动你在天日遥远的灵魂？
我洒泪向风中遥送，
问何时能戳破生死之门？

（原载 1923 年 3 月 18 日《努力周报》）

沙士顿重游随笔

一

许久不见了，满田的青草黄花！
你们在风前点头微笑，仿佛说彼此无恙。
今春雨少，你们的面容着实清癯；
我一年来也无非是烦恼踉跄；
见否我白发骈添，首峰的愁痕未隐？
你们是需要雨露，人间只缺少同情。——
青年不受恋爱的滋润，比如春阳霖雨，照洒沙磧永远不
得收成。
但你们还有众多的伴侣；
在“大母”慈爱的胸前，和晨风软语，听晨星骈唱，
每天农夫赶他牛车经过，谈论村前村后的新闻，
有时还有美发罗裙的女郎，来对你们声诉她遭逢的薄幸。
至于我的灵魂，只是常在他囚羈中忧伤岑寂；
他仿佛是“衣司业尔”彷徨的圣羊。

二

许久不见了，最仁善公允的阳光。

你们现在斜倚在这残破的墙上，
牵动了我不尽的回忆，无限的凄怆。
我从前每晚散步的欢怀，
总少不了你殷勤的照顾。
你吸起人间畅快和悦的心潮，
有似明月钩引湖海的夜汐；
就此荏苒临逝的回光，不但完成一天的功绩，
并且预告晴好的清晨，吩咐勤作的农人，安度良宵。
这满地零乱的栗花，都像在你仁荫里欢舞。
对面楼窗口无告的老翁，
也在饱啜你和煦的同情；
他皱缩昏花的老眼，似告诉人说，
都亏这养老棚朝西，容我每晚享用暮景的温存：
这是天父给我不用求讨的慰藉。

三

许久不见了，和悦的旧邻居！
那位白须白发的先生，正在趁晚凉将水浇菜，
老夫人穿着蓝布的长裙，站在园篱边微笑，
一年过得容易，
那篱畔的苹花，已经落地成泥！
这些色香两绝的玫瑰的种时在八十老人跟前，
好比艳眼的少艾，独倚在虬松古柏的中间，
他们笑着对我说结婚已经五十三年，
今年十月里预备金婚；
来到此村三十九年，老夫人从不曾半日离家，

每天五时起工作，眠食时刻，四十年如一日；
莫有儿女，彼此如形影相随，
但管门前花草后园蔬果，
从不问村中事情，更不晓世上有春秋，
老夫人拿出他新制的杨梅酱来请我尝味，
因为去年我们在时吃过，曾经赞好。

四

那灰色墙边的自来井前，上面盖着栗树的浓荫，残花还
不时地堕落，
站着位十八九岁的女郎，
她发上络住一支藤黄色的梳子，衬托着一大股蓬松的褐
色细麻，
转过头来见了我，微微一笑，
脂红的唇缝里，漏出了一声有意无意的
“你好！”

五

那边半尽多厚干草，铺顶的低屋前，
依旧站着一年前整天在此的一位褴褛老翁，
他曲着背将身子承住在一根黑色杖上，
后脑仅存几茎白发，和着他有音节的咳嗽，上下颤动。
我走过他跟前，照例说了晚安，
他抬起头向我端详，
一时口角的皱纹，齐向下颌紧叠，

吐露些不易辨认的声响，接着几声干涸的咳嗽，
我瞥见他右眼红腐，像烂桃颜色（并不可怕），
一张绝扁的口，挂着一线口涎。
我心里想阿弥陀佛，这才是老贫病的三角同盟。

六

两条牛并肩在街心里走来，
卖弄他们最庄严的步法。
沉着迟重的蹄声，轻撼了晚村的静默。
一个赤腿的小孩，一手扳着门枢，
一手的指甲腌在口里，
瞪着眼看牛尾的擦拂。

七

一个穿制服的人，向我行礼，
原来是从前替我们送信的邮差。
他依旧穿黑呢红边的制衣，背着皮袋，手里握着一叠信，
只见他这家进，那家出，有几家人在门外等他。
他捱户过去，继续说他的晚安，只管对门牌投信，
他上午中午下午一共巡行三次，每次都是刻板的面目；
雨天风天，晴天雪天，春天冬天，
他总是循行他制定的责务；
他似乎不知道他是这全村多少喜怒悲欢的中介者；
他像是不可防御的运命自身。
有人张着笑口迎他，

有人听得他的足音，便惶恐震栗；
但他自来自去，总是不变的態度。
他好比双手满抓着各式情绪的種子，向心田里四撒；
这家的笑声，那边的幽泣；
全村顿时增加的脉搏心跳，歎歎叹息，
都是他盲目工程的结果。
他哪里知道人间最大的消息，
都曾在他褴旧的皮袋里住过，
在他干黄的手指里经过——
可爱可怖的邮差呀！

（原载 1923 年 3 月 13 日《时事新报·学灯》第 5 卷 3 册 10 号）

蘇子知覺
PDG

小花篮

送卫礼贤先生

一年前此时，我正与博生、通伯同游槐马与耶纳^①，访葛德西喇之故居^②，买得一小花篮，随采野草实之，今草已全悴，把玩不觉兴感，因作左诗。

（卫礼贤先生，通我国学，传播甚力，其生平所最崇拜者，孔子而外，其邦人葛德是；今在北大讲葛德，正及其意大利十八月之留。）

我买一只小小的花篮，
杜陵人手编的蓝花的篮；

我采集一把青翠的小草，
从玫瑰园外的小河河边；

把那些小草装入了小篮：

① 槐马，德国西南部城市，通译作魏玛；耶纳，德国西南部城市，通译作耶拿。

② 葛德通译作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西喇通译作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德国剧作家，诗人。

小小的纪念，别有风趣可爱。

当年葛德自罗马归来，
载回朝旭似文化的光彩；

如今玫瑰园中清简的屋内，
贴近他创制诗歌的书案。

(Roser-garden^① 在 Weimer^② 葛德制诗处)

留着个小小的纪念：非造像，
非书件，亦非是古代史迹！

一束罗马特产的鲜叶，
如今僵缩成一小撮的灰骸！

这一小撮僵缩的灰骸，
却最证见他宏坦的诗怀！

我冥想历史进行之参差，
问何年这伟大的明星再来？

听否那黄海东海南海的潮声，
声声问华族的灵魂何时自由？

① 意为玫瑰园。

② 即魏玛。

我自游槐马归来，不过一年，
那小篮里的鲜花，已成枯蜷；

我感怀于光阴造作之荣衰，
亦憬然于生生无已之循环；

便历尽了人间的悲欢变幻，
也只似微波在造化无边之海！

徐志摩

三月十六日

（原载 1923 年 3 月 23 日《晨报副镌》第 72 号）

新学书局
PDE

青 年 杂 咏

青年！

你为什么沉湎于悲哀？
你为什么耽乐于悲哀？
你不幸为今世的青年，
你的天是沉碧奈何天；
你筑起了一座水晶宫殿，
在“眸冷骨累”^①（melancholy）的河水边；
河流流不尽骨累眸冷，
还夹着些些残枝断梗，
一声声失群雁的悲鸣，
水晶宫朝朝暮暮反映——
映出悲哀，飘零，眸子吟，
无聊，宇宙，灰色的人生，
你独生在宫中，青年呀，
霉朽了你冠上的黄金！

① 即英文 melancholy 的音译，意为忧郁。

二

青年！

你为什么迟徊于梦境？
你为什么迷恋于梦境？
你幸而为今世的青年，
你的心是自由梦魂心，
你抛弃你尘秽的头巾，
解脱你肮脏的外内衿，
露出赤条条的洁白身，
跃入缥缈的梦潮清冷，
浪势奔腾，侧眼波罅里，
看朝彩晚霞，满天的星，——
梦里的光景，模糊，绵延，
却又分明；梦魂，不愿醒，
为这大自在的无终始，
任凭长鲸吞噬，亦甘心。

三

青年！

你为什么醉心于革命，
你为什么牺牲于革命？
黄河之水来自昆仑巅，
泛流华族支离之遗骸，



挟黄沙莽莽，沉郁音响，
苍凉，惨如鬼哭满中原！
华族之遗骸！浪花荡处，
尚可认伦常礼教，祖先，
神主之断片：——君不见
两岸遗孽，枉戴着忠冠
孝辨，抱缺守残，泪眼看
风云暗淡，“道丧”的人间！
运也！这狂澜，有谁能挽，
问谁能挽精神之狂澜？

（原载 1923 年 3 月 18 日《时事新报·学灯》第 5 卷 3 册 14 号）



月下待杜鹃不来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钿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月儿，你休学新娘羞，
把锦被掩盖你光艳首，
你昨宵也在此勾留，
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

听远村寺塔的钟声，
像梦里的轻涛吐复收，
省心海念潮的涨歇，
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

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
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
风飐飐，柳飘飘，榆钱斗斗，
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

（原载 1923 年 3 月 29 日《时事新报·学灯》）

月夜听琴

是谁家的歌声，
和悲缓的琴音，
星茫下，松影间，
有我独步静听。

音波，颤震的音波，
穿破昏夜的凄清，
幽冥，草尖的鲜露，
动荡了我的灵府。

我听，我听，我听出了
琴情，歌者的深心，
枝头的宿鸟休惊，
我们已心心相印。

休道她的芳心忍，
她为你也曾吞声，
休道她淡漠，冰心里
满蕴着热恋的火星。

蘇子卿
PDG

记否她临别的神情，
满眼的温柔和酸辛，
你握着她颤动的手——
一把恋爱的神经？

记否你临别的心境，
冰流沦彻你全身，
满腔的抑郁，一海的泪，
可怜不自由的魂灵？

松林中的风声哟！
休扰我同情的倾听；
人海中能有几次
恋潮淹没我的心滨？

那边光明的秋月，
已经脱卸了云衣，
仿佛喜声地笑道：
“恋爱是人类的生机！”

我多情的伴侣哟！
我羨你蜜甜的爱焦；
却不道黄昏和琴音
联就了你我的神交？

（原载 1923 年 4 月 1 日《时事新报·学灯》）

默 境^①

我友，记否那西山的黄昏，
钝氲里透出的紫霭红晕，
漠沉沉，黄沙弥望，恨不能
登山顶，饱餐西陲的菁英，
全仗你吊古殷勤，趋别院，
度边门，惊起了卧犬狰狞。
墓庭的光景，却别是一味
苍凉，别是一番苍凉境地：
我手剔生苔碑碣，看冢里
僧骸是何年何代，你轻蹀
生苔庭砖，细数松针几枚；
不期间彼此缄默的相对，
僵立在寂静的墓庭墙外，
同化于自然的宁静，默辨
静里深蕴着普遍的义韵；

① 发表时有作者前言如下：

12月8日与KY及SP同游西山灵寺僧冢，时暮霭已苍，风籁噪寂，抚摩碑碣，仰看长松，彼此忽不期缄默，游神有顷，此中消息，非亲身经历者，孰能领会，因作长句，以问我友焉。徐志摩附识。

我注目在墙畔一穗枯草，
听邻庵经声，听风抱树梢，
听落叶，冻鸟零落的音调，
心定如不波的湖，却又教
连珠似的潜思泛破，神凝
如千年僧骸的尘埃，却又
被静的底里的热焰熏点；

我友，感否这柔韧的静里，
蕴有钢似的迷力，满充着
悲哀的况味，阐悟的几微，
此中不分春秋，不辨古今，
生命即寂灭，寂灭即生命，
在这无终始的洪流之中，
难得素心人悄然共游泳；
纵使阐不透这凄伟的静，
我也怀抱了这静中涵濡，
温柔的心灵；我便化野鸟
飞去，翅羽上也永远染了
欢欣的光明，我便向深山
去隐，也难忘你游目云天，
游神象外的 Transfiguration^①

我友，知否你妙目——漆黑的
圆睛——放射的神辉，照彻了

① 英文，变形，改貌的意思。

我灵府的奥隐，恍如昏夜
行旅，骤得了明灯，刹那间
周遭转换，涌现了无量数
理想的楼台，更不见墓园
风色，再不闻衰冬吁喟，但
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
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
谐乐与欢惊；——

轻捷的步履，
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
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
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原载 1923 年 4 月 20 日《时事新报·学灯》）



威 尼 市^①

我站在桥上，
这甜熟的黄昏，
远处来的箫声和琴音——点儿，线儿，
圆形，方形，长形，
尽是灿烂的黄金，
倾泻在波涟里，
澄蓝而凝匀。
歌声，游艇，
灯烛的辉莹，
梦寐似生，
——细缢——
幻景似消泯，
在流水的胸前——
鲜妍，缱绻——
流，流，
流入沉沉的黄昏，
我灵魂的弦琴，
感受了无形的冲动，

① 即 Venezia，通译为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名城。

怔忡，惺忪，
悄悄地吟弄，
一支红朵蜡的新曲，
出咽的香浓；
但这微妙的心琴哟，
有谁领略，
有谁能听！

（原载 1923 年 4 月 28 日《时事新报·学灯》）



无 儿

夜色
溟蒙。
野鸽
在巢中，
窸窣，
蓬松，
蓬松。
这鸽儿的抖动，
恍似小孩的嫩掌——
嫩又丰——
扞胸，
可爱的逗痒茸茸：
“鸽儿呀！
休动休动，
我心忪忪，
我泪溶溶，
鸽儿呀，
休动休动，
无儿的我，
忍不住伤痛。”

（原载 1923 年 5 月 4 日《时事新报·学灯》）

你 是 谁 呀？

你是谁呀？

面熟得很，你我曾经会过的，
但在哪里呢，竟是无从记起；
是谁引你到我密室里来的？
你满面忧怆的精神，你何以
默不出声，我觉得有些怕惧；
你的肤色好比干蜡，两眼里
泄露无限的饥渴；呀！他们在
迸泪，鲜红，枯干，凶狠的眼泪，
胶在眶帘边，多可怕，多凄惨！
——我明白了：我知晓你的伤感，
憔悴的根源；可怜！我也记起，
依稀，你我的关系像在这里，
那里，云里雾里，哦，是的是的！
但是再休提起：你我的交谊，
从今起，另辟一番天地，是呀，
另辟一番天地；再不用问你
——我希冀——“你是谁呀”？

（原载 1923 年 5 月 4 日《时事新报·学灯》第 5 卷 5 册 4 号）

“两尼姑”或“强修行”

——
门前几行竹，
后园树荫翳，
墙苔斑驳日影迟，
清妙静淑白岩庵。

庵里何人居？
修道有女师：
大师正中年，
小师甫二十。

大师昔为大家妇，
夫死誓节作道姑，
小师祝发心悲切，
字郎不幸音尘绝。

彼此同怜运不济，
持斋奉佛山隈里；
花开花落春来去，

徐志摩诗
PDC

庵堂里尽日念阿弥。

佛堂庄洁供大士，
大士微笑手拈花，
春慵画静风日眠，
木鱼声里悟禅机。

禅机悟未得，
凡心犹兀兀：
大师未忘人间世，
小师情孽正放花。

情孽放花不自知，
芳心苦闷说无词；
可怜一对笼中鸟，
尽日呢喃尽日悲。

长尼多方自譬解，
人间春色亦烟花：
筵席大小终须散，
出家岂有再还家。

二

繁星天，明月夜，
春花茂，秋草败，
燕双栖，子规啼，



蝶恋花，蜂收蕊——

自然风色最恼人，
出家人对此浑如醉。

门前竹影疏，

后圃树荫绵，

蒲团氤氲里，

有客来翩翩。

客来慕山色，

随喜偶问庵，

小师出应门，

腮颊起红痕。

红痕印颊亦印心，

小女冠自此懒讽经；

佛缘，

尘缘——

两不可相兼；

枯寂，

生命——

弱俗抑率真？

神气顿恍惚，

清泪湿枕衾，

幼尼亦不言，

长尼亦不问。

新学
解
PDC

三

竹影当婆娑，
树影犹掩映。
如何白岩庵，
不见修行人？

佛堂佛座尽灰积，
拈花大士亦蒙尘，
子规空啼月，
蜘蛛网布庵门。

疏林发凉风，
荒圃有余薪。
鸦闹斜阳里，
似笑强修行！

（原载 1923 年 5 月 5 日《时事新报·学灯》）



诗^①Will—O—the—wisp^②[Lonely is the soul that sees the Vision……]^③

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
无意地来到生疏的人间；

我忘了我的生年与生地，
只记从来处的草青日丽；

青草里满泛我活泼的童心，
好鸟常伴我在艳阳中游戏；

我爱啜野花上的白露清鲜，
爱去流涧边照弄我的童颜；

我爱与初生的小鹿儿竞赛，
爱聚砂砾仿造梦里的亭园；

①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3 年 10 月初版《徐志摩全集·诗集》，此诗题目作《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

② 英文，意为鬼火。

③ 英文，意为：孤独的灵魂看到幻景……。

我梦里常游安琪儿的仙府，
白羽的安琪儿，教导我歌舞；

我只晓天公的喜悦与震怒，
从不感人生的痛苦与欢娱；

所以我是个自然的婴孩，
误入了人间峻险的城围：

我骇诧于市街车马之喧扰，
行路人尽戴着忧惨的面罩；

铅般的烟雾迷障我的心府，
在人丛中反感恐惧与寂寥；

啊！此地不见了清涧与青草，
更有谁伴我笑语，疗我饥调；

我只觉刺痛的冷眼与冷笑，
我足上沾污了沟渠的泞潦；

我忍住两眼热泪，漫步无聊，
漫步着南街北巷，小径长桥，

我走近一家富丽的门前，
门上有金色题标，两字“慈悲”；

金字的慈悲，令我欢慰，
我便放胆跨进了门槛，

慈悲的门庭寂无声响，
堂上隐隐有阴惨的偶像；

偶像在伸臂，似庄似戏，
真骇我狂奔出慈悲之第；

我神魂惊悸慌张地前行，
转瞬间又面对“快乐之园”；

快乐园的门前，鼓角声喧，
红衣汉在守卫，神色威严；

游服竞鲜艳，如春蝶舞翩跹，
园林里阵阵香风，花枝隐现；

吹来乐音断片，招诱向前，
赤穷孩蹑近了快乐之园！

守门汉霹雳似的一声呼叱，
震出了我骇愧的两行急泪；

我掩面向僻隐处飞驰，
遭罹了快乐边沿的尖刺；

黄昏。荒街上尘埃舞旋，
凉风里有落叶在呜咽；

天地看似墨色螺形的长卷，
有孤身儿在踟蹰，似退似前；

我仿佛陷落在冰寒的阱网，
我哭一声我要阳光的暖和！

我想望温柔手掌，偎我心窝，
我想望搂我入怀，纯爱的母；

我悲思正在喷泉似的溢涌，
一闪闪神奇的光，忽耀前路；

光似草际的游萤，乍显乍隐，
又似暑夜的飞星，窜流无定；

神异的精灵！生动了黑夜，
平易了途径，这闪闪的光明；

闪闪的光明！消解了恐惧，
启发了欢欣，这神异的精灵：

昏沉的道上，引导我前进，
一步步离远人间进向天庭；

天庭！在白云深处，白云深处，
有美安琪敛翅羽，安眠未醒，

我亦爱在白云里安眠不醒，
任清风搂抱，明星亲吻殷勤；

光明！我不爱人间，人间难觅
安乐与真情，慈悲与欢欣；

光明，我求祷你引致我上登
天庭，引挈我永住仙神之境；

我即不能上攀天庭，光明，
你也照导我出城围之困，

我是个自然的婴儿，光明知否，
但求回复自然的生活优游；

茂林中有餐不罄的鲜柑野栗，
青草里有享不尽的意趣香柔……

五月六日

（原载 1923 年 5 月 13 日《努力周报》）

康河晚照即景

这心灵深处的欢畅，
这情绪境界的壮旷；
任天堂沉沦，地狱开放，
毁不了我内府的宝藏！

（摘自《曼殊斐尔》文内，原载 1923 年 5 月 10 日《小说月报》）



悲 思

悲思在庭前——

不；但看

新萝憨舞，

紫藤吐艳，

蜂恣蝶恋——

悲思不在庭前。

悲思在天上——

不；但看

青白长空，

气宇晴朗，

云雀回舞——

悲思不在天上。

悲思在我笔里——

不；但看

白净长毫，

正待抒写，

浩坦心怀——

悲思不在我的笔里。

新学书局
PDG

悲思在我纸上——

不；但看

质净色清，

似在颀盼，

诗意春情——

悲思不在我的纸上。

悲思莫非在我……

心里——

心如古墟，

野草不株，

心如冻泉，

冰结活源，

心如冬虫，

久蛰久噤——

不，悲思不在我的心里！

五月十三日

（原载 1923 年 5 月 20 日《努力周报》）

蘇子卿

PDF

梦游埃及

龙舟画桨

地中海海乐悠扬；

浪涛的中心

有丑怪奋斗詭张；

一轮漆黑的明月，

滚入了青面的太阳——

青面白发的太阳；

太阳又奔赴涛心，将海怪

浇成奇伟的偶像；

大海化成了大漠：

开佛伦王的石像

危峙在天地中央；

张口把太阳吃了，

遍体发骇人的光亮；

巨万的黄人黑人白人

蠕伏在浪涛汹涌的地面；

金刚般的勇士

新学堂
PDG

大倘步走上了人堆；

人堆里唢呐的怪响

不知是悲切是欢畅；

勇士的金盔金甲

闪闪发亮

烨烨生火；

顷刻大火蟠蟠，火焰里有个

伟丈夫端坐；

像菩萨，

像葛德，

像柏拉图，

坐镇在勇士们头颅砌成的

莲台宝座；

一阵骇人的金电，——

这人宝塔又变形为

大漠里清静静地

一座三角金字塔：

一个个金字，都是

放焰的龙珠，

塔像一只高背的骆驼

驮着个不长不短的

人魔——他睁着怪眼大喊道：——

“奴隶的人间，可曾看出

此中的消息呀？”

（原载 1923 年 5 月 14 日《时事新报·学灯》）

春

康河右岸皆学院，左岸牧场之背，榆荫密覆，大道纡回，一望葱翠，
春光浓郁，但闻虫声鸟语，校舍寺塔掩映林丛，真胜处也。迩来草长日
丽，时有情耦隐卧草中，密话风流。我常往复其间，辄成左作。

河水在夕阳里缓流，
暮霞胶抹树干树头；
蚱蜢飞，蚱蜢戏吻草光光，
我在春草里看看走走。

蚱蜢匍伏在钱花胸前，
钱花羞得不住的摇头，
草里忽伸出只藕嫩的手，
将孟浪的跳虫拦腰紧拶。

金花菜，银花菜，星星澜澜，
点缀着天然温暖的青毡，
青毡上青年的情耦，
情意胶胶，情话啾啾。

我点头微笑，南向前走，

观赏这青透春透的园囿，
树尽交柯，草也骈偶，
到处是缱绻，是绸缪。

雀儿在人前猥盼衰语，
人在草处心欢面赧，
我羨他们的双双对对，
有谁羨我孤独的徘徊？

孤独的徘徊！
我心须何尝不热奋震颤，
答应这青春的呼唤，
燃点着希望灿灿，
春呀！你在我怀抱中也！

（曾收入诗集《恋歌》，泰东书局1926年版。

原载1923年5月30日《时事新报·学灯》）

蘇子龍

PDF

人 种 由 来

夏娃：“你是亚当吗，上帝
创造我来伴你的。
你从今后再不怕
荒凉，再不愁孤寂。
让我摸摸你的脸，
口边蓬蓬像树藓，
你喉头有个桃核，
你肌肉好多强健；
但是你胸前不如
我又嫩又软又肥——
我们原来两样的，
我又希奇又欢喜。”

亚当：“你的声音很好听，
你的手怪招痒的，
你初来人地生疏，
等我慢慢指导你，
昨晚我在睡梦里，
上帝从我变出你；

你的肉是我的肉，
你我原来是一体，
不过我男你是女。”

夏娃：“我叫你夫你叫我妻，
千年万年不分离！
我觉得心头狂跳，
方才一阵清风过，
吹来树上鲜果味，
我想去——”

亚当：“谨记上帝的吩咐；
伊滕园里鲜果富，
樱桃梅李都可采，
独禁‘知识树’上果，
你须牢记在心头，
若然犯禁死无处。
如今我去折桑麻，
你在此地喂鸡鹅。”

二

蛇：“夏娃！”

夏娃：“谁啊！”

蛇：“原来你不认识我，
我是伊滕的圣蛇，
通天达地晓人事，
宇宙秘密无不知，
亚当是个蠢东西，

新解
PDG

——嘻嘻！”

夏娃：“什么叫做‘嘻嘻’呢？”

蛇：“等我好好教导你。

嘻嘻是个笑声气；
我笑亚当泰^①腐气，
一心皈依信上帝。
伊滕园里最珍奇，
莫如‘知识树’上果；
你若偷采吃一枝，
宇宙密库顿开锁；
你的双眼会开放，
见红见紫见星光；
还有种种消息好，
吃了药儿便知晓——
嘻嘻！”

夏娃：“嘻嘻，多谢你，蛇儿，
是去采果儿吃也！”

三

亚当：“夏娃，替我搔搔背，
我有好东西给你。”

夏娃：“你有什么好东西，
蛇儿笑你泰腐气。”

亚当：“蛇儿专出坏主意，

① “泰”，取“过甚”义，同“太”。

千万不可轻信伊，
我给你个桑乌都，
甜里带酸很有味。”

夏娃：“乌都算什么东西，
我的苹果才希奇；
今晚临睡吃下去，
明早张眼见天地！”

四

夏娃：“亚当！我见亮光了！

好一个美妙天地！
赶快睁开你眼皮，
你我准备见面礼！”

亚当：“你的疯话我不信，

哪有眼皮会开闭——

咳奇怪！果真两眼

有些发痒酸齜齜；

夏娃！夏娃！真希奇，

果然是光亮天地！”

夏娃：“不成！慢点儿过来。

你我原来是裸体！

不好了！快躲起来，

那边来的是上帝！”

（原载 1923 年 6 月 21 日《时事新报·学灯》）

雀儿，雀儿

雀儿，雀儿，
你进我的门儿，
你又想出我的门儿，
嘭呀，嘭呀，
玻璃老碰你的头儿；
屋子里阴凉
院子里有太阳
屋子里就有我——你不爱；
院子里有的是
你的姐姐妹妹好朋友；
我张开一双手儿，
叫一声雀儿雀儿，
我愿意做你的妈，
你做我乖乖的儿，
每天吃茶的时候，
我喂你碎饼干儿，
回头我们俩睡一床，
一同到甜甜的梦里去，
唱一个新鲜的歌儿。

（原载 1923 年 6 月 24 日《努力周报》）

一个祈祷^①

请听我悲哽的声音，祈求于我爱的神：
人间哪一个的身上，不带些儿创与伤！
哪有高洁的灵魂，不经地狱，便登天堂：
我是肉薄过刀山炮烙，闯度了奈何桥，
方有今日这颗赤裸裸的心，自由高傲！

这颗赤裸裸的心，请收了吧，我的爱神！
因为除了你更无人，给他温慰与生命，
否则，你就将他磨成齑粉，散入西天云，
但他精诚的颜色，却永远点染你春朝的新思，
秋夜的梦境；怜悯吧，我的爱神！

（原载1923年7月1日《晨报·文学旬刊》）

① 发表时题为“A Prayer”（即“一次祈祷”）。

铁 桥 歌

铁桥，铁桥，铁桥，——三更；
夜色在更韵里沉吟，
满院只眠熟的树荫，
天上三五颗冷淡的星。

铁索，铁索……逝水似的消幻，
只缕缕星芒，漫洒在屋溜间；
静夜忽的裂帛似的撕碎——
一声声，愤急，哀乞，绝望的伤惨。

马号里暗暗的腐稻一堆：
犬子在索乳，嗷嗷的纷吵；
僵附在墙边，有瘦影一枚，
羸瘪的母狗，忍看着饥孩：——

“哀哀，我馁，且殆，奈何饥孩，
儿来，非我罪，儿毙，我心摧”……
哀哀，在此深夜与空院，
有谁同情母道之悲哀？

哀哀，更柝声在巷外浮沉，
悄悄的人间，浑浑的乾坤；
哀哀这中夜的噪诉与哀呻，
惊不醒——一丝半缕的同情！

正愿人间的梦好睡稳！
一任遍地的噪诉与哀呻，
乞怜于黑夜之无灵，应和
街前巷后的铁柝声声！

端节后

（原载 1923 年 7 月 1 日《努力周刊》）

蘇子卿
PDG

康桥西野暮色

——我常以为文字无论韵散的圈点并非绝对的必要。我们口里说笔上写得清利晓畅的时候，段落语气自然分明，何必多添枝叶去加点画。近来我们崇拜西洋了，非但现代做的文字都要循规蹈矩，应用“新圈钟”，就是无事的圣经贤传红楼水浒，也教一班无事忙的先生，支离宰割，这里添了几只钩，那边画上几枝怕人的黑杠!!!真好文字其实没有圈点的必要，就怕那些“科学的”先生们倒有省事的必要。

你们不要骂我守旧，我至少比你们新些。现在大家喜欢讲新，潮流新的，色彩新的，文艺新的，所以我也只好随波逐流跟着维新。唯其为要新鲜，所以我胆敢主张一部分的诗文废弃圈点。这并不是我的创见，自今以后我们多少免不了仰西洋的鼻息。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英国的小说家 George Choow，你们要看过他的名著《Krook Kerith》就知道散文的新定义新趣味新音节。

还有一位爱尔兰人叫做 James Joyce，他在国际文学界的名气恐怕和蓝宁在国际政治界上差不多，一样受人崇拜，受人攻击。他五六年前出了一部《The Portrait of an Artist as Young Men》，独创体裁，在散文里开了一个新纪元，恐怕这就是一部不朽的贡献。他又做了一部书叫《Ulysses》，英国美国谁都不肯不敢替他印，后来他自己在巴黎印行。这部书恐怕非但是今年，也许是这个时期里的一部独一著作。他书后最后一百页（全书共七百几十页）那真是纯粹的“prose”，像牛酪一样润滑，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澄，非但大写字母没有，连，。……？：——；——！（）“ ”等可厌的符号一齐灭迹，也不分章句篇节，只有一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纂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

痕迹，真大手笔！

至于新体诗的废句须大写，废句法点画，更属寻常，用不着引证。但这都是乘便的饶舌。下面一首乱词，并非故意不用句读，实在因为没有句读的必要时，所以画好了蛇没有添足上去。

一个大红日挂在西天
紫云绯云褐云
簇簇斑斑田田
青草黄田白水
郁郁密密髻髻
红瓣黑蕊长梗
罌粟花三三两两

一大块透明的琥珀
千百折云凹云凸
南天北天暗暗默默
东天中天舒舒阖阖
宇宙在寂静中构合
太阳在头赫里告别
一阵临风
几声“可可”

一颗大胆的明星
仿佛骄矜的小艇
抵牾着云涛云潮



兀兀漂漂潇潇
侧眼看暮焰沉销
回头见伙伴来了

晚霞在林间田里
晚霞在原上溪底
晚霞在风头风尾
晚霞在村姑眉际
晚霞在燕喉鸦背
晚霞在鸡啼犬吠

晚霞在田陇陌上
陌上田垄行人种种
白发的老妇老翁
屈躬咳嗽龙钟
农夫工罢回家
肩锄手篮口衔菰巴
白衣裳的红腮女郎
攀折几茎白葩红英
笑盈盈翳入绿荫森森
跟着肥满蓬松的“北京”
罌粟在凉园里摇曳
白杨树上一阵鸦啼
夕照只剩了几痕紫气
满天镶嵌着星巨星细
田里路上寂无声响
榆荫里的村屋微泄灯光

新
解
讀
PDG

冉冉有风打树叶的抑扬
前面远远的树影塔光
罌粟老鸦宇宙嬰孩
一齐沉沉奄奄眠熟了也

(原载 1923 年 7 月 7 日《时事新报·学灯》)

蘇子卿

PDG

一家古怪的店铺

有一家古怪的店铺，
隐藏在那荒山的坡下；
我们村里白发的公婆，
也不知他们何时起家。

相隔一条大河，船筏难渡；
有时青林里袅起髻螺，
在夏秋间明净的晨暮——
料是他家工作的烟雾。

有时在寂静的深夜，
狗吠隐约炉捶的声响，
我们忠厚的更夫常见
对河山脚下火光上颡。

是种田钩镰，是马蹄铁鞋，
是金银妙件，还是杀人凶械？
何以永恋此林山，荒野，
神秘的捶工呀，深隐难见？

新学社
PDC

这是家古怪的店铺，
隐藏在荒山的坡下；
我们村里白发的公婆，
也不知他们何时起家。

（原载 1923 年 7 月 11 日《晨报·文学旬刊》）

蘇子卿
船
PDG

冢中的岁月

白杨树上一阵鸦啼，
白杨树上叶落纷披，
白杨树下有荒土一堆：
亦无有青草，亦无有墓碑；

亦无有蛱蝶双飞，
亦无有过客依违，
有时点缀荒野的暮霭，
土堆邻近有青磷闪闪。

埋葬了也不得安逸，
骷髅在坟底叹息；
舍手了也不得静谧，
骷髅在坟底饮泣。

破碎的愿望梗塞我的呼吸，
伤禽似的震慑着他的羽翼；
白骨放射着赤色的火焰——
却烧不尽生前的恋与怨。



白杨在西风里无语，摇曳，
孤魂在墓窟的凄凉里寻味：
“从不享，可怜，祭扫的温慰，
再有谁存念我生平的梗概”！

（原载 1924 年 10 月 15 日《晨报·文学旬刊》）



泰山日出

振铎来信要我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号上说几句话。我也曾答应了，但这一时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太乐了，一时竟拉不拢心思来做整篇的文字，一直拖到现在限期快到，只得勉强坐下来，把我想得到的话不整齐的写出。

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太阳，在航过海的人，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本来不是奇事；而且我个人是曾饱饫过江海与印度洋无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顶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顶上，我们无餍的好奇心，当然盼望一种奇特的境界，与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们初起时，天还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铁青，东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旧词形容——一体莽莽苍苍的。但这是我一面感觉劲烈的晓寒，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时约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览时，我不由得大声的狂叫——因为眼前只是一个见所未见的境界。原来昨夜整夜风暴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的玉皇顶以外，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毳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的眠着，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中，我独自站在雾霭漠蒙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

我躯体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

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长发在风里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这泪不是空流的，这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工，在层累的云底工作；无数蜿蜒的鱼龙，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

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骋……

云海也活了；眠熟了兽形的涛澜，又回复了伟大的呼啸，昂头摇尾的向着我们朝露染青偃形的小岛冲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荡着这生命的浮礁，似在报告光明与欢欣之临在……

再看东方——海句力士已经扫荡了他的阻碍，雀屏似的金霞，从无垠的肩上产生，展开在大地的边沿。起……起……用力，用力，纯焰的圆颅，一探再探的跃出了地平，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

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

散发祷祝的巨人，他的身影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已经渐渐的消翳在普遍的欢欣里；现在他雄浑的颂美的歌声，也已在霞彩变幻中，普彻了四方八隅……

听呀，这普彻的欢声；看呀，这普照的光明！

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想望泰戈尔来华的颂词。

（原载 1923 年 9 月 10 日《小说月报》泰戈尔号）



幻 想

天空里幻出一带的长虹，
一条七彩双首乔背的神龙；
一头的龙喙与龙须与龙髯，
淹没在埂奇河春泛之濂湍，
一头的龙爪，下踞在河北江南，
饮啜于长江大河，咽响如雷，
这彩色神明的巨怪，
满吸了东亚的大水，
昂首向坎坷的地面寻看，
吼一声，可怜，苦旱的人间！
遍野的饥农，在面天求怜，
求救渡的甘霖，满溢田田——
看呀，电闪里长鬣舞旋，
转惨酷为欢欣在俄顷之间！

天空里幻出长虹一带，
在碧玉的天空镶嵌，
一端挽住昆仑的山坳，
一端围绕在喜马拉雅之巉岩；
是谁何的匠心，制此巨采，

问伟男何在，问伟男何在？
披苍空普盖的青衫，
束此神异光明之带，
举步在浩宇里徘徊，
啊，踏翻，南北白头的高山，
霎时的雪花狂舞，雪花狂洒，
普化了东与西，洒遍北与南，
丈夫！这纯澈无路的世界，
产生于一转之俄顷之间。

（原载 1923 年 9 月 10 日《小说月报》）

新
年
好
PDG

雷 峰 塔

(杭白)

那首是白娘娘的古墓，
(划船的手指着野草深处；)
客人，你知道西湖上的佳话，
白娘娘是个多情的妖魔。

她为了多情，反而受苦，
爱了个没出息的许仙，她的情夫；
他听信了一个和尚，一时的糊涂，
拿一个钵盂，把他妻子的原形罩住。

到今朝已有千百年的光景，
可怜她被镇压在雷峰塔底，——
一座残败的古塔，凄凉地，
庄严地，独自在南屏的晚钟声里！

(原载 1923 年 10 月 11 日《晨报·文学旬刊》第 14 号。)

花 牛 歌^①

花牛在草地坐，
压扁了一穗剪秋萝。

花牛在草地眠，
白云霸占了半个天。

花牛在草地走，
小尾巴甩得的溜溜。

花牛在草地做梦，
太阳偷渡了西山的青峰。

（原载 1937 年 1 月号《文学》）

① 此诗与《八月的太阳》似为志摩朋友王统照所收藏之草稿，由王统照发表于 1937 年 1 月《文学》。据诗体看，疑作于 1923 年左右。

八月的太阳

八月的太阳晒得黄黄的，
谁说这世界不是黄金？
小雀儿在树荫里打盹，
孩子们在草地里打滚。

八月的太阳晒得黄黄的，
谁说这世界不是黄金？
金黄的树林，金黄的草地，
小雀们合奏着欢畅的清音：
金黄的茅舍，金黄的麦屯，
金黄是老农们的笑声。

（原载 1937 年 1 月号《文学》）



东 山 小 曲

早上——太阳在山坡上笑，
太阳在山坡上叫：——
看羊的，你来吧，
这里有粉嫩的草，鲜甜的料，
好把你的老山羊，小山羊，喂个滚饱；
小孩们你们也来吧，
这里有大树，有石洞，有蚱蜢，有小鸟，
快来捉一会盲藏，豁一个虎跳。

中上——太阳在山腰里笑，
太阳在山坳里叫：——
游山的你们来吧，
这里来望望天，望望田，消消遣，
忘记你的心事，丢掉你的烦恼；
叫化子们你们也来吧，
这里来偎火热的太阳，胜如一件棉袄，
还有香客的布施，岂不是好？

晚上——太阳已经躲好，
太阳已经去了：——

野鬼们你们来吧，
黑巍巍的星光，照着冷清清的庙，
树林里有只猫头鹰，半天里有只九头鸟；
来吧，来吧，一齐来吧，
撞开你的顶头板，唱起你的追魂调，
那边来了个和尚，快去耍他一个灵魂出窍！

（原载 1924 年 2 月 10 日《小说月报》
及同年 3 月 21 日《晨报·文学旬刊》）



一小幅的穷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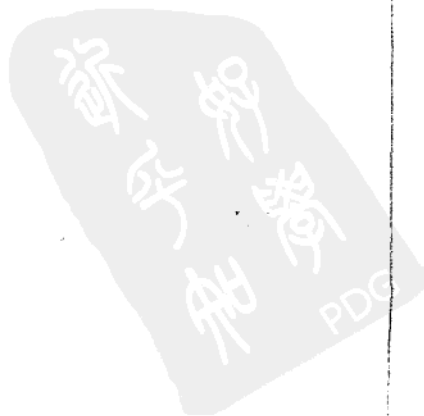
巷口一大堆新倒的垃圾，
大概是红漆门里倒出来的垃圾，
其中不尽是灰，还有烧不烬的煤，
不尽是残骨，也许骨中有髓，
骨坳里还粘着一丝半缕的肉片，
还有半烂的布条，不破的报纸，
两三梗取灯儿，一半枝的残烟；

这垃圾堆好比是个金山，
山上满偻着寻求黄金者，
一队的褴褛，破烂的布裤蓝袄，
一个两个数不清高掬的臀腰，
有小女孩，有中年妇，有老婆婆，
一手挽着筐子，一手拿着树条，
深深的弯着腰，不咳嗽，不唠叨，
也不争闹，只是向灰堆里寻捞，
向前捞捞，向后捞捞，两边捞捞，
肩挨肩儿，头对头儿，拨拨挑挑，
老婆婆捡了一块布条，上好一块布条！
有人专捡煤渣，满地多的煤渣，

妈呀，一个女孩叫道，我捡了一块鲜肉骨头，
回头熬老豆腐吃，好不好？

一队的褴褛，好比个走马灯儿，
转了过来，又转了过去，又过来了，
有中年妇，有女孩小，有婆婆老，
还有夹在人堆里趁热闹的黄狗几条。

（原载 1923 年 2 月 14 日《晨报副镌》）



自然与人生

风，雨，山岳的震怒：

猛进，猛进！

显你们的猖獗，暴烈，威武，

霹雳是你们的酣噉，

雷震是你们的军鼓——

万丈的峰峦在涌汹的战阵里

失色，动摇，颠播；

猛进，猛进！

这黑沉沉的下界，是你们的俘虏！

壮观！仿佛是跳出了人生的关塞，

凭着智慧的明辉，回看

这伟大的悲惨的趣剧，在时空

无际的舞台上，更番的演着：——

我驻足在岱岳的顶巅，

在阳光朗照着的顶巅，俯看山腰里

峰起的云潮敛着，叠着，渐缓的

淹没了眼下的青峦与幽壑；

霎时的开始了，骇人的工作。

新学社
PDG

风，雨，雷霆，山岳的震怒——

猛进，猛进！

矫捷的，猛烈的：吼着，打击着，咆哮着；

烈情的火焰，在层云中狂窜：

恋爱，嫉妒，咒诅，嘲讽，报复，牺牲，烦闷，

疯犬似的跳着，追着，嗥着，咬着，

毒蟒似的绞着，翻着，扫着，舐着——

猛进，猛进！

狂风，暴雨，电闪，雷霆：

烈情与人生！

静了，静了——

不见了晦盲的云罗与雾縠，

只有轻纱似的浮沤，在透明的晴空，

冉冉的飞升，冉冉的翳隐，

像是白羽的安琪，捷报天庭。

静了，静了，——

眼前消失了战阵的幻景，

回复了幽谷与冈峦与森林，

青葱，凝静，芳馨，像一个浴罢的处女，

忸怩的无言，默默的自怜。

变幻的自然，变幻的人生，

瞬息的转变，暴烈与和平，

别心的惨剧与怡神的宁静：——

谁是主，谁是宾，谁幻复谁真？

莫非是造化儿的诙谐与游戏，
恣意的反复着涕泪与欢喜，
厄难与幸运，娱乐他的冷酷的心，
与我在云外看雷阵，一般的无情？

（原载 1924 年 2 月 10 日《小说月报》
及 1925 年 2 月 5 日《晨报·文学旬刊》）

蘇子卿
PDG

一封 信

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得到你的信，像是掘到了地下的珍藏，一样的希罕一样的宝贵。

看你的信，像是看古代的残碑，表面是模糊的，意致却是深微的。

又像是在尼罗河旁边幕夜，在月正照着金字塔的时候，梦见一个穿黄金袍服的帝王，对着我作谜语，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说：“我无非是一个体面的木乃伊。”

又像是我在这重山脚下半夜梦醒时，听见松林里夜莺的soprano^①，可怜的遭人厌毁的鸟，他虽则没有子规那样天赋的妙舌，但我却懂得他的怨愤，他的理想，他的急调，是他的嘲讽与咒诅：我知道他怎样的鄙蔑一切，鄙蔑光明，鄙蔑烦嚣的燕雀，也鄙弃自喜的画眉。

又像是我在普陀山发现的一个奇景；外面看是一大块岩石，但里面却早被海水蚀空，只剩罗汉头似的一个脑壳，每次海涛向这岛身搂抱时，发出极奥妙的音响，像是情话，像是咒诅，像是祈祷，在雕空的石笋，钟乳间呜咽，像大和琴的谐音，在皋雪格的古寺的花椽，石槛间回荡——但除非你有耐心与勇气，攀下几重的石岩，俯身下去凝神的察看与倾

① 英文，意为高音或女高音。

听，你也许永远不会想象，不必说发现这样的秘密。

又像是……但是我知道，朋友，你已经听够了我的比喻，也许你愿意听我自然的嗓音与不做作的语调，不愿意收受用幻想的亮箔包裹着的话，虽则，我不能不补一句，你自己就是最喜欢从一个弯曲的白银喇叭里，吹弄你的古怪的调子。

你说：“风大土大，生活干燥。”这话仿佛是一阵奇怪的凉风，使我感觉一个恐惧的战栗：像一团飘零的秋叶，使我的灵魂里掉下一滴悲悯的清泪。

我的记忆里，我似乎自信，并不是没有葡萄酒的颜色与香味，并不是没妩媚的微笑的痕迹，我想我总可以抵抗你那句灰色的语调的影响——

是的，昨天下午我在田里散步的时候，我不是分明看见两块凶恶的黑云消灭在太阳猛烈的光焰里，五只小山羊，兔子一样的白净，听着她们妈的吩咐在路旁寻草吃，三个捉草的小孩在一个稻屯前抛掷镰刀；自然的活泼给我不少的鼓舞，我对着白云里矗着的宝塔喊说我知道生命是有趣味的。

今天太阳不曾出来，一捆捆的云在空中紧紧的挨着，你的那句话碰巧又添上了几重云蒙，我又疑惑我昨天的宣言了。

我也觉得奇怪，朋友，何以你那句话在我的心里，竟像白垩涂在玻璃上，这半透明的沉闷是一种很巧妙的刑罚，我差不多要喊痛了。

我向我的窗外望，暗沉沉的一片，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日光更不必想，他早已离别了，那边黑黝黝的是林子，树上，我知道，是夜鸮的窝处，树下累累的在初夜的微芒中排列着，我也知道，是坟墓，僵的白骨埋在硬的泥里，磷火也不一星，这样的静，这样的惨，黑夜的胜利是完全的了。

我闭着眼向我的灵府里问讯，呀，我竟寻不到一个与干

燥脱离的生活的意象，干燥像一个影子，永远跟着生活的脚后，又像是葱头的葱管，永远附着在生活的头顶，这是一件奇事。

朋友，我抱歉，我不能答复你的话，虽则我很想，我不是爽恺的西风，吹不散天上的云罗，我手里只有一把粗拙的泥锹，如其有美丽的理想或是希望要埋葬，我的工作是我现成的——我也有过我的经验。

朋友，我并且恐怕，说到最后，我只得收受你的影响，因为你那句话，已经凶狠的咬入我的心里，像一个有毒的蝎子，已经沉沉的压在我的心上，像一块盘陀石，我只能忍耐，我只能忍耐。……

二月二十六日

（原载 1924 年 3 月 10 日《小说月报》）

留 别 日 本

我惭愧我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我惭愧我脉管中有古先民的遗血，
我惭愧扬子江的流波如今溷浊，
我惭愧——我面对着富士山的清越！

古唐时的壮健常萦我的梦想：
那时洛邑的月色，那时长安的阳光；
那时蜀道的啼猿，那时巫峡的涛响；
更有那哀怨的琵琶，在深夜的浔阳！

但这千余年的痿痹，千余年的懵懂：
更无从辨认——当初华族的优美，从容！
摧残这生命的艺术，是何处来的狂风？——
缅念那遍中原的白骨，我不能无恫！

我是一枚飘泊的黄叶，在旋风里飘泊，
回想所从来的巨干，如今枯秃；
我是一颗不幸的水滴，在泥潭里匍匐——
但这干涸了的涧身，亦曾有水流活泼。

我欲化一阵春风，一阵吹嘘生命的春风，
催促那寂寞的大木，惊破他深长的迷梦；
我要一把倔强的铁锹，铲除淤塞与臃肿，
开放那伟大的潜流，又一度在宇宙间汹涌。

为此我羡慕这岛民依旧保持着往古的风尚，
在朴素的乡间想见古社会的雅驯，清洁，壮旷；
我不敢不祈祷古家邦的重光，但同时我愿望——
愿东方的朝霞永葆扶桑的优美，优美的扶桑！

（据台湾时报文化公司 1980 年版《徐志摩诗文补遗》）



沙扬娜拉^① 十七首

我记得扶桑海上的朝阳，
黄金似的散布在扶桑的海上；
我记得扶桑海上的群岛，
翡翠似的浮沲在扶桑的海上——
沙扬娜拉！

趁航在轻涛间，悠悠的，
我见有一星星古式的渔舟，
像一群无忧的海鸟，
在黄昏的波光里息羽优游，
沙扬娜拉！

这是一座墓园；谁家的墓园
占尽这山中的清风，松馨与流云？
我最不忘那美丽的墓碑与碑铭，
墓中人生前亦有山风与松馨似的清明——
沙扬娜拉！（神户山中墓园）

① 日语“再见”的音译。

听几折风前的流莺，
看阔翅的鹰鹞穿度浮云，
我倚着一本古松瞑眸：
问墓中人何似墓上人的清闲？——
沙扬娜拉！（神戸山中墓园）

健康，欢欣，病魔，我羡慕，
你们同声的欢呼“阿罗呀喏”^①！
我欣幸我参与这满城的花雨，
连翩的蛱蝶飞舞，“阿罗呀喏”！
沙扬娜拉！（大阪典祝）

增添我梦里的乐音——便如今——
一声声的木屐，清脆，新鲜，殷勤，
又况是满街艳丽的灯影，
灯影里欢声腾跃，“阿罗呀喏”！
沙扬娜拉！（大阪典祝）

仿佛山峡间的风流，
保津川有青嶂连绵的锦绣；
仿佛山峡间的险巖，
飞沫里趁急矢似的扁舟——
沙扬娜拉！（保津川急湍）

度一关湍险，驶一段清涟，

① 日语“谢谢”的音译。

清涟里有青山的情影；
撑定了长篙，小驻在波心，
波心里看闲适的鱼群——
沙扬娜拉！（同前）

静！且停那桨声胶爱，
听青林里嘹亮的欢欣，
是画眉，是知更？像是滴滴的香液，
滴入我的苦渴的心灵——
沙扬娜拉！（同前）

“乌塔”：莫讪笑游客的疯狂，
舟人，你们享尽山水的清幽，
喝一杯“沙鸡”，朋友，共醉风光，
“乌塔，乌塔”！山灵不嫌粗鲁的歌喉——
沙扬娜拉！（同前）

我不辨——辨亦无须——这异样的歌词，
像不逞的波澜在岩窟间吡嘶，
像衰老的武士诉说壮年时的身世，
“乌塔乌塔”！我满怀滟滟的遐思——
沙扬娜拉（同前）

那是杜鹃！她绣一条锦带，
迤邐着那青山的青麓；
啊，那碧波里亦有她的芳躅，
碧波里掩映着她桃蕊似的娇怯——

沙扬娜拉！（同前）

但供给我沉酣的陶醉，
不仅是杜鹃花的幽芳；
倍胜于娇柔的杜鹃，
最难忘更娇柔的女郎！
沙扬娜拉！

我爱慕她们体态的轻盈，
妩媚是天生，妩媚是天生！
我爱慕她们颜色的调匀，
蝴蝶似的光艳，蛱蝶似的轻盈——
沙扬娜拉！

不辜负造化主的匠心，
她们流眄中有无限的殷勤；
比如熏风与花香似的自由，
我餐不尽她们的笑靥与柔情——
沙扬娜拉！

我是一只幽谷里的夜蝶：
在草丛间成形，在黑暗里飞行，
我献致我翅羽上美丽的金粉，
我爱恋万万里外闪亮的明星——
沙扬娜拉！

我是一只酣醉了的花蜂：

我饱啜了芬芳，我不讳我的猖狂：
如今，在归途上嚶嗡着我的小嗓，
想赞美那别样的花酿，我曾经恣尝——
沙扬娜拉！

（曾编入中华书局 1925 年版《志摩的诗》，1928 年 8 月新月书店重印时作者删去前 17 首，仅留最末一首）

蘇子卿
贈
PDS

一个噩梦

我梦见你——呵，你那憔悴的神情！——
手捧着鲜花腼腆的做新人；
我恼恨——我恨你的负心，
我又不忍，不忍你的疲损。

你为什么负心？我大声的诘问，——
但那喜庆的闹乐侵蚀了我的悲愤；
你为什么背盟？我又大声的诘问——
那碧绿的灯光照出你两腮的泪痕！

仓皇的，仓皇的，我四顾观礼的来宾——
为什么这满堂的鬼影与逼骨的阴森？
我又转眼看那新郎——啊，上帝有灵光！——
却原来，偎傍着我，是一架骷髅狰狞！

（原载 1924 年 11 月 2 日《晨报副镌》，署名“云中鹤”）

山中大雾看景

这一瞬息的展雾——

是山雾，

是台幕？

这一转瞬的沉闷，

是云蒸，

是人生？

那分明是山，水，田，庐；

又分明是悲，欢，喜，怒：

啊，这眼前刹那间开朗——

我仿佛感悟了造化的无常！

（原载 1924 年 12 月 5 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

新
年
好
景
PDC

那一点神明的火焰

又是一个深夜，寂寞的深夜，
在山中，
浓雾里不见月影，星光，
就只我：
一个冥蒙的黑影，踉蹌的
沉思，
沉思的踉蹌，在深夜，在山中，
在雾里，
我想着世界，我的身世；懊怅，
凄迷，
灭绝的希冀，又在我的心里
惊悸，
摇曳，像雾里的草须；她
在哪里？
啊！她；这深夜，这浓雾，
淹没了
天外的星光与月彩，却
遮不住
那一点的光明，永远的，永远的，
像一星

宝石似的火花，在我灵魂的底里；
我正愿，
我愿保持这不朽的灵光直到
那一天
时间要求我的尘埃，我的心停止了
跳动，
在时间浩瀚的尘埃里，却还存着
那一点——
那一点神明的火焰，跳动，光艳，
不变
不变！

（原载 1925 年 3 月 25 日《晨报·文学旬刊》）

新学社
PDF

一宿有话

真正老牌“迎门”

那晚上车我的手提包里有烟，有糖，有橘子蜜酒，

睡车每间两个床位，我的是上铺，他在下面。

你是日本人？

不。

中国人。

是的。

你喝威司克？唉欧（他意思是沙达水，不是威司克）^①？

不，多谢。抽烟。

你到巴黎去长住？

不。

我当过军官——在德皇御队里。

是的，那你打仗了？

从头到底——我一共打了七十二仗。

大英雄！你对敌是谁——是英是法？

全打过。

你杀死了多少人？

① 沙达水，英文 soda 的音译，通译为苏打水。威司克，英文 whiskey 的音译，酒名，通译威士忌。

三千法国人，一千英国人。

谁会打些？

英国人；法国人不成。

为什么。

喝的太多，女人太多。

所以你杀了他们，还是看不起他们。法国女人呢？你们一定多的是机会。

喔要多少？她们可不干净你知道，洗得不够你知道。

司墨漆希^①，哈哈！

她们可长得好看不是？不比贵国人差对不对？

喔好看是有的，可没有用。她们不行，没有好身体，有病的你知道，不成。

你打了那么多仗，没有受伤？

喏你看！（他脱了褂子，剥开里衣，露出一个畸形的肩膀，骨胳像是全断了，凹下一个大坑，皮扭扭皱皱怪难看的。）

现在没有事了？

啊，你试试。（他伸出手臂，叫我摸他铁打似的栗子筋）我是一个打拳的。

你怎么受伤的？

开花弹炸破的。我在这儿站着，弹子炸了，正当着我面，我赶快旋转身这里着了。

你倒了没有？

一点也不倒。

那你得进医院？

① 英文 smutch 的音译，污垢，污秽的意思。

是的，在医院住五个星期，又回家去五个星期，那是十七年的年底。

下年正月我又回前敌去打。又弄死了不少法国人。

你是步队？

是的，步队；我打汤克 (tank)^①。

怎么打法——汤克不是顶可怕的吗？

先打他的正面，再打旁面，打中就破了——我带了十三个大的。

你打了美国兵没有？

没有，我们打法国黑兵，顶没有用，比小鸡还容易捉。

再抽烟，请。你现在做什么事？

做生意——衣服生意。你看我身上的就是我自己店里的。

你还愿意打仗吗？

当然，十年内你看着，德国打败英国法国。

怎么打法？

俄国人会得帮我们。他们先拿波兰，法国人的左腿就破了。

啊那你少不了中国人帮忙！

不错不错；日耳曼，俄罗斯，支那联成一起，全世界翻身，法国“卡波脱”(破)^②，日本卡波脱，美国卡波脱，英国更不用提了。

你也不爱日本？

不，日本人不成，他们自己没有文化，有文化就是支那德意志，日本人是猴子。

① 通译作“坦克”。

② 英语 kaput 的音译，不行了，完蛋了的意思。

喝蜜酒吧，请，祝福我们将来联合的胜利。

再来一杯。

你有家了没有？

你问我有老婆？没有没有，有了家没有自由，我做
生意，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有了家就……

（他想不出字）

Handicapped^①？

啊不错，Handicapped！你看我的身体多好！你有刀
吗？（他低了头去到表链上去解小刀，我看着他光
秃的头顶，有三个大疤，像老寿星的头，我忍
不住笑了。）

你笑什么？

我笑法国人。（这时候他已经把小刀剥开，拿着刀尖叫我
摸他的锋利，我莫名其妙）

刀尖快不快？

快。

你看。（他伸出他的右腿，迸着气，手拿着刀，尖头向下，
提得高高地，撒手，刀尖着股，咄的一声，弹下了地
去，像是碰着了一块有弹性的金属，再来一次）

了不得，了不得！（他得意笑了，头皮发亮）好汉！所以
你不爱女色？

喔有时候，女人多的是，我们付钱，她们爱——哈哈。可
是打仗顶好玩，比女人还有趣。

我信，所以你只盼望再打？你的政党当然是德意志国民
党？

① 英文：妨碍，不利的意思。

当然，你看这三色的党徽。

你看这次选举谁有希望？

胜利一定是我们——兴登堡将军顶好。

你崇拜他？

一百分。

好，我们再喝酒，祝你们政党的胜利。

昨晚柏林有好戏你看了没有？（他问）

“Oscar wide”？那是第一晚，我嫌贵没有去，你去了？

去了。

做得好？

不错。槐尔德——的事情你信不信？

许有的，他就好奇。

好奇？我看是人的天性。你们中国有没有？

变例自然到处有；德国怎么样？

时行得很。没有什么希奇，学校里，军队里，柏林有俱乐部，你知道吗？

不知道；所以你们竟不以为奇？

一点也不；你到 München^① 去住几时就知道了。

唔，你们德国人真是伟大的民族！时候不早了，

休息吧，夜安。

夜安。

这是我从柏林到巴黎那晚车上我自以为有趣的谈话，当晚我

① 德文，即德国城市慕尼黑。也有译作明兴的。

说过夜安上床去在枕上就记下了一些（英文），今天无意中检看，觉得还是有趣，所以翻了出来，但你们却不要误会以为德国全是这样的，蠢，粗，忍，变性的，虽则像他同样脑筋的一定不少，要不然兴登堡将军哪里会有机会。我在这里又碰到一个德国人，他是我的好友，与那位先生刚巧相反。他也是打了四年的仗，但他恨极了打仗；他是一个深思的，勤学，爱和平，有见地，敦厚，可亲的一个少年。只可惜一个人教育入了骨髓，思想有了分寸，他的外表的趣味就淡，你替他写照就不易，不比那位先生开口见喉咙，粗极，也有趣极，你想拿刀尖来扎大腿的那类手势，在文明社会里，是否不可多得？

志 摩 斐伦翠山中

六月七日

（原载1925年8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



诗 句

啊明月！你不减旧时的光辉——

这橄榄林中泛滥着夜莺的欢畅；

啊明月！我也不减旧时的伤悲——

你来照我枕边的泪痕清露似的滋长！

一九二五，夏，翡冷翠山中。

（原载1925年12月1日《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

舒平 舒平
PDG

给 母 亲

母亲，那还只是前天
我完全是你的，你唯一的儿；
你那时是我思想与关切的中心；
太阳在天上，你在我的心里；
这回你病了，妈妈，如其医生们说病重，
我就忍不住背着你哭，
心想这世界的末日快来了；
那时我再没有更快活的时刻，除了
和你一床睡着，我亲爱的妈妈，
枕着你的臂膀，贴近你的胸膛，
跟着你和平的呼吸放心的睡熟，
正像是一个初离奶的小孩。

但在那二十几年间虽则那样真挚的忠心的
爱；
我自己却并不知道；“爱”那个不顺口的
字，
那时不在我的口边，
就这先天的一点孝心完全浸没了
我的天性与生命。



这来的变化多大呀！

这不是说，真的，我不再爱你。

妈！或是爱你不比早年，那不是实情；

只是我新近懂得了爱，

再不像原先那天真的童子的爱，

这来是成人的爱了：

我，妈的孩子，已经醒起，并且觉悟了

这古怪的生命要求；

生命，它那进口的大门是

一座不灭的烈焰！——爱——

谁要领略这里面的奥妙，

谁要觉着这里面的搏动，

（在我们中间能有几个到死不留遗憾的！）

就得投身进这焰腾腾的门内去——

但是，妈，亲爱的，让我今天明白的招认

对父母的爱，孝，不是爱的全部；

那是不够的；迟早有一天，

这“爱人”化的儿子会得不自主的

移转他那思想与关切的中心，

从他骨肉的来源，

到那唯一的灵魂，

他如今发现这是上帝的旨意

应得与他自己的融合成一体——

自今以后——



不必担心，亲爱的母亲，不必愁
你唯一的孩儿会得在情感上远着你们——
啊不，你正应得欢喜，妈妈呀！
因为他，你的儿，从今起能爱，
是的，能用双倍的力量来爱你，
他的忠心只是比先前益发的集中了；
因为他，你的孩儿，已经寻着了快乐，
身体与灵魂，
并且初次觉着这世界还是值得一住的，
他从没有这样想过，
人生也不是过分的刻薄——
他这来真的得着他应有的名分，
因此他在感激与欢喜中竟想
赞美人生与宇宙了！

妈呀“我们俩”赤心的，联心的爱你，
真真的爱你，
像一对同胞的稚鸽在睡醒时
爱白天的清光。

八月一日，一九二五

（原载 1925 年 8 月 31 日《晨报副刊》）

新学书局
PDC

四行诗一首

忧愁他整天拉着我的心，
像一个琴师操练他的琴；
悲哀像是海礁间的飞涛：
看他那汹涌，听他那呼号！

（原载 1925 年 8 月 24 日《晨报副刊》第 1257 号）



迎上前去

我不辞痛苦，因为我要认识你，上帝；
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
到最后那时辰见我的真，
见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迟疑！

.....

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原载 1925 年 10 月 5 日《晨报副刊》

第 1284 号《迎上前去》一文内）



青 年 曲

泣与笑，恋与愿与恩怨，
难得的青年，倏忽的青年，
前面有座铁打的城垣，青年，
你进了城垣，永别了春光，
永别了青年，恋与愿与恩怨！

妙乐与酒与玫瑰，不久住人间，
青年，彩虹不常在天边，
梦里的颜色，不能永葆鲜妍，
你须珍重，青年，你有限的脉搏，
休教幻景似的消散了你的青年！

（曾编入中华书局 1925 年版《志摩的诗》，
1928 年新月书店重印时作者删去）



“拿回吧，劳驾，先生”^①

啊，果然有今天，就不算如愿，
她这“我求你”也就够可怜！
“我求你”，她信上说，“我的朋友，
给我一个快电，单说你平安，
多少也叫我心宽。”叫她心宽！
扯来她忘不了的还是我——我，
虽则她的傲气从不肯认服；
害得我多苦，这几年叫痛苦
带住了我，像磨面似的尽磨！
还不快发电去，傻子，说太显——
或许不便，但也不妨占一点
颜色，叫她明白我不曾改变，
咳何止，这炉火更旺似从前！

我已经靠在发电处的窗前；

① 梁锡华《徐志摩新传》中曾披露了此诗的写作背景：“志摩对林徽音一直痴心不断。到民国十四或十五年之间，志摩忽然接到林徽音消息，说她极盼收到他的信。志摩在既喜且急之余，马上拍个电报作复，但最后却发现林徽音是跟他开玩笑。……乃写下《拿回吧，劳驾，先生》一诗以志其事。”

震震的手写来震震的情电，
递给收电的那位先生，问这
该多少钱，但他看了看电文，
又看我一眼，迟疑的说：“先生，
您没重打吧？方才半点钟前，
有一位年青先生也来发电，
那地址，那人名，全跟这一样，
还有那电文，我记得对，我想，
也是这……先生，你明白，反正
意思相像，就这签名不一样！”——
“呸！是吗？噢，可不是，我真是昏！
发了又重发；拿回吧！劳驾，先生。”——

（原载 1926 年 6 月 3 日《晨报副刊·诗镌》，署名南湖）



秋 阳

这秋阳——他仿佛叫你想起什么。一个老友的笑容或是你故乡的山水。你看他多镇静，多自在，多可亲爱，在半枯的草地上躺着，在斑驳的树枝上挂着，在水面浮着。

你直想伸手去把他掬些在掌心里，朵着嘴去亲他一口。

要是你是一颗露水，低低的蹲在草瓣上，他就从东边的树荫里窜过来，一口噙住了你，叫你一肚子透明的思想显得分外透明。

要是你是一只长脊背的翠鸟翘着尾巴，从湖的这边飞掠到湖的那一边，（他）就从水面上跳起来在你的羽毛上飞快的印下几颗闪亮的金星。

不错，他是一个有心思有恩情的——好朋友。他不嫌农家的稻草，他一样摩挲长得半熟的鲜果。他想法儿去拜会你阁楼上的破旧零星。

你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沉思的时候，他隔着窗户在跨着墙的青藤上含着最甜蜜的微笑望着你，意思说：“别愁，朋友，有我在陪着你哪。”

月亮也是有恩情的，但他的更来得殷勤，又好在不露痕迹。他不是个戴银帽的当差高高的擎着片子说某人送礼来了的那一套，他来就来了，不铺张的，也不让你觉得他轻盈的脚步，也不让你欠身起来让坐。

真的，他来就来了，拿着满满的一团温暖给搵在你的脸上，安在你的手上，窝在你的心里，“留着，别让，”他仿佛说：“这是你的，咱们家里有着哪！”

在花丛里寻香的蝴蝶，懂得他的无限的柔媚，你别淌眼泪，他要你窝在心里留着。

（原载 1928 年 1 月《秋野》文学季刊第 2 期）



为 的 是

女人：

我对你祈祷，

我对你礼拜，

我对你乞讨，——

为的是……

女人：

我对你发痴，

我为你颓废，

我为你做诗，——

为的是……

女人：

我拿你咒骂，

我拿你凌迟，

我拿你践踏，——

为的是……

（原载 1930 年 6 月上海《金屋月刊》第 9、10 期合刊）

小诗一首^①

我羡慕
他的勇敢，
一点亮
透出黑暗！

他只有
那一闪的焰，
但不问
宇宙的深浅。

多微弱
他那点光，
寂寞的，在
黑夜里彷徨！

（原载 1931 年 4 月 15 日《北大学生周刊》第 1 卷 10 期）

① 发表时诗后有附注：“徐先生寄这首诗来，未写题目，可是他的信中有‘小诗一首’云云，所以我就将这四字当成题目加上了，尚乞徐先生谅之！永坤”。

悲 观

一

青草地，
牛吃草，
摇头掉尾，
天上的青云白云
卷来卷去。

二

登山头，
望城里，
只见黑沉沉的屋顶
鳞次栉比，
街道上尘烟里，
生灵挤挤。

三

教堂前，



钟声里，
白衣的牧师
和黑裙黑披的老妇女，
聚复散，散复聚。

四

歌舞场，
繁华地，
白的红的，黑的绿的，
高冠长裙，笑语依稀。

五

庙堂中，
柴堆里，
几块破烂的木头，
当年受香烟礼拜的偶像，
面目未朽，未朽！

六

战场上，
壕沟里，
枪炮倒在败草间，
到处残破的房屋，
肢体，血痕缕缕。



七

天灾国，
饥荒地，
草尽木稀，
小儿不啼，
黑灰色的空气。

八

心死国，
人荒境，
有影无形，
有声无气，
深谷里的子规，
见月不啼。

九

噫！

噫！

十

幻象破，
上帝死，



半夜梦醒睡已尽，
但这黑昏昏，阴森森
鬼棱棱……

十一

这心头
压着全世界的重量，咳！全宇宙
这精神的宇宙
这宇宙的宇宙，
都是空，空，空，……

十二

休！
休！

（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
31日再版《徐志摩全集》第1辑）



她 在 那 里

她不在这里，
她在那里：——

她在白云的光明里：
在澹远的新月里；

她在怯露的谷莲里：
在莲心的露华里；

她在膜拜的童心里：
在天真的烂漫里；

她不在这里，
她在自然的至粹里！

（据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3 年 10 月初版
《徐志摩全集·诗集》“志摩的诗”第 2 辑）

解
學
船
PDG

荒凉的城子

我眼前暗沉沉的地面，
我眼前暗森森的诸天。
她，——我心爱的，哪里去了——那女子，
她的眼明星似的闪耀？
我眼前一片凄凉的街市。
我眼前一片凄凉的城子。
灾难后的城子，只剩有
刚残的人尸。

黎明时我忧忡忡的起身，
打开我的窗棂，
进来的却不是光明，进来的
是鲜明的爱情。
树枝上的鸟雀已经苏醒起，
我倾听他们的歌音；
他们各自呼唤着他们的恋情；
就只我是孤身。

这是生命与快乐的时辰，
我在我心里说话。



各个的生物有他的欢欣，
在阳光中过他的生活，
他们在各个同伴的眼内寻着。
光明，那怜惜的光明，
这是相互怜惜的时候，这是
相互爱恋的光阴。

说话呀！荒凉的城子！说话呀！
凄凉中的寂静！
她，我挚爱的，哪里去了，
她，认识我的魂灵？
那热情的眼如今在哪里？
曾经对着我的眼含情的凝睇？
那亲吻我的香唇如今在哪里？
在哪里，那酥胸曾经我的
胸怀偎依？

说话呀你我灵魂的灵魂：
我心里的情怀已经默起，
告诉我，在那毁灭与恐怖的日子
你遁迹在哪里？
看呀，我的手臂依旧抱着你，
抱着你是抱着天体，
看呀，我的心愿依旧靠傍着你，
我的心愿充塞着大地。

我不禁在忧伤中悲诉，

我离开了窗前，我转过身去，
我向着楼梯，走出门去
走上空虚的街去，
在忧伤中放声的哀恸，
可怜再没有人责我的过戾，
谁嘲讽我的软弱，更有
谁怜悯我的眼泪？

（据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3 年 10 月初版
《徐志摩全集·诗集》“志摩的诗”第 2 辑）

新
年
好
PDG

在 车 中

这回爬上乌拉尔的高冈，哈哈，
紫色的黄昏罩，三千里路的松林；
这边是亚细亚，那边是欧罗巴——
巨蟒似的青烟蜿蜒，蜿蜒上了乌拉山顶。

回望你那从来处的东——啊东方！
那一顶没有颜色的睡帽——西伯利亚，
深林住一个焦黄的老儿头——啊老黄，
你睡够了啊，为什么老是这欠哈？

再看那欧罗巴：堪怜的破罗马
拿破仑的铁蹄，威廉皇的炮弹花；
莱茵河边的青□：一个折烂了的玩偶□家！
阿尔帕斯的白雪，啊，莫斯科的红霞！

（据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3 年 10 月初
版《徐志摩全集·诗集》“志摩的诗”第 2 辑）

解
船
PDG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徐志摩诗

作者=强弓选编

页数=430

出版社=杭州市：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SS号=11137580

DX号=000000021382

URL=<http://book.szdn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021382&d=75DFDFA68425E3E72C660EE23ADF071A>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 志摩的诗 ·
雪花的快乐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落叶小唱
为谁
问 谁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去 吧
一星弱火
为要寻一个明星
不再是我的乖乖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我有一个恋爱
无 题
消 息
夜半松风
月下雷峰影片
沪杭车中
难 得
古怪的世界
天国的消息
乡村里的音籁
她是睡着了
五老峰
朝雾里的小草花
在那山道旁
石虎胡同七号
先生！先生！
叫化活该
谁知道
残 诗
盖上几张油纸
太平景象
卡尔佛里
一条金色的光痕
灰色的人生
破庙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毒 药
白 旗
婴儿
· 翡冷翠的一夜 ·
给小曼的公开信（序）
翡冷翠的一夜
呻吟语
“我要你”
她怕他说出口
偶 然
珊瑚
变与不变
丁当——清新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客 中
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
半夜深巷琵琶
决断
最后的那一天
起造一座墙
望 月

白须的海老儿
再休怪我的脸沉
天神似的英雄
再不见雷峰
大 帅（战歌之一）
人变兽（战歌之二）
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
“这年头活着不易”
庐山石工歌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在哀克利脱教堂前（Excter）
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
在火车中一次心软
图下的老江
新婚与旧鬼
两位太太
海 韵
涡堤孩新婚歌
苏 苏
又一次试验
运命的逻辑
新催妆曲
两地相思
“罪与罚”（一）
“罪与罚”（二）
· 猛虎集 ·
《猛虎集》序文
献词
我等候你
春的投生
拜 献
渺小
阔的海
泰 山
猛 虎
“他眼里有你”
在不知名的道旁（印度）
车上
车 眺
再别康桥
干着急
俘虏颂
秋 虫
西 窗
怨得
深 夜
季候
杜 鹃
黄鹂
秋月
山 中
两个月亮
给一一
一块晦色的路碑
歌
谏词
枉然
生 活
残 春
残 破
活 该
卑 微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哈 代
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

对月
一个星期
死尸
· 云 游 ·
《云游》序
云 游
火车擒住轨
你 去
在病中
雁儿们
鲤 跳
别拧我，疼
领 罪
难 忘
一九三〇年春
爱的灵感
罗米欧与朱丽叶
奥文满垒狄斯的诗
· 集外拾遗 ·
草上的露珠儿
夏日田间即景（近沙士顿）
听槐格纳（Wagner）乐剧
情 死
小 诗
私吾
夜
清风吹断春朝梦
康桥再会吧
地中海中梦埃及魂入梦
秋月呀
笑解烦恼结
马 赛
地中海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希望的埋葬
哀曼殊斐儿
沙士顿重游随笔
小花篮
青年杂咏
月下待杜鹃不来
月夜听琴
默境
威尼斯
无儿
你是谁呀？
“两尼姑”或“强修行”
诗
康河晚照即景
悲 思
梦游埃及
春
人种由来
雀儿，雀儿
一个祈祷
铁桥歌
康桥西野暮色
一家古怪的店铺
冢中的岁月
泰山日出
幻想
雷峰塔
花牛歌
八月的太阳
东山小曲
一小幅的穷乐图
自然与人生

一封信
留别日本
沙扬娜拉十七首
一个噩梦
山中大雾看景
那一点神明的火焰
一宿有话
诗句
给母亲
四行诗一首
迎上前去
青年曲
“拿回吧，劳驾，先生”
秋 阳
为的是
小诗一首
悲 观
她在那里
荒凉的城市
在车中